

新式標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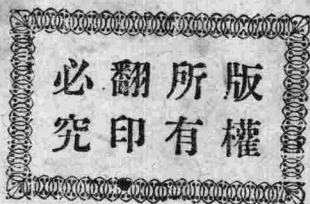
韓非子集解

掃葉山房發行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付印  
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註釋者 長沙王先謙

標點者 京師黃步青

印刷者 掃葉山房書局  
上海棋盤街中市

發行者 掃葉山房書局  
上海棋盤街中市

經售處 各省各埠大書局

新式  
標點 韓非子集解全二冊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 韓非子集解卷十一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先慎曰。索隱云。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密作宓。案說作宓。宓密同字。

明主之聽言也

，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迺弘，其行身

也離世；

○王先謙曰。弘與閔同。迺弘與下汪深閔大同義。離世謂遠於事情。

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爲木鳶，

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在誤。先慎曰。用張榜本作

無。案用當作思。明君聖主當作知其明主。謂藥酒忠言。知者明主之所以獨知也。下說良藥苦於口。知者勸而飲之。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是其證。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

○先慎曰。用爲張榜本作爲用誤。此與下不以儀的爲關相對爲文。

則說者多棘

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

○先慎曰。儀。準也。見國語周語注。

人主於



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織察

微難，而非務也。○王先謙曰：以下文例之。而字當衍。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顧廣圻曰：李當作季季良。惠施。宋鉞。

墨置也。論有迂深闊大，非用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迂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今據補。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

也。○顧廣圻曰：畏當作魏。魏牟也。聲近誤。震當作處。瞻何。莊子讓王篇釋文云：瞻子。賢人也。淮南作詹。車當作陳。陳研也。形近誤。狀皆當作皆狀。言而拂難堅确，非

功也。○顧廣圻曰：言而當作行有。故務卜鮑介墨翟皆堅瓠也。○顧廣圻曰：務光。卜隨。鮑魚。介之推也。墨翟二字有誤。或當作甲徒狄。先慎

曰：墨翟即田仲之譌。下說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先慎曰：也字衍文。此與下句相對成文。不當有也字。范且窮工

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先慎曰：餉。下說作饋。字同。

三，挾夫相為則責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挾夫作夫挾誤。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顧

廣圻曰：諫當依說作譟。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句踐之稱如皇也。

○趙用賢曰：如皇。秦名。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

聲近而誤。懷瘳士謂欲士之病愈也。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播吾之迹，○先慎曰：張榜本挾夫至此脫下且字作夫。案實疑士之潘。○顧廣圻曰：播藏本今本作潘。他書又作番。先慎曰。

張榜本作潘。云當作番。

案播潘番古字通用。華山之博也。

○王先謙曰。下然字。當在也上。誤倒。

然先王所期者利也。

○先慎曰。張本無然下。

二十二

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

○王先謙曰。目乃自之誤。言言文自辭說。先慎曰。趙本社作杜譌。下說正作社。

請

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

○先慎曰。如是以下三十字。張榜本

無鄭縣人得車厄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厄作輓。案說作輓。先慎曰。厄即輓之通借字。

衛人佐弋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

藏本今本弋下有也字。今據補。

卜子妻芻弊袴也。

○先慎曰。乾道本芻作寫。理本作爲。盧文弨云。爲凌本作寫俱譌。後作象今定爲芻。芻即象字。謂仿象也。顧廣圻云。卜當依說作

乙。先慎案盧說是。今後拾補本改卜字不誤。說見下。

而其少者也。

○王先謙曰。語意不完。依說者下奪侍長者飲四字。

先王之言，有所爲

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

○先慎曰。乾

道本小上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依上文當有。今據補。張榜本無下說至記也十四字。

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

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

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



，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先慎曰：信。超本作能。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

下畜之於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作不。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

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先慎曰：乾

道本託作記。顧廣圻云：藏本記作託。今本作托墓。案說作託墓。俞樾云：乾道本託誤作記。當從道藏本訂正。趙用賢本託下有墓字。則由誤讀下文而衍也。下文曰：晉國之辭仕託墓叔向者。國之錘矣。此於託字絕句。仕謂仕者。託謂託者。襄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鮮出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然則古人自有仕與託之兩途。凡託於諸侯者。君必有以養之。觀孟子可見。故曰辭仕託蓋仕可辭。託亦可辭也。墓叔向者自爲句。後人不達託字之義。誤以託墓連讀。遂於此文亦增入墓字耳。又錘字無義。疑古本止作垂。莊子逍遙遊篇。其翼若垂天之雲。崔譔曰：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然則國之垂。猶云國之一面。與上文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文義一律。國之垂猶邑之半。垂亦半也。今加後作錘。則不可通矣。先慎案俞說定。今從藏本。此三士者，○先慎曰：三士。中章胥已叔向。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

中事，則如令之民也，○先慎曰：中。音竹仲反。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

則繩外民也。○王先謙曰：繩。外。繩墨之外。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禮之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

今據補。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

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盧文弨曰：周。當是害之譌。國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

○王先謙曰。威即畏。威長向字。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  
○王先謙曰。滅儒之端。已兆於此。故明王論李疵視中

山也。  
○盧文弨曰。王當作主。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緩之以鄭簡宋襄

○顧廣圻曰。藏本緩作緩。今本緩之作子產皆誤。宋襄二字連上讀。先慎曰。此言鄭簡謂子產宋襄與楚人戰二條。緩字未詳所當作。責之以尊厚耕戰。當作責尊厚以

耕戰之字衍。尊厚猶貴富。謂人君。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  
○顧廣圻曰。親字句絕。今本位作蒞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

且爲下走睡臥，  
○先慎曰。乾道本無且爲。今本走上有且爲下三字。先慎案張榜本而以躬親蒞下有且爲下走。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食服戰雁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三十八字合下說而成。非定本也。走上當有且爲下三字。今據補。下走即下說。景公釋車下走事。睡臥即昭侯讀法睡臥事。

與去揜弊微服。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去作夫。按說不見此事。孔丘不知，故稱猶孟；

鄭君不知，故先自修。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

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

韓非子集解 卷十一 外儲說左上 五



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主下有表字。按：非也。此當有尊字。

患在尊厲王擊警鼓

，與李悝謾兩和也。

○顧廣圻曰：尊字當衍。上文所錯入也。

右經

○先慎曰：乾本道無此二字。顧廣圻云：今本此下有右經二字。乾道本藏本無。下卷同。按此當有。今據補。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君不知不齊不肖，  
○先慎曰：乾道本不齊二字作賤誤。今據張榜本改。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

·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懼，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  
○王先謙曰：身體當作體身。誤倒。其言多

不辯，何也？』  
○先慎曰：各本多下有而字。顧廣圻云：而字當衍。先慎案御覽五百四十一引無。今據刪。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

公子，令晉爲之飾裝，  
○先慎曰：御覽引無令晉二字。從文衣之媵七十人。  
○先慎曰：各本文衣作衣文。據御覽乙。

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

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先慎曰：各本作薰桂椒之櫃。今據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七百十三又八百三八

百二十八初學記二十七引改。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均作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櫝

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

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

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顧廣圻曰：此下當有用字。直以文害

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顧廣圻曰：五字爲一句。下同。蜚一日而敗。弟子曰：『

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盧文弨曰：張本有吾字。『不如爲車輓者巧也

，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

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



巧爲輓，拙爲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

○張榜曰：蓋王  
偃時樂以備齊。

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

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

○先慎曰：稽御覽五百  
七十二引作替。下同。

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

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

○先慎曰：張  
榜本無勝字。

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

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

○盧文弨曰：  
下當作已。

忠言

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

燕王因以三乘養之。

○先慎曰：乘下  
當有之率二字。

右御冶工

○先慎曰：乾道本治作治。趙本作  
治工與下文合。是也。今據改。

言王曰：

○先慎曰：  
言當作謂。

「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

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上有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上無今字。今據刪。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

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

問之，果妄，乃殺之。冶又謂王曰：○先慎曰。各本又作人。據御覽九百五十七引改。「計無度量，言

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先慎曰。乾道本作一曰好微巧。王渭云曰下當脫燕王二字。一曰，燕王徵巧術人，

○選注有。先慎案張榜本一曰作燕王無。一曰二字亦非。微即徵字。形近而誤。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九百十引正作燕王徵巧術人。是其證。今據改。御覽五百三十引作燕王欲徵術。白孔六帖八十三引作燕王好徵巧九十七引作燕王好徵巧並誤。然皆有燕王二字。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先慎曰。乾道本請以作日能以三字。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請以二字。今據改。張榜本請以二字作有請爲以四字亦

誤。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

」客曰：「人主欲觀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客曰二字。顧廣圻云。今本句上有客曰二字。先慎案有者是也。據今本增。藝文類聚引有曰字。必半歲

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

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者，謂燕王曰

：「臣爲削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盧文弨云。臣下張本有爲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據補。諸微物必以削削之，○先慎曰

乾道本不重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削字。今據補。

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

棘刺之端。

凌本無此句。

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

』謂衛人曰：『客為棘削之，』

○盧文弨曰：此下多脫文。孫云文選魏都賦注引王曰客為棘刺之端，何以理之，理必本是治字。今此接削之二字誤

當刪。顧廣圻曰：削當作刺。之。下當有母猴何以四字。

曰：『以削。』○先慎曰：以讀為已。

王曰：○先慎曰：各本無王曰二字。盧文弨云文選注有王曰二字。今據補。

吾欲觀見之。

○盧文弨曰：選注引吾欲觀客之削也。顧廣圻云：見字衍。

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

○先慎曰：乾道本兒作見。顧廣圻云：今本見作兒。案兒是也。兒說見呂氏春秋君守篇淮南人閒訓。先慎案顧說是。今據改。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

宋人善辯者

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

○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十三引白馬下有之字。

乘白馬而過關，

則顧白馬之賦。

○先慎曰：顧。視也。古人馬稅。當別毛色。故過關視馬而賦。不能辯也。

故籍之虛辭，

○先慎曰：之字衍。藝文類聚引無之字。虛字作空。

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

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

○先慎曰：張榜本當作嘗。下仍作常。

設五寸之的，



引十步之遠，○先慎曰：十步當作百步。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先慎曰：問辯篇全作中。有常儀的也，

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先慎曰：乾道本無逢字。顧廣圻云：今本羿下有逢字。

●案依上文當補。問辯篇有逢字。今據增。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

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王先謙曰：也字當在言下。今

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顧廣圻曰：句絕。而說其辯；○顧廣圻曰：逗說讀如悅。不度以功，○顧廣圻曰：句絕。

譽其行，○顧廣圻曰：句絕。而不入關；○顧廣圻曰：句絕。藏本同。今本不度下有之字。譽上有而字。無而不入關四字。皆誤。上文云：不以儀的為關。此其說也。

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

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

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

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

○先慎曰：乾道本無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八字。今據御覽四百九十六意

林引 增 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

○先慎曰：意林兄下有弟字

御覽引無我。並作吾。訟此而不決

○盧文弨曰：藏本作訣。先慎曰：趙本作訣誤。御覽作決。

以後息者為勝耳。

○先慎曰：意林息作罷。案此謂皆無情理。故以辭長者為勝。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

○盧文弨曰：莢譌。下同。前作策。策筭同。

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髮莢者同狀

○先慎曰：髮本作髮。玉簪髮同髮。史記貨殖傳木器聚者千枚。注：徐廣云：髮。漆也。漢書皇后傳殿上髮漆師。古云以漆漆物謂之髮。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拍漆。拍即髮聲之轉。此謂所畫不辨黑白。與漆筭同也。

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

加筭其上而觀。』

○先慎曰：如筭於牆牖之上。以觀其畫也。案此即西人光學之權輿。

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

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

用與素髮筭同。

○先慎曰：素。未畫也。此言畫筭之用。何異素髮。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

○先慎曰：各本無下最字。據藝文類聚七十四

御覽七百五十意林引補。犬作狗。下同。『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

知也，日暮罄於前，

○盧文弨曰：詩大明俛天之妹。韓詩作馨是。馨俛同義。說文俛一訓聞見。蓋俛從見。是有見義。馨馨本同。以俛爲義。當爲朝夕見於前也。先慎曰：御覽引馨

作親。

下同。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

○先慎曰：各本魅作神。案神當依上文作魅。藝文類聚意林御覽引止作魅。今據改。意林形下有像字。

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不上有無形者三字。

齊有居士田仲者，

○盧文弨曰：即陳仲子。

宋人屈穀見之，

○盧文弨曰：文選七命注引穀作穀。下有往字。見之下有謂之二字。

曰：『

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人而食。

○先慎曰：各本恃下有仰字。盧文弨云：仰字疑衍。下選注引無。今據刪。

今穀有樹瓠之道

○先慎曰：選注引作穀有巨瓠。案樹巨聲近而誤。當作巨。之道二字衍。

堅如石，厚而無竅，

○盧文弨曰：選注此下不同云：而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斷厚而

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瓠以爲也。屈穀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慚而不對。

獻之。』仲曰：『夫

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

○顧廣圻曰：剖字當衍。

而任重如堅石，

○顧廣圻曰：任重二字涉下節而衍。如堅當作堅如。

則不可以剖而以斟；

○顧廣圻曰：下以字當衍。

吾無以

瓠爲也。』曰：『然，穀將弃之。

○先慎曰：乾道本稟上有以欲二字。今據張榜本刪。

今田仲不恃人而食，

○先慎曰：各本恃下有仰字。說見上。張榜本無田字。

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為屋，○盧文弨曰。下三條宜連。顧廣圻曰。慶卿也。慶卿同字。呂氏春秋別類篇云。高陽應高誘注。或作臚。謂匠人曰：『屋太尊』○盧文弨

曰。嫌其太崇也。藏本太作大。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

，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先慎曰。乾道本此五字在夫濡塗重上。顧廣圻云。藏本同。今

本虞慶曰不然五字在此宜卑下誤。先慎案今本是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正中塗濡椽生之義。以撓椽任重此宜卑辨虞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先慎曰。乾

猶本無以直二字。顧廣圻云。藏本直下有以直二字。今據補。今本無以字。此益尊。』匠人詘，為之而屋壞。一日，虞慶

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

，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

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顧廣圻曰。范唯也。且唯同字。『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

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



得無折？且張弓不然，○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作范且曰不終誤。此皆范且自謂。不應有曰字。伏櫜一日而蹈弦，三旬

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先慎曰。工窮於詞。依且

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

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卻有術之士，而任壞

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王先謙曰。擬之不能

遠過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顧廣圻曰。連上十一字爲一句。乾道本以下皆誤以范且提行。爲虛辭，其無用而勝

，實事，其無易而窮也。○顧廣圻曰。爲虛辭。逗。其無用而勝句絕。實事逗。其無易而窮也句。以上今失其讀。先慎曰。無易者。其道不可易。人主多

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

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

技巧，○顧廣圻曰。不上當有工匠二字。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

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戠，然至日晚必歸饑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先慎曰：有秦強而三字。張本從夫慕至此均無。

三，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  
○先慎曰：以子長而怨。  
○先慎曰：以子盛壯成人，

其供養薄，  
○先慎曰：以父母怒而誚之。  
○先慎曰：以子父至親也，而或譏

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

食，調布而求易錢者，  
○顧唐折曰：調當作請。易錢當作錢易。易去聲。下同。非愛庸客也，曰：『如是，

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  
○顧唐折曰：熟上當有且字。耘當作云。此與下文錢布且易云也句對。不知者改作耘字誤甚。庸客致力而

疾耘耕者，○顧廣圻曰：者，字衍。耕句絕。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畦作畦。案時非此之用句當衍。二字未詳。孫詒讓曰

畦當作埒一切。經音義引荀頡篇云畦。埒也。是其證。此畦埒二字。蓋注文傳寫誤混入正文。遂複舛不可通耳。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

，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盧

文昭曰：調疑周。先慎曰：盧說是。調即周之誤。上文不周於為己即其證。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

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

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顧廣圻曰：公當作王。宋當作崇。見說苑指武篇。先慎曰：經亦作文公。疑非文王伐崇事也。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淵泉之池，○先慎曰：各本淵作深

無泉之二字。據御覽一百七十七引改增掘淵泉之池。與築如皇之臺二文相對。明深乃淵之誤。又脫泉之二字耳。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

余來為民誅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來字。盧文昭云：張本有。先慎案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

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

○先慎曰：左傳作蔡人嫁之。

桓公大怒，將伐蔡。

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

以此為稽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穆作規誤。俞樾曰：稽字作無義。疑當作指。漢書河間獻王德傳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字亦作旨。孟子告子篇：願聞其旨是也。

齊桓公伐蔡。意在蔡媼。故管仲請無以此為指也。稽從旨聲。故得通借。禮記王制篇有旨無簡不聽。即尚書呂刑篇有稽無簡不聽之異文。然則稽旨通用。古有微矣。道藏本改稽為規非是。先慎曰：稽字不誤。史記樛里子甘茂傳正義漢書賈誼傳應劭注。司馬遷傳顏注。荀子王制楊注並云：稽。計也。桓公之計在伐蔡。故管仲請無以此為計也。詔極明顯。俞氏謂稽字無義。失之考耳。

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

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

滅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凶字。盧文弨曰：張本有。今據補。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

○先慎曰：乾道本無為字。盧文弨云：有。下脫為字。張凌本有。今據補。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據趙本提行。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

膿，傷者母立而泣。○先慎曰：各本作傷者之母立泣。盧文弨云：立疑衍。俞樾云：立字不當有。蓋即泣字之誤而衍者。先慎案上之字衍。盧俞說並誤。立下脫而字。今據藝文類聚



五十九御覽四百七十七引改。

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尙何爲而泣？」對曰：「吳起

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先慎曰：下今字當衍。藝文類聚引作吳子吮

其父之傷。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安知不殺是子乎。御覽引與藝文類聚略同。蓋所見本與今異。說苑復恩篇作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涇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

○王先謙曰：播吾卽番吾。見史記趙世家六國表。又作鄆吾。漢常山郡有蒲吾縣。蒲番雙聲字變。在今正定府平山縣東南。漢地

理志云。縣有鐵山。一統志以爲卽房山。當卽主父令工施鉤梯者也。先慎曰：播張榜本趙本作播。說見上。

刻疎人迹其上，

○盧文弨曰：疎卽疋之異文。疋。足也。下人迹二字當本是誤入正文。俞樾曰：疎當作疏。卽迹字也。迹。緝文作速。此變作疎。亦猶迹之變作跡矣。古本韓子

當作刻人疎其上。寫者依今字作迹。而疎字失不刪去。遂誤倒在人字之上。又誤其字作疎也。

廣二尺，長五

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

；○顧廣圻曰：爲博句絕。箭長八尺句。

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先慎曰：張榜本無矣字。御覽三十九卷

引亦無矣字。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

○盧文弨曰：孫云文選鮑明遠東武吟注引令下有曰字可省。豆。藏本作簋。下同。先慎曰：治要御覽七百九又七百五十九引均無曰字

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

○先慎曰：乾道本面作回黧。下無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黧下有黑字。先

慎案張榜本趙本同作面。才足胼胝。面目黧黑。相對成文。乾道本誤。下文作面目黧黑是其證。今據改。治要引正作面目黧黑。

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

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

邪？』

○盧文弨曰：選注引意下有者字。

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君捐之四字。盧文

弨云：選注有先慎案治要御覽引亦有而君捐之四字。今據補。

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

○先慎曰：乾道本棄作捐。今據選注治要改。

手足胼

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

○盧文弨曰：有功選注倒。

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

勝其哀，故哭。

○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有字。盧文弨云：選注無。先慎案治要及御覽引並無。今據刪。

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

，衆矣。臣尙自惡也，而况於君？』

○先慎曰：治要有乎字。

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

：『諺曰，「築社者攜榘而置之，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據作攬。王澐曰：魏書古弼傳引此作蹇蹙。今案此同字耳。字書無攜字。

端冕

而祀之。一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

焉。』乃解左驂而盟于河。

○先慎曰：乾道本乃作可誤。治要作乃。今據改。

鄭縣人卜子，

○王先謙曰。此條依經當在衛人佐弋後。先慎曰。乾道本卜作乙。顧應圻云。今本乙作卜誤。此猶言某乙也。姦劫殺臣云。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亦猶言某甲。用人云。雖生某。禍生乙。

亦可證。先慎案顧說非。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御覽六百九十五引乙作卜。今據改。

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

夫曰：『象吾故袴。』

○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顧應圻云。藏本今本吾下有故字。案此不當有。先慎案御覽引作似吾故袴。明乾道本脫故字。顧說非。北堂書鈔引正作象吾故袴。

今據妻因毀新，令如故袴。○先慎曰。各本妻下有子字。北堂書鈔引無。今據刪。御覽引作妻因毀新袴爲孔。

鄭縣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

此車輓也，』俄又復得一，○先慎曰。謂又得一車輓也。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

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

。」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捲磨之，鳥驚而不射也。

○先慎曰。方言謂捲謂之磨。郭注。

即把快也。

鄭縣人卜子。

○先慎曰。各本卜作乙。御覽六十三又九百三十二引乙作卜。是以下爲姓。今據改。又九百三十二引子下有毒字。

妻之市，買鼈以歸，

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顧廣圻曰：此條不見於上。先慎曰：御覽引亡其二字。作失字。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先慎曰：自喜二字。

疑效善之譌。見長年飲酒，不能醕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欲效

善，○先慎曰：各本欲上有亦字。御覽八百四十五引無。今據刪。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先慎曰：非

下九字御覽引作亦自飲而盡之六字。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

也？』對曰：『○先慎曰：乾道本對上有書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書字。今據刪。書言之固然。』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先慎曰：乾道本以下並連上。趙本於梁下提行並誤。今依盧校改。上書字當作記。涉上文而誤。下書言之固然。

亦當作記。言之固然。經言宋人之讀書與梁人之解記。若下不作記字。則經不分別言矣。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

之。○顧廣圻曰：曰當作日。人贊切。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白孔六帖十四。御覽五百九十五引。郢作鄭。夜書，火不明，因謂持

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燭。○先慎曰。各本而上有云字誤作過。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八十七引刪改。御覽五百九十五引作而誤。於書中云白孔

六帖引作而設書舉燭字並非。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說之，○先慎曰。各本無燭字。據白孔六帖御覽引增。說。讀爲悅。曰

：『舉燭者，尙明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尙作高。尙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

王，王大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王字。盧文弨云。舊脫其一。今據拾補增。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

世學者，多似此類。○先慎曰。乾道本世下有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今據刪。

鄭人有欲買履者，○先慎曰。各本欲買作且置。御覽四百九十九六百九十七八百二十七引置均作買。今據改。欲。御覽一作身。先自度其足，而

置之其坐。至之市，○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七引之作人。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

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

？』曰：『寧信度，無自信也。』○先慎曰。御覽引度下有數字。

四，○先慎曰。乾道本無四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今據補。王登爲中牟令，○顧廣圻曰。王當作主。呂氏春秋知度篇作任。王任同字。上言於襄主

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  
○盧文弨曰。中章二字呂作瞻。先慎曰。中章胥己二人名。下文一曰而見二中大夫是其證。呂作瞻則爲一人誤。

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

夫。」  
○王先謙曰。爲上疑奪以字。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

晉臣之意。  
○盧文弨曰。呂作非晉國之故。顧廣圻曰。臣當作國。意當作章。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

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

』  
○盧文弨曰。絕。呂作終。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

，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先慎曰。乾道本無邑字。顧廣圻云。今本者下有邑字。案依上文當有。據今本增。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癢，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

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

向者，國之鍾矣。  
○先慎曰。一本鍾作鍾。盧文弨云。鍾張本作鍾。與前同。語難解。顧廣圻云。藏本同。今大鍾作鍾誤。案上文亦云鍾。皆未詳。案八說篇云。死傷者軍之乘。或此與彼

同。先慎案鍾鍾皆兼之誤。國之鍾。猶國之半也。說詳前八說篇作乘亦誤。又案御覽三百七十二引。韓子曰。晉平公與唐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侍唐子腓痛足癢而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貴。吾爵

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無欲也。非正坐吾無以養之。（  
胖脹下唐彥一作唐亥。案即亥唐倒文。）當爲此條。一曰佚文。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先慎曰。上恐字下當有已字。恐已因死。恐已因生。二句文當一律。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

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

士，○顧廣圻曰。見好當依下文作好顯。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顧廣圻曰。中山策以見作而朝。以十數

；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先慎曰。御覽二百九十一引伉作元。君曰：『以子言論，

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

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先慎曰。下士居朝。御覽引作下居士而朝之。則農夫惰於田。

戰士怠於行陳者，○先慎曰。乾道本無陳字。顧廣圻云。今本行下有陳字。先慎案依上文當有。御覽引作陣。陣即陳字。今據補。則兵弱也；農夫

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先慎曰。乾道本無得

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先慎案御覽三百八十九八百十四兩引有得字。今據補。

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

紫賞甚，○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紫字。今據補。

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

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紫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止之二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欲字。案欲下有脫文。先慎案御覽三百八

十九引欲下有止之二字是也。今據補。八百十四引無欲何不試四字節文也。今本不審並刪。欲字不可從。

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

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公曰：『諾。』

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一日，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

傅說王曰：『詩云，一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一今王欲民無衣紫者，

○先慎曰。乾道本王字作欲。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上欲字作王。今據改。

王請自解紫衣而朝。』

○先慎曰。乾道本請作以。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以作請。案以上有脫文。先慎

案以乃請之誤。依今本改。王請自解紫衣而朝。謂王朝時請先解己之紫衣也。此句並無脫文。

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

『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

雖國小，○先慎曰：趙本國小二字誤倒。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

○先慎曰：患下當有一日二字。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先慎曰：也字衍文。俎豆不

大，鍾鼓筦瑟不鳴，寡人之○顧廣圻曰：之下當有罪字。事上當有脫字。未詳。先慎曰：治要引尸子治天下篇。作寡人之任也。下子之罪。有作子之任。事不

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

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

之蔭於街者，莫援也；○先慎曰：舊本無之字。莫下有有字。今據御覽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引刪。錐刀遺道，三日可反

，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先慎曰：變字疑誤。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

○顧廣圻曰。宋人既成列矣，與三傳不合。

楚人未及濟，右

司馬購強

○顧廣圻曰。未詳。

趨而諫曰：

「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

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

○盧文弨曰。下曰字。藏本

無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

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

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

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

死。

○盧文弨曰。春秋襄公之卒。在次年五月。

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

○先慎曰。自親二字。涉下文而行。

夫必恃人主之自

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

○先慎曰。上當作食。上經下張。本有此數。句蓋誤以說入經。然作耕以

爲食。則張氏所見之本不作上。正可以訂正上爲食之誤。

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

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先慎曰：少海。即勃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

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王涓曰：晏子春秋煩且作繁駟。案

此同字也。使騶子韓樞御之。○先慎曰：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云：公使韓子休追之。此韓樞疑即彼韓子休。行數百步，以騶

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俞樾曰：韓子古本當作以馬爲不盡。不盡。即不進也。列

子天端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進當爲盡。是進與盡古通用。詩文王篇毛傳訓盡爲進。師古注漢書高帝紀曰進字本作贖。又作贖。皆其例也。寫者依本字作進而失刪盡字。遂並失其讀矣。釋車而走，

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先慎曰：乾道本無樞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而以爲不如下走

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王先謙曰：興。去聲。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

『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

『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

○先慎曰：官字。涉下文衍。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為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

圓水圓。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先慎曰：治要引尸子處道篇圓作圓。案說文圓。天體也。全也。周也。是圓為正字御覽七百六十引二句互易。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纓甚貴，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纓字。御覽三百八十九六百八十六事類賦十二引並重。今據增。

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

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度以禁之

，乃斷纓出以示民，

○先慎曰：乾道本乃斷二字作長字。民上有先字。顧廣圻云：今本作乃斷纓出以示民。案句有誤。先慎案今本語極明顯。今據改。

是先戮以

莅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今依拾補增。

申子曰：『法

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講，此所以

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

○先慎曰。趙本日作日誤。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

，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

○顧廣圻曰。韓策云。又亡子之衛而廢子之謁其行乎云云。此有脫文。

申子辟舍請

罪。

六，晉文公攻原，裏十日糧，

○先慎曰。僖二十五年。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國語亦作三日。

遂與大夫期十日

。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

『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

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

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

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

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

「信名。」

○俞樾曰。信名之下。當有信義信事四字。蓋文公曰安信。箕鄭告以信名信義信事。下乃一一申之也。今奪之。則文不備。

信名，則羣臣守職，善

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期返而食。

○先慎曰。乾道本期返而食。作今返

而御。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今作令誤。先慎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期反而食。今據改。

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

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

○先慎曰。各本作起不食而待。御覽四百七十五八。百四十九引並作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今據改。

明日，早令人求

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先慎曰。御覽引方作乃。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

○顧廣圻曰。魏策云。天雨。餘多不同。先慎曰。治要無天字。

左右止，

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

○先慎曰。治要可上無不字

風疾作疾風。

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

○顧廣圻曰。之妻二字當衍。先慎曰。妻上治要無之字。

其子隨之而泣，

○先慎曰。治要無之字。

其母曰：



『女還！顧反，爲女殺彘。』妻適市來，○先慎曰：乾道本無妻字。治要有。今據補。適作道誤。曾子欲捕

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

○王先謙曰：非下疑有可字。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

○先慎曰：乾道本今作令。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令作今。先慎案治要作今。今據改。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先慎曰

各本上母字作父。不重子字。今據治要增改。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爲戒，○先慎曰：各本警下有爲字。與上有以字。戒作戊。今據御覽五百八十二事類賦十一引刪改。飲酒醉，過

而擊。○先慎曰：各本擊下有之也。二字。據御覽事類賦刪。民大驚，使人止之。○先慎曰：各本無之字。拾補增。盧文弨云：脫。先慎案御覽事類賦引有之字。今

據補曰：『吾醉而與左右戲，而擊之也。』○先慎曰：各本下而字作過。御覽事類賦引作而。是過字涉上文而誤。今據改。民

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先慎曰：御覽事類賦引赴下有也字。乃更令明號，而

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

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先慎曰：曰上矣三字，涉上而衍。此言左右和聞李悝之言。於是皆爭上。明不應有曰上矣三字。）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自此至末。案皆複出。七術不當有也。

子產離之而毋使通辭，到至其言

以告而知也。

○先慎曰：至字衍。文。到即倒字。

惠嗣公使人僞關市，

○先慎曰：惠當作衛。僞當作過。

關市呵難之

，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

# 韓非子集解卷十二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有。先慎案治要引有下字。今據補。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

罪當。故不怨也。

明危坐子皋。

皋。臚刑之有不忍之心。明者懷恩報德。○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坐作生。

按依說當作逃。王先謙曰。作生是也。與坐形近而誤。先慎曰。危讀爲跪。足也。詳下說。

以功受賞，臣不德君，

功當。故不以爲德。

翟璜操右

契而乘軒，

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慚。○先慎曰。璜下作黃。古今字通。

襄王不知，

不知功當厚賞也。

故昭叩五乘而履屨。

卯西卻桑。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屨也。○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屬作屬。注同。說文屬從履。省喬聲。是屬爲正字。屬屬均別字。說作躄。古通。

上不過任，臣

不誣能，卽臣將爲失少室周。

周以勇力事襄主。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己者。卽進之以自代。○顧廣圻曰。失當作夫。在爲字上。如字讀之。先慎曰。失字衍。

顧讀卽臣將夫爲少室周亦不成文。

二，恃勢而不恃信，

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

故東郭牙議管仲；

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愚矣。當不思必危矣。公因命仲理。

外。○隱明治內矣。○先慎曰。乾道本注危必互倒。今從趙本。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為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

以術御臣。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梁玉繩曰。渾軒即渾罕非子產者。古軒罕通。左傳罕虎罕遠。公羊並作軒。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

以禁邪，雖有駸行，必得所利，駸行不貞白。而駸雜者。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駸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

用而趙幾窮。哀公問一足。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盧文弼曰。注然所以免禍者下。當有信字。先慎曰。反戾。下說作忿戾。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願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

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是矜過而飾非也。○盧文弼曰。注文王理解當作繫解。王先謙曰白履文不成義。履上當有繫字。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此。雖神不行。况不神乎。譽所罪，毀所賞，

雖堯不治。當毀而譽。當賞而毀。如此。雖堯不治。况非堯乎。夫為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委利而不使進，

與利不進。門不使入。利不使亂之所以產也。進。亂所由生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

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錢，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顧廣圻曰。說無錢字。此當衍。舊注未譌。辱不用璧。辱川玉以魏主用毀

錢，曰。說無錢字。此當衍。舊注未譌。辱不用璧。辱川玉以魏主用毀

故。○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壁上有玉字。按說無。舊注亦未謬。此所添誤。先慎曰。注乾道本玉作王。改從趙本。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

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乃迎而拜。猶盜嬰兒之衿裘，與跖危子榮衣。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衿人。跖者兒不恥其父明。以跖所著衣榮人。人所詬婦為非猶是。

先慎曰。乾道本注明以下衍不也二字。改從趙本。子綽左右畫，左書圍。右視方。必不得俱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俱下有能字。趙

本無。今據刪。去蟻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蠅愈至。喻言訓左右愈詔。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

以與之。故憂也。與宣王之患驪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驪也。○先慎曰。宣張榜本作先。按下說作韓。宣子則作宣字。是王當作主。注亦誤。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先慎曰。乾道本勸作觀。盧文詔曰。觀張本作勸。今據改。寵光無節

，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為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偪下。○先慎曰。

孔子議晏嬰條。今奪。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御覽六百八十九事類賦十二引。韓子曰。晏嬰相齊。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御覽妾作妻。當即此條佚文。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

仲有三歸。以其太奢。敖有糲餅。以其太儉。○先慎曰。餅當作飯。說見下。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變作變。道本變作變。

顧廣圻云。今本變作變。句有誤。未詳。先慎案變字。是陽虎入齊。其臣因之見於君。及其出也。皆不為虎。是入則因之見。出則背之。一出一入之間。其容遂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此倒句而成文。顧之為陽虎之言見其臣。而

之容變也。顧氏不知古書倒文成義之法。而讀變字句絕。所以疑句有誤也。改從今本。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及其得罪。而三人為君執逐虎



●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先慎曰。此謂簡子應虎樹枳棘。則刺樹相聚。桶袖則甘之言為失術也。下云非所以教國也。即承此失術言。注說非。又案乾道本注。及作反。改從趙本。非之疑之非。

倒文。

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

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

此三人者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虎言已舉亦同之也。○盧文弨曰。注二人譌三人。

而

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

主云所舉害己。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為私也。○先慎曰。乾道本脫主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簡下有主字。今據補。

大，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

之用杖。

武子。文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夫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

子產忠諫，子國譙怒。

夫忠諫者必離羣臣。而又危難於父也。○先慎曰。

乾道本自子產至父也二十三字均脫。張榜本有八大字。趙本大小字並有。盧文弨出子國譙怒云注必離羣臣。離字脫。是虛所見本。亦有此二十二字。惟注脫離字耳。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子產忠諫子國譙怒並注云云。此藏本所添。未必是也。先慎案下說有此事。經必應有。張榜本趙本及盧所見本不盡出於藏本。顧氏謂藏本所添非也。今據補。

以為不慈。免其官也矣。○先慎曰。趙本注姊譎妹下無矣字。

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

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

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

車為鄴令。其姊犯法明之。趙侯

右經

○先慎曰。各本脫。今依例補。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為獄吏，別人足，所明者守門，人有惡孔子

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先慎曰。張榜本無尼字。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

子皆逃。子臯從出門，○顧廣圻曰。從當作後。說苑至公篇子臯走郭門。郭門閉。先慎曰。從字不誤。出門當作後門。呂氏春秋云。戎夷達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後門與說苑門閉合。明出為後之誤。踰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踰危曰

：『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踰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盧文弨曰。藏本仇下有怨字。

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踰危曰：『吾斷足也，固吾

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先慎曰。乾道本欲作獄。今依張榜本趙本改。公傾側法令，

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愾然不悅，

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

所以悅而德公也。』踰者行步危。故曰踰危也。○俞樾曰。注說非。危乃跪之省文。古謂踰足者為踰跪。內諸說下篇門者踰跪請曰。是其證也。晏子春秋雜上篇。踰跪擊其馬而反之。孫星衍云

。跪。足也。此說得之。先慎曰。荀子勸學篇蠶六跪而二螯。楊倞注。跪。足也。韓子以則足為踰跪。據此是楊所見韓子作跪也。跪訓為足。又其一證。悅而德公也。張榜本重而字。案此下當接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

。築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今錯簡在後。另為一條。說苑此下接孔子問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云云是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

既乘軒車。又有輕騎。○先慎曰：說苑臣術篇云。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鞶席。如此

者。其顯八十乘。

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

徒獨。○先慎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云。

藏本今本有徒字。按

依注當有。今據補。

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

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且字。盧文弨云：張本有。先慎案且將也。此字當有。今據補。

臣薦樂羊而中

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

曰：『寵之稱功尙薄。』

稱服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注三字。今據張榜本補。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

○顧廣圻曰：昭卯，卽孟卯也。顯學篇魏任孟卯之辨難三篇孰與曩之孟嘗芒卯。龔懋曰：昭當作明。明卯，卽孟卯也。又作

芒卯。明孟芒古音俱同。孟卯之爲明卯。猶孟津之爲盟津。芒卯之爲明卯。猶民眊之爲民萌。今作昭者。蓋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

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

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

養之以五乘。使爲將軍也。○顧廣圻曰：五乘句絕。將軍二字當衍。涉下文而誤耳。舊注全譌。先慎曰：將軍疑爲之奉二字之譌。養之以五乘。文

義未備。乘下脫之奉二字。寫者妄以將軍補之。注遂因譌字作解也。外儲說左上燕王悅之養之以五乘之奉文法正同。是其體。御覽八百二十九引乘作車。

卯曰：『伯夷以將軍葬

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

，是手足不掩也。一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

猶羸勝而履躄。」

羸利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得羸勝之人。履草屨也。○顧廣圻曰。羸勝當作羸膝。形相近也。舊注全謬。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九引羸作羸。注同。躄

作屨。案躄屨二字古今文通用。說文履從尸。古文作屨云從足。莊子天下篇以跂躄爲履。釋文李云屨曰屨。木曰屨。屨與跂同。屨與躄同是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

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先慎曰。此乃錯簡。當在孔子相衛後。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

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子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

爲言徐子以自代？』

○先慎曰。張榜本代作伐。

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

，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

有殺賢之罪也。

一曰，少室周爲襄主

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

所以使臣騎乘者，

○顧廣圻曰。騎當作驗。

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盧文弨曰。張本之下有以字。以管仲之能，○顧廣圻曰。君當作若。知卽智字。斷敢行大事，○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弨云。張浚本有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亦有。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今據補。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先慎曰。餐。御覽八百五十引作殮。四百二十六二百六十六引作滄。箕鄭作趙衰。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



而拔之。

○先慎曰：乾道本原克作用兌。顧廣圻云：今本用兌二字作原。按句有誤。孫貽讓云：用當爲原之誤。兌讀爲隧。謂六隧也。隧兌字通。（詳老子）周語云：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章注云：隧。六隧也。（事亦見僖二十五年左傳杜預注。以隧爲王之葬禮。典章說異）。此文公攻原。即周襄王所賜之地。於王國爲鄙鄙。不在六隧。而云攻周隧者。戰國時已有文公請六隧之說。展轉傳譌。遂以文公伐原爲攻周之隧地。先秦諸子解經。已不免沿譌。悉心推校。可略得其輻迹。今本作原。則明人不知而妄改。不足據也。

先慎按孫說非。用乃原之誤。兌乃克之誤。御覽二百六十六引作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是其證。今據改。 文公曰

：『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

。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

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

○先慎曰：乾道本晉上無恃

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遂於魯

，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

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

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

遂執術

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

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

，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

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先慎曰：御而讀若如。一曰，

○先慎曰：乾道本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二

引曰上有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

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先慎曰：乾道本足作之。顧廣圻云：今本之作足。按之當

作而足二字。呂氏春秋察傳篇作故曰夔一足。王先謙云：之。作足是也。而字不可有。有則不待釋而明矣。改從今本。非一足也。』

三，文王伐崇，○顧廣圻曰：呂氏春秋不荀篇云：武王至殷郊。先慎曰：帝王世紀亦云武王之事。至鳳黃虛，鞮繫解，因自

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顧廣圻曰：君上當有上字。中

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王之臣，故無可使也。』○先慎曰：乾道本官作王。顧廣圻云：今本王

作皆。今

據改。一日，晉文公與楚人戰，

○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日二字。在魯哀公問後另為一條。楚下無

案以此條列文王伐崇後。方輿經次相合。

據今本乙人字據初學記二十六引增。

至黃鳳之陵，

○先慎曰。初學記引黃鳳作鳳皇。

履繫解，

○顧廣圻曰。今本係作繫誤。先慎曰

用。初學記引作係履繫。

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

公曰：『吾

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

言有德也。○先慎曰。以下文例之。所上當有之字。

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

愛也；

能敬順君。故可愛也。

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

材輕且侮。○盧文弼曰。注且疑見之誤。

寡人雖不肖

，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先慎曰。治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韞繫解。左右顧。無可令結係。文王自結之。(以上初學記卷九引同)

太公曰。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御覽四百七十四引韓子曰。文王伐崇。與大夫謀。穰係解。視左右而自結之。六百九十七引穰作履。無伐崇與大夫謀六字。左右下作盡賢無可使係者。因俛而係之。)當即文王伐崇條異文。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

暫廢其矜莊也

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

○先慎曰。易。輕易也。

相與怨之，遂殺季孫。

故君子去泰去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

○盧文弼曰。此條當連上。先慎曰。盧說是也。上當有一日二字。趙用賢謂此不著經文中。

不知此卽上之異文

●脫一曰二字耳

『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

○顧廣圻曰：自此至靈使民語上不見於上文。先慎曰：各本侍作御。藝文類聚八十五。又八十六御覽九百六十七引御作侍。今據改。

哀公賜

之桃與黍，哀公曰：

○先慎曰：各本無曰字。盧文弨云：家語子路初見篇有曰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八十五引亦有。今據補。

『請用。』仲尼

先飯黍，而後啗桃，

○先慎曰：御覽事類賦二十六引啗作食。藝文類聚八十五又八十六引啗作啖。

左右皆揜口而笑。

○先慎曰：藝文類聚八

十五引而作失。

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

○先慎曰：雪，洗也。

仲尼對曰：『丘

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

○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白孔六帖八十一引爲上有以字。

果

蓀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

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蓀之下，是從上雪下也，

○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

引作是侵上  
忽下也。

上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先慎曰。先上當有桃字。

趙簡子謂左右曰：

○先慎曰。各本無趙字。曰字。子作主。今據藝文類聚六十九御覽七百九引補。

「車席泰美。夫冠雖賤，

頭必戴之；履雖貴，足必履之。

○先慎曰。趙本履履作履。履下注同。藝文類聚引賤作惡。貴作美。

今車席如此大美

，  
○先慎曰。藝文類聚大美。作其大美也。

吾將何屨以履之？

屨所履席大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先慎曰。依注屨當作履。

夫美下而耗上

，  
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累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費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夫上有且字。注累字張趙本作求。

妨義之本也。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本作道。

費仲

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

殷禍。

○先慎曰。乾道本無禍字。拾補作患。盧文弼云。張本作禍。顧廣圻云。藏本有禍字。今本有患字。今據藏本補。

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

」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

昌

○先慎曰。乾道本伯作戎。今據趙本改。盧文弼云。張本作戎亦誤。

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

乎？人人不以其賢爲其主，

○盧文弼曰。上人字或改夫。顧廣圻曰。藏本同。按下人字當作臣。今本不作欲誤。

非可不誅也。

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



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

匡倩對曰：「博者貴臬，○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勝者必殺臬。殺臬者，是

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

：「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

不弋。」○先慎曰。乾道本無義字。顧廣圻云。今本害下有義字。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有義字。今據補。又問「儒者鼓瑟乎？」

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

易位。○先慎曰。意林序位。二字互易。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

曰：「與其使民詔下也，寧使民詔上。」詔下則朋黨。詔上則尊敬。○盧文弨曰。注。尊敬張本作卑敬。

四，鉅者，齊之居士，○先慎曰。乾道本鉅作詎。盧文弨云。詎張本作鉅。顧廣圻云。藏本作鉅。王渭云困學紀聞引作鉅。先慎案鉅並鉅字之誤。呂氏春秋去私篇有鉅子。高注

鉅姓是也。今從藏本。上文正作鉅。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

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其簡左右，

不事君左右也。

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

○先慎曰：乾道本無請

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

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

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

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

。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

遂不受。

不受豹所納之璽也。○先慎曰：張榜本無遂不受及注十一字。

齊有狗盜之子，與別危子戲而相誇，

○先慎曰：別經作明。案說文明。斷足之刑也。經典通作別。

盜子曰：「

吾父之裘獨有尾。」

言裘尙有所盜之狗尾。○虞文昭曰：狗盜象狗。以入人家。故後有尾。舊注非。

危子曰：

○顧廣圻曰：危上當有則字。

「吾

父獨冬不失袴。

別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盧文昭曰。癢疾之人上給其袴。故云。然注亦非。俞樾曰。疑注所據本作終不失袴。故云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今涉注文有冬字而誤。終為冬則不可通矣。則者既不衣袴。何有冬夏之別。安得獨於冬言不失歟。當據注訂正。先慎曰。御覽六百九十四引作吾父冬夏獨有一足袴。與注所據之本不同。蓋相傳本異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

○先慎曰。經注作左畫圓。右畫方。

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御覽九百四十四引作以火去蛾。蛾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又九百四十七引作以骨去蟻。蟻愈多。以肉驅蠅。蠅愈至。意林肉作骨。藝文類聚九十七引亦作骨。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

○先慎曰。御覽六百二十四引注云。索。求也。當即本書舊注。管

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

○先慎曰。乾道本請上有謂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謂字。按謂當作君勿聽左右之請。並無謂字。今據刪。因能而受祿，林受作授。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先慎曰。乾道本無君字。趙本下官字作君。案君字脫。趙本改官爲君非也。今據御覽引增。

焉！

韓宣子

○王涓曰。子字誤。

曰：『吾馬菽粟多矣，其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

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爲多與之。

○先慎曰。爲字一本作與。盧文昭云。與張本

作爲

其實少，雖無懼，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

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

○顧廣圻曰：此條上文未見。

管仲曰：

○先慎曰：乾道本無管仲二字。盧文弨云：凌本有。今據補。

「辯察於

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弦商。

○盧文弨曰：新序雜事四作甯。呂氏春秋勿躬篇。誤作章。顧廣圻曰：管子云甯須無。

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

。墾草芻邑，

芻。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俞樾曰：芻當作菽。謂菽造其邑也。作芻者字之誤。舊注訓芻爲入。未詳其義。新序載此事正作菽邑。當據以訂正。先慎曰：管子小匡篇芻作

入。卽舊注所本。俞氏失考耳。廣雅釋詁三入得也。

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

○盧文弨曰：武。威字之譌。新序作威。顧廣圻云：呂氏春秋作甞。先慎曰：虛說是。管子亦

作威。威有宿音。故通作甞。

請以爲大田。三軍旣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

○顧廣圻曰：呂氏春秋作王子城父。先慎曰：管子亦作王子城父。晏子春秋問上篇新序四又作成甞城成。父甞古字。並通。魏王墓碑以爲王子比干之後。（見錢大昕金石文跋尾）明公爲王之誤。

請以爲大司

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

欲霸王，夷吾在此。」

五，○先慎曰。乾道本無五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今據補。孟獻伯相魯，○顧廣圻曰。孟當作孟。孟者晉邑。杜預注太原孟縣是也。獻伯晉卿。孟其食邑。以配諡而稱之。猶言隨武子

之比矣。晉當作晉。先慎曰。藝文類聚六十九引獻作懿。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無衣帛之妾，○先慎曰。乾道本無上有晉字。盧文弨云。凌本無晉字。顧廣圻云。晉字上文所錯入也。今據凌本刪。居不粟馬，出不從車。

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

一曰，晉孟獻伯拜上卿，○先慎曰。各本無晉字。王渭云。晉卿無孟氏。此或即晉語叔向賀韓宣子憂貧事而致誤。先慎案王說非是。顧氏已辨於上。御覽五百四十三引上有

據補。叔向往賀，門有御○顧廣圻曰。此下當有車字。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

何也？』○顧廣圻曰。上二字當作秣。先慎曰。御覽引作子無二輿馬不食禾何也。與此異。獻伯曰：『吾觀國人尙有飢色，

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輿。』○先慎曰。乾道本多作不。趙本作多。今據改。御覽引多字作多以二字亦非。向

者：『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

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盧文弨曰。旂藏本作旗。所以

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

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王涓曰：循

當作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

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節下有僉字誤。按節上當有私字。以絜私名，獻伯之

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盧文弨曰：注亂語。辭故可與也。文有脫誤。當云：可與言不可也。又何賀？○先慎曰：此下當有孔子議晏嬰一事。說見上。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

』○先慎曰：三歸。臺名。古藏貨財之所。故能富。他書以三歸爲取三姓女非。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

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

，曰：『泰侈偪上。』一日，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

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王先謙曰：上文管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則孫叔敖以下皆孔子之言。偪上偪下。文又相對。當連上爲一條。不提行。棧車也。牝馬，糲飯

菜羹，○先慎曰：各本飯作餅。王念孫云：餅當爲餠。餠與飯同。見玉篇廣韻。糲飯菜羹。猶言疏食菜羹耳。餅與餅字形相似。傳寫往往譌潤。○廣雅云：餅。食也。方言注云：饑盛餅筮也。爾雅釋言釋文曰：餅字義



作餅。今本餅字並譌作餅。初學記器物部引此正作糲飯。先慎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又八百五十七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引均作糲飯。今據改。

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

，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

人，皆為令尹。○先慎曰。令尹二字誤。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

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

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

主俛而笑曰：『夫樹榘黎橘柚者，食之則甘；○先慎曰。乾道本無夫字。各本無榘黎二字。盧文昭云。張本有夫字。先

慎案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引有夫字。及榘黎二字。御覽九百六十九引亦有榘黎二字。今據增。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

樹。

中牟無令，魯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

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先慎曰。各本邢作刑。據御覽二百

六十六  
引改。公曰：『非子之讎也？』○王先謙曰：也。猶邪。古通。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

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

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先慎曰：乾道本趙下另爲一條。盧文昭云：張凌本俱連上。先慎案：當連。

今從張凌本。於其君三字各本無。據御覽六百三十二初學記二十引補。及武死，各就賓位，○先慎曰：御覽初學記引作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其無私

德若此也。○先慎曰：御覽引此下更有武薦白屋之士十餘家九字。初學記引有又曰趙武以薦白屋之士等庫者六十家十四字。與御覽略有增省。皆此佚文。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

向武之屬向曰：『武立如不勝衣，○先慎曰：乾道本無向曰二字。今依拾補補。盧文昭曰：二字脫。當有。顧廣圻云：新序雜事四云：子黨於子之師也。

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云云。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士也數十人，○先慎曰：各本無其字。據御覽四百二引增。皆

令得其意，稱叔向。故得意。○盧文昭曰：令士得其意。皆可以盡其材也。注引釋難曉。先慎曰：乾道本無令字。御覽有。盧文昭云：藏本有令字。今據補。而公家甚賴之

况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先慎曰：各本況作及。今據御覽改。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

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

○盧文弨曰：韓詩外傳九又云魏文侯並諷。先慎曰：說苑作晉文侯問咎犯。蓋往事傳聞不同。要以韓非為近古。

其讎

以為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迎而射之。

○先慎曰：各本迎作送。藝文類聚二十二御覽四百二十

九引並作迎

○今據改。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

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

○盧文弨曰：擁當作擁。

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日，解

孤舉邢伯柳為上黨守，

○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解下提行。顧廣圻云：今本上一曰二字。不提行。今據增改。

柳往謝之，曰：

『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

子如初也。』

○先慎曰：白孔六帖四十四引韓子曰：趙簡王問解狐孰可為上黨守。曰：荆伯柳。王曰：非子之讎乎。曰：舉賢不避仇讎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先慎曰：乾道本無諱字。顧廣圻云

今本道下有遠字。先慎案今本有遠字是。今據補。此條不見上經。疑南面篇文錯簡在此。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

○先慎曰：夫當作曰。

不為人所容

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

人臣，○趙用賢曰：介異。言介然異於人臣也。而獨忠於主。○先慎曰：乾道本無忠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獨下有忠字。今據增。主賢明，能

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

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虞文韶曰：下矣字張本無。

梁車爲鄴令，○先慎曰：各本爲上有新字。據白孔六帖十。九引刪。虞文韶云：前後俱無新字是也。其姊往看之，暮而後至，閉

門，○先慎曰：各本無至字。閉門作門閉。據白孔六帖。增改。御覽四百九十二五百一十七引作暮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

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先慎曰：白孔六帖引免之令作逐之。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

，○顧廣圻曰：上文云綺烏皆未詳。先慎曰：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綺邑。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

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之字。先慎案御覽引有。今據補。

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集解 卷十二 外儲說左下

# 韓非子集解卷十三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

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

○顧廣圻曰：合。當作舍。形近誤。此舍與道。勢與行。皆相對。行去聲讀之。難一篇。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又難二篇。不出

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之行。句例同。又用人篇。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五蠹篇。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句例皆同。王先謙曰：道。由也。行。如字義順。不必讀去聲。

是與獸逐走

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

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

○顧廣圻曰：遇當作適。

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

狂喬，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不駕鹿；

○先慎曰：乾道本不作而。顧廣圻云：而當作不。先慎案張榜本作不。今據改。

薛公知之，故與二爨博；

○盧文弨曰：疑爨作爨。下同。俞樾曰：爨子。卽闕子也。爨與闕音近。說文門部闕妄入宮掖也。讀若闕。卽其例也。列子說符篇。宋有



蘭子者。釋文云。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是蘭子之蘭。卽蘭之引申義。故此書以樂爲之矣。先慎曰。說文樂從繚聲。學從繚聲。二字聲同。釋名釋宮室。樂。樂也。其體上曲。學。拳然也。易中孚有孚學如。一本作學。是樂學二字義通。故本書以樂爲學。蒼頡篇學。一乳兩子也。說文學。一乳兩子也。其言二樂者。謂昆弟皆來博也。則樂爲學。段借。仍當以雙生訓之。愈以樂爲蘭。失其旨矣。此皆知同異之反也。

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鳥。  
○先慎曰。乾道本鳥作焉。拾補作馬。案焉馬二字皆鳥字。形近而譌。說作鳥不誤。今從張榜本作鳥。

二，人主者，利害之軛轂也。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張榜本趙本提行。射者衆，故人主共矣。

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

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  
○顧廣圻曰。易下說有鞠字。患在國羊之請變，

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

也，  
○先慎曰。乾道本茂作戊。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作茂。按戊當作戊。戊茂同字也。古今人表作戊。先慎案漢表

與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  
○先慎曰。乾道本茂作戊。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作茂。按戊當作戊。戊茂同字也。古今人表作戊。先慎案漢表

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

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

○先慎曰。以字當在能字下。以。用也。言昭侯能用術。故每聽必獨寢。

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先慎曰：知貴，疑欲知之誤。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先慎曰：乾道本則下

有其字。盧文昭云：一本無則字。王渭云：其字衍。先慎案張榜本無其字。今據刪。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先慎曰：乾道本無始坐二字。盧文昭云：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據補。

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

○王先謙曰：以下文例之。句末當有矣字。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

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

曠之所謂。○先慎曰。歸謂歸其舍。未醒。取上酒酌言。寤寐思之。恍然有得。不待酒醒也。

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

，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

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先慎曰。乾道本粟作粟誤。今據趙

本改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前樹曰。餘字衍文。散府財與發廩粟相對。爲文。不當有餘字。涉下文府無餘財而衍。倉無陳粟，府無餘

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先慎曰。惠施。當作施惠。

已與二弟爭民。○先慎曰。乾道本無民字。顧廣圻云。今本爭下有民字。已讀爲以。盧文弨云。已字張本作不。先慎案已以古通。顧讀是爭下無民字則句義不完。今據今本補。居二

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盧文弨曰。子尾無出亡事。其子高疆昭十年奔晉。遂奔晉。先慎曰。左傳子夏作

子雅。古雅。夏通用。

景公與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

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

：『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

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先慎曰：二編篇作行之羣臣。下之私

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先慎曰：左昭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斗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

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贏蚌，不加

貴於海。○先慎曰：乾道本蚌作蚌。無加字。今依拾補改增。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

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

民，○願廣圻曰：秦當作齊。周，通也。謂邇齊國之人。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

乎！」○盧文弨曰：孫貽穀云：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媯平采芑，歸乎田成子。此疑有誤。俞樾曰：已當作芑。昭十二年左傳：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與此文義相似。史記載此歌正作芑。惟此本以謳苞爲韻。芑子爲韻。史記作歸乎田成子。歸與謳則非韻矣。當以此爲止。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先慎曰：晏子春秋外篇女作汝

○同字。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先慎曰：之歌舞當作歌舞之。故曰：「其

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

，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

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

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先慎曰：田成氏御覽一百六  
十及一百七十七引無成字。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

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

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

。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

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  
○先慎曰：誅字衍。擅愛即上請爵祿行之大臣也  
禁擅愛之臣。與下文禁侵陵之臣句例正同。而必德厚以與

天下，齊行以爭民，  
○先慎曰：乾道本民作名。顧廣圻云：天字衍。藏本名作民是  
也。見本書難三篇。先慎案顧說是。拾補亦作民。今據改。是皆不乘君

之車，不因馬之利，  
○先慎曰：君之車當作車之安。車之安與馬  
之利相對爲文。上云託車輿之安。即其證。釋車而下走者也。  
○先慎  
曰：乾

道本無釋字。顧廣圻云：車字當衍。今本車上有舍字者非是。先慎案顧說非。御  
覽六百二十四引車上有釋字是。此與外儲說左上釋車而走句例正合。今據增。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

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先慎曰。乾道本師曠下有不知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不知二字。先慎案御覽引亦無不知二字。

今據刪。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

，有漸而以至矣。』○先慎曰。拾補無以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以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以字誤。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

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

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

。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盧文弨曰。家語致思篇作蒲宰。先慎曰。說苑臣術篇作蒲令。家語卽本說苑。魯以五月起衆爲長

溝。當此之時，○先慎曰。各本時作爲。據御覽八百四十九引改。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先慎曰。漿飯。粥也。要作

溝者於五父之衢而冷之。○先慎曰。御覽二十二及一百九十五八百四十九引飯並作飲。下覆其飯。並作覆其飲。孔子聞之，使子

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冷之？』子路怫然



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其不可何也？』

○先慎曰：各本無其字。據御覽引補。

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

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止徒役而飡之，

○先慎曰：各本此作令。據

御覽引

改。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

。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喬華士昆弟二人者。

○顧廣圻曰：論衡非韓篇作語。荀子宥坐篇楊倞注引此  
士作仕。先慎曰：御覽六百四十五引語作橋。無者字。

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

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執而殺之，

○先慎曰：乾道本作使吏執殺之。盧文弨云：執下脫而字。荀子注引有。先慎

案荀子注引無吏字。御覽引作使執而殺之。今據改。

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

『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

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

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

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

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

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

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

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

又下有非字誤。

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

之不止，○先慎曰：御覽引御作引。止作至。

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

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

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

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

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先慎曰：北堂書鈔四十五引者下有名字。

太公望聞之，

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

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裔，天下賢

者也。夫子何爲誅之？』

○先慎曰：北堂書鈔引鈔引無夫子二字。

太公望曰：『狂裔也。○先慎曰：也字衍文。』議

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先慎曰：北堂書鈔引議作義。二字古通。

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

·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

○先慎曰：乾道本託上有許字。以旋二字作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許字。於作以旋。今據改。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

：『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三引無之字。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千金

之鹿者，何也？○先慎曰：各本千字作一。無何也二字。據論衡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三引補。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

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先慎曰：御覽七百五十四

引潘其作潘者。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

昆弟博，○先慎曰：令之當作令其。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閒，謁者言客張季之子

在門。○先慎曰：張榜本無之子二字。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子

不為文也。一立有聞，時季羽在側，○顧廣圻曰。季羽未詳。先慎曰。時字疑衍。曰：『不然。竊聞

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弨云。張本有

補。今據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

！』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

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

，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私競勸而遂為之。○先慎曰。乾道本私作斯。

案私斯二字聲近而誤。張榜本趙本作私是。欒子弟兄。見薛公遺季因私相勸勉為薛公。斯字誤。今據改。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

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鳥者斷其下翎，○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翎作領。下有焉斷其下領五字。今據御覽

九百二十事類賦十九引增刪。則必恃人而食，○先慎曰。事類賦恃作待。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

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

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  
○先慎曰：惑字失韻疑誤。其知

，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

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日，申子曰：『慎而

言也，人且知女；  
○俞樾曰：知當作和字之誤也。和與下隨字相爲韻。下文匪與意臧興行皆相爲韻。若作知則首句失其韻矣。慎而行也，人且

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

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  
○先慎曰：乾道本田上有圈。今從趙本。對曰：『鳥以數百

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

，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  
○先慎曰：漢藝文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云：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注別錄云：鄭人不知其名。袁淑真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

，  
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爲名。曰：『田子方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圻云：今本有曰字。今據補。知欲爲廩，而未得

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日，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  
○顧



廣圻曰：漢書古今人表中有唐易子卽此。上文云鞠。或其名。

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

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

何其不謹廩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盧文弼云：二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

然則爲天下，何以異此廩！

○先慎曰：乾道本王作故。異作爲。拾補爲作異。顧廣圻云：今本改作王。下爲字作異。今據改。

今人主以二

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

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總行。

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

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盧文弼曰：秦本作以。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引當作以。曰當作日。皆字之誤也。隸書以字或作臥。因誤爲引矣。蓋因客說宣王。宣王說而太息。故左右以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也。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日，薛公

相齊，齊威王夫人死，○顧廣圻曰：齊筆無威字。楚筆云：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云云不同。有十孺子皆貴於王。

○先慎曰：各本有上有中字。據御覽六百二十六七百一十八引刪。又御覽注云：所親者九十人。當亦本書舊注。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

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

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先慎曰：乾道本勸下有之字。顧廣

圻云：藏本今本無之字。先慎案北堂書鈔三十一引亦無之字。今據刪。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先慎曰：張榜本玉誤王。而獻之王，以

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顧廣圻曰：六字為一句。言秦策作立。曰：『

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道作通誤。策穴誤作而當依此訂。先慎曰：吳師道策補云：韓非子道而作道穴

以告甘茂。○先慎曰：乾道本以上有曰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曰字。策無。今據刪。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

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

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

，乃逐之。一日：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

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衍下有其字。臣下有者字。盧文弨云：其字者字一本無。今據刪。不敢離主

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

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

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

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

里疾已道穴聽之矣。○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也。據張榜本趙本改。見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先

境內盡知之。』○先慎曰：乾道本月作日。拾補作月。盧文弨云：日字譌。顧廣圻云：日當作月。今依拾補改。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

匈也？何道出？』○先慎曰：道。由也。言人匈匈。謂兵秋起攻韓。何由出此言也。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

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

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

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

諸侯矣。○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逃下有入字。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先慎曰：乾道本而上有通字。盧文昭云：通字衍。先慎案御覽八百五引無通

字。今據刪。張榜本而誤有。

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

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溺可以盛酒，

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先慎曰：乾道本下有乎字。盛水作

作盛。今據刪改。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先慎曰：乾道本主上有之字。盧文昭云：之字衍。張本無。今

據刪。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

「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

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日堂谿公見昭侯曰：○先慎曰：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三百九十三七百六十一

引公作空。下同。「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

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

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

玉卮之無當也。』  
○先慎曰：各本無也字。  
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

恐夢言泄於妻妾，

申子曰：『○先慎曰：舊連  
上。今提行。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

為天下主。』  
○顧廣圻曰：主當作  
王。與上文明聰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

不售酒酸。  
○先慎曰：各本然而作著然。盧文昭云：著然孫云文選與滿公琰書注引  
作然而。先慎案藝文類聚九十四御覽八百二十八引並作然而。今據改。怪其故，問其所

知閭長者楊倩，  
○先慎曰：乾道本閭作問。趙本脫。拾補作閭。盧文昭云：閭字脫。選注有。意林同。顧  
廣圻云：當作閭。韓詩外傳云：問里人。說苑晏子春秋同。先慎案盧顧說是。藝文類聚御

覽引並作閭。今據補。藝  
文類聚引侍作青。下同。倩曰：『汝狗猛耶？』曰：『○盧文昭曰：下曰字藏本張本皆無狗

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

，而狗迓而齧之，  
○先慎曰。拾補齧下旁注齧字。案說文無齧字。齧。齒也。齧。噬也。明此作齧是。下文趙本亦誤作齧。藝文類聚引迓作迓。 此酒所以酸

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狗上有猛字。 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

之主，  
○先慎曰。拾補明作輔。盧文弨云。文選注引作輔。顧廣圻云。明字是。韓詩外傳七云欲自萬乘之士。白。明也。荀子外傳多言曰。其義皆同。先慎案顧說是。藝文類聚御覽引正作明。御覽引下有往字。

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故桓公問管仲曰：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曰字。今據補。 『治國最奚患？』對曰：『最

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

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

，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

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

；  
○先慎曰。富當作輔。聲之誤。 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  
○顧廣圻曰。不當作所。晏子春秋云。則爲人主所

案。據腹而有之。說苑云。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案安同字。察即察。形近譌。又案依二書此而上當脫腹字。 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



禁，

○先慎曰：乾道本禁下有禦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禦字。先慎按禦字不當有。下文無。卽其證。今據顧校刪。

明爲己者必利，而不爲己者必

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

主之情，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情有矣字誤。

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

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

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

問管仲曰：

○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桓下提行。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桓上有一曰二字。按有者是也。先慎案今依趙本連上補一曰二字。

「治國何患？」對

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

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

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

○顧

廣圻曰：危當作安。說見上。安據運文失其讀者改之耳。

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

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先慎曰：說本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桓公管仲作景公晏子。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

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

○顧廣圻曰：依下句當衍殺字。先慎曰：下句誅字乃流字之誤。不得據以爲例。誅殺謂罪而殺之也。殺字

非衍文。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

流共公於幽州之都。

○先慎曰：各本流作誅。據御覽六百四十五引改。尙書孟子並作流。

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

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

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

○孫詒讓曰：茅門。下作茆門。說苑至公篇與此略同。亦作茅。案茅門。卽維門也。說文佳部維古文作𦉳。或省爲弟。與茅形近而誤。史記晉世家築茅闔門。卽

春秋定二年經之維門兩觀也。諸侯三門庫維路外朝在維門外。茅門之法。廷理掌之。卽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也。天子諸侯三朝。皆有廷士。理字通。先慎曰：孫說茅卽弟之誤是也。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正作弟。可證。曰

：『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雷者，廷理斬其轡，戮其御。』於

是太子入朝，馬蹏踐雷，廷理斬其轡，戮其御。太子怒，

○先慎曰：廷理之執法也。

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

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

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尙校也。

○盧文弨曰：尙上同校。疑當作陵。說苑至公篇作下陵上。先慎曰：此當作下校尙

傳寫誤倒耳。下校尙謂下亢上也。國策秦策足以校於秦矣。高誘注：校猶亢也。校尙誤倒。說苑乘作棄。校作陵。皆劉向所易。未可據。

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尙校

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

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

，車不得至於苑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苑門。

○孫詒讓曰：說苑楚莊

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

廷理曰：

○顧廣圻曰：說苑云：少師慶。

『車不得至苑門，非法也。』

○先慎曰：至苑門三字當重。

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笏而擊其馬，敗

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苑門。廷理曰：『非法

也。一舉受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先

○虛文弘曰：說苑作少君在後而不豫。下矜矣

○北堂書鈔三十六引老

主作先王。說苑作老君。

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

○先慎曰：御覽六百

二字。矜與賢聲相近。古通假。文子上仁篇矜與賢韻。矜矣猶賢矣。此楚王贊美廷

理也。書大禹謨傳。自賢曰矜。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矜下云矜借爲賢。亦通。

是眞吾守法之臣也。

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

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

萬乘，所不窺也。

○先慎曰：魏與篠同。荀子賦論

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

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

○顧廣圻曰：信字當衍。

疑母盡以聽疑也。

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

乘而不窺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

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

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先慎曰：繩，謂繩墨。而疑之

所言，法之內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所字。今據補。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

受也。○先慎曰：張榜本此下有如。是則疑不得長臣矣九字。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

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曰：

○顧廣圻曰：藏本重薄媼二字。『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

之媼，○先慎曰：以當作己。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

？』○先慎曰：乾道本無愛字。顧廣圻云：藏本無愛字。今本有。依下文當補。今據增。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

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

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姬。○先慎曰：乾道本無更字。盧文昭云：張本有。今據補。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

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顧廣圻曰：反宮作及。一曰，

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顧廣圻曰：謂宮作爲。先慎曰：爲謂古通用。不必改作。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

○先慎曰：乾道本吾作五。據趙本改。北堂書鈔三十六引正作吾。

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

入。○先慎曰：乾道本無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案下有入字。先慎案北堂書鈔引亦有。今據補。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

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

○先慎曰：毋幾索入。謂毋望索入也。史記：晉世家毋幾爲君。呂不韋傳：則子無幾得與長子。索隱云：幾。猶望也。此文語意正與相同。

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

○先慎曰：又讀爲有。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

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

○先慎曰：效當作較。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



？」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

之衣而歸。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衣當作夜。先慎案顧說非。御覽四百三十八又八百十九八百二十六引並有而字。今據補。北堂書鈔三十六引無而字。陳禹謨據誤本改之也。

其父

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

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

○先慎曰：壺當作甕。形近而誤。酒。飲也。

生肉不布，

○先慎曰：左

昭十六年傳注。布。陳也。

殺一牛，徧於國中，

○先慎曰：言不獨食。

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

○先慎曰：功謂女功。

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

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

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

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

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

○孫詒讓曰：慎讀為順。產

與生義同字通。迎殺迎當為逆。慎產者言。文公所言皆是順其生之事。迎殺者。言賊為逆而殺之之事。順逆生殺。文正相對也。

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

『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

：『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

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

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

罪，文公隕涕而憂。○先慎曰：不非法則失信。行法則失貴重之臣。故憂而不決。吏曰：『請用事焉。』遂斬

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

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

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盧文弼曰：張本兵下有東字。伐衛，東其敵，○顧廣圻曰：與左

傳不同。呂氏春秋簡選篇亦云。東衛之敵。先慎曰：商君書賞刑篇反鄭之取五鹿，攻陽勝虢，○顧廣圻曰：陽當

即陽繁。勝伐曹南，圍鄭，反之陣，○王渭曰：呂氏春秋反鄭之陣。高注：反覆。覆鄭之陣。先慎

注異。國語此注上引賈侍中唐尚書說。蓋此注亦本前儒。雖未明其人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

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成衡雍之義；

○先慎曰：乾道本原作城。盧文弨云：城字譌。今據拾補改。

一舉

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

○顧廣圻曰：如當作知。下同。

不

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

其國。

○先慎曰：乾道本無國字。顧廣圻云：今本其下有國字。今據補。

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亂臣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亂臣。案當重下屬。今據補。

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

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

，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以作絕誤。按此當重以解左髀說右髀七字。先慎曰：趙本作以不誤。

是身必死，而

說不行者也。

# 韓非子集解卷十四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下字。今據補。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

令臣操之。故曰共也。

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

既善馭馬。又能忍渴。及至

舜趨以。送不能制。○盧文弨曰。注渴誤得。先慎曰。趙本渴作竭。亦誤。

子罕爲出彘。

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篡君。亦威分出彘之類也。

田恆爲圍池。

擅行賞人

歸之因弑簡公。亦分圍池之比也。

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覈之共琴也。

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罔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

法曲則亂。

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非上有而字。今據增。今本仁下作不仁誤。

爵祿生於功。

功立則爵生。

誅罰生於罪。

罪著則罰生。

臣

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非字。顧廣圻云。今本而下有非字。按依上文而當作非。先慎按上脫而字。此脫非字。並改從今本。

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

○先慎曰：上欲治強，則必正法，故不仁。下欲爵祿，乃盡死力，故非忠君。

昭襄

知主情，

但當自求理以警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為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

而不發五苑；

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王以為無功受賞，因止之也。

田

鮪知臣情，

但當立功。蓋因不須私忠於上也。

故教田章，

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

而公儀辭魚。

以為違法受魚則失魚。

故不受。○盧文弼曰：注一本為誤作達。脫故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

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

任。終不成。○

人主鑒於上也，

○盧文弼曰：上張本作士。顧廣圻曰：藏本上作士。按此當作下。先慎曰：上字不誤。上謂上古也。蘇代非齊。潘壽言禹。是一橫說。一豎說。兩事比勸。語

極明顯。張榜本亦誤作士。

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

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啓取之。王遂崇子之。

人主無

所覺悟，

○先慎曰：拾補悟作寤。

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

方吾知人皆知己不與同服者共

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而擅己。况君權可借臣乎。○顧廣圻曰：衣於當作於衣。舊注未論。

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

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

王圃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王先謙曰：注王下奪觀字。先慎曰：趙本注平陽君之目。目諱自。

如

周行人之卻衛侯也。

衛侯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先慎曰：注衛侯張榜本趙本並作君。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更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

不改操。殷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先慎曰

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執敢不正。故明主

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本動。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先慎曰。

注萬本當作萬葉。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

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顧廣圻曰。此二十二字。舊注誤入正文。故所遇術者，如造父

之遇驚馬，○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驚作駕。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

驚矣。○顧廣圻曰。此十九字舊注誤入正文。是以說在○顧廣圻曰。是以說在例不復出。此當衍其一也。椎鍛平夷，榜檠矯直，

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先慎曰。敗當作則。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

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

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



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

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

之泣也。

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卻。送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先慎曰。注乾道本得上有後字。今從趙本刪。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

意所欲。馬必隨之也。

恣欲於馬者，擅轡

箠之制也。

以鞭箠專制之。故馬不違也。

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箠之

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

疑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

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箠不用，而

擇欲於馬，

○先慎曰。此下當更。有擇欲於馬者五字。

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

○顧廣圻曰。馬當作駕。

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

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

能行十里，共故也。

○孫詒讓曰。革勒二字通。說文勒。馬頭絡銜也。詩小雅。蓼蕭箋革冲冲。傳。革。轡首也。革即鞮。革亦即勒也。

田連成鞮，天

下善鼓琴者也。

○先慎曰。依上文善上有之字。

然而田連鼓上，成鞮擲下，

○先慎曰。各本擲作鞮。拾補引孫詒讓云。文選琴

賦注。引作獸。顧廣圻云。當依選注引作  
攝。先慎按說文。屬。一指按也。今據改。

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共字。顧廣  
圻云。藏本今本亦下有共字。今

據增

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

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

○先慎曰。依上文  
琴上當脫鼓字。

人主又安能

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

○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拾補  
有。盧文弨云。脫。今據補。

一日，造父爲齊王駙駕，

渴馬服成，

令馬忍渴。百日服  
習之。故成也。

效駕圍中。渴馬見圍池，去車走池，駕敗。王

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

○先慎曰。乾  
道本無彘字。

顧廣圻云。藏本今  
本有。今據補。

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

『慶賞賜與，

○先慎曰。與當作子。說文。與。彘與也。予。推  
予也。義別。下文作予。二柄篇亦作予。不誤。

民之

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

『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

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

罕用刑服國。是由出疑用威懼焉。○  
盧文弨曰。注用威懼馬。馬譌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設慈愛，明寬厚

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

成恆以仁厚為圃池也。一日，造父為齊王駙馬，以

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

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

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

禁其眾久矣，而田成恆利之。是田成恆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日，王

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

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

○先慎曰。經無成字。成乃其諡。此作成恆複。  
呂氏春秋慎勢篇淮南子人閒訓同。並誤。  
以仁濟物。猶圃池也。○盧文弨  
曰。注猶張本作由。與上注同。  
○王先謙曰。下  
服成二字當衍。  
○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手當為  
毛之誤。馬欲馳。其毛先豎。至今猶  
然。察毛吻文。謂察馬之毛與吻文也。漢書王褒傳。傷吻徹策而不進於行。說文吻。口邊也  
此言毛色動則吻不至於傷。是其所駕之馬。本欲馳也。故下云且發矣。於期因拊而發之。  
○先慎  
曰。逸

當作突。實

溝寶也。馬退而卻，策不能進前也；馬駢而走，轡不能止也。

○先慎曰：乾道本止作正。

盧文昭云：正。秦本作止。今據改。

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

○先慎曰：乾道本賞作賀。張榜本作賞。御覽四百九十四六百三十三引並作賞。今據改。

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

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

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

○先慎曰：御覽引殺作死。

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

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池也。

○先慎曰：常。拾補作

恆。按常字漢人避諱

改。趙本池作地誤。令王良造父共車，

○先慎曰：趙本令上衍今字。

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

敗而道不至也。

○先慎曰：入當作出。

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

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

○先慎曰：下文無家字。

公孫述出見之，

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

：『訾之，人二甲！』

訾，毀也。罰之也。○先慎曰：注意謂毀其人而罰以甲也。是一訾字而用兩義。以申其說矣。案訾之人二甲者，謂量其人二甲也。國語齊語訾相其實。高注列子

說符財貨無訾。張湛注並云。訾。量也。量財貨曰訾。量民之貧富亦曰訾。之。猶其也。人謂里人計里買牛之力量之可以出二甲。非里中人人二甲也。下文屯二甲。即其義。

夫非令而擅禱者

，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昭云：張本有。今據補。

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

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

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

○先慎曰：塞，賽義。同。史記封禪書冬

賽。索隱：賽。謂報神福也。漢書賽並作塞。

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

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

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

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

，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

爲之？』訾其里五與伍老屯二甲。

屯。亦罰也。○先慎曰：屯無對。義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屯。亦郝也。一郝之中。或里正。或伍老。

量出二  
甲。

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

：『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

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

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

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

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先慎曰：乾道本釋勢作適勢。顧廣圻云：吾適勢

句絕。與民相收若是句絕。吾適不愛。不字當衍。而民因不爲我用也。因當作固。此以適勢適愛相對。藏本今本勢上

適字作釋非。俞樾云：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從之。上文云：彼民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

之爲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間。本是以勢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遂不爲我用矣。故不如絕愛道爲得

也。文義本甚分明。因釋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爲適勢。顧氏謂適勢適愛相對。非是。先慎按俞說是

●改從  
藏本。

謂草木著地而生也。○俞樾曰：著字衍文。蓋涉下文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今發五苑之蔬草者而於草下行者字。又因草字及下蔬

榮字皆從艸。遂又誤者爲著耳。注謂草木著地而生。殊爲曲說。先慎曰：俞說是。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四百八十六

九

●九百六十四。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初學記二十八。並引無著字。草作果無下果字。因誤衍已久。姑存之。

韓非子集解 卷十四 外儲說右下



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

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

○先慎曰：乾道本果作草。拾補作果。盧文弨云：張本作草。顧廣圻云：今本

草作果。按下文云：不如棄棗蔬而治互異。未詳。先慎按作果者是也。下文蔬蔬棗栗。蔬蔬草。橡栗果屬。故此婚文云蔬果。若作草字。則偏而不備。下云棄棗蔬而治。即其例。經注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人。蔬果二字。本此。是注所見之本尚不誤。顧氏未之審耳。改從今本。御覽引作果蔬。

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今發五

苑之蔬蔬棗栗，足以活民，是使民有功與無功互爭取也。

○先慎曰：各本使作用功下無互字。

據藝文類

聚散。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

○先慎曰：白孔六帖卷九十九引韓子秦飢應侯曰秦王五苑之棗栗。足以活

人。請主發與之。惠王依之。疑一曰以下。脫文。惠當為昭之誤。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張榜本趙本提行。

「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

，先富而國。」一曰，田鮪

○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鮪作修。

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

，臣賣智力。故曰：「自恃無恃人。」

○先慎曰：各本無「」字。據御覽引補。

公儀休相魯，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儀休作係儀讓。韓詩外傳三有。先慎曰。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覽三百八十九。九百三十五。事類賦二十九。引並作公儀休。淮南子道應訓作公儀子。高注公儀休

故魯博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

○先慎曰。御覽事類賦引國作邦。

公儀子不受，其弟諫

士也。○先慎曰。韓詩外傳與此同。淮南子作弟子誤。

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

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

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

○盧文昭曰。自給二字。張本無。顧廣圻曰。自富

作日。先慎曰。韓詩外傳淮南子無致我二字。蓋本書一本作日給。一本作致我。校者識於其下刊時失刪。遂致兩有。顧氏不考而改自爲日。終不可讀。張榜本無能自給三字亦非。

我又不能自給魚

，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

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三，○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

『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

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

○先慎曰。乾道本無管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管字。今

據補

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

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

○王涓曰之字

衍。戰國

策無。

一日，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

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

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

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亡作任誤。

曰：

『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

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

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

壽謂燕王曰：

○顧廣圻曰。燕策作鹿毛壽。燕世家同。正義云一作屠毛。甘陵縣本名屠。索隱云。春秋後語亦作屠毛壽。又引此。

『王不如以國讓子

之，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田，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

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

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先慎曰：乾道本

無是字。顧廣圻云：今本於下有是字誤。按此當依策。衍於字屬下補子字。先慎按乾道本脫是字。此當各依本書。今據今本增。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闕者，

○先慎曰：拾補闕作隱。虛文昭云：藏本張作闕。顧廣圻云：今本闕作隱。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

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先慎曰：問何以如益。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

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

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爲作

○顧說非。爲字下屬讀于嬌反。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

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

。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

也。○先慎曰：乾道本羽翼作淺娟。拾補作羽翼。虛文昭云：張本作淺娟。顧廣圻云：今本作羽翼。先慎按漢書張良傳。太子相四皓。高帝曰：羽翼已成。則巖穴之士。真人主之羽翼。淺娟二字不辭。改從今本。今

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

○先慎曰：乾道本

褫作號。顧廣圻云：號藏本作褫。今本作褫。按此未詳。先慎按作褫是也。說文褫：奪衣也。易訟卦：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侯果云：褫，解也。褫字從衣旁。乾道本譌作号旁。藏本又譌為足旁。因去虎上广以成字耳。改從今本。

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

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

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

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

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

之，而更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

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子之二字。虞文昭云：舊不重。張本

有。顧廣圻云：藏本重子之是也。策有。今據補。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

○先慎曰：據經。服。衣也。

族者共家。○顧廣圻曰：不上富有居字。先慎曰：張榜本脫不字。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趙本摺行。「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曰不可復憎

；不可以佯憎人，一曰不可復愛也。」○先慎曰：佯愛人。佯憎人。皆當重。故佯憎佯愛之徵

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轍之。轍而觀之虎○先慎曰：乾道本無之虎二字。張榜本趙本之虎二字作觀之。趙無注文。顧廣

圻云：觀之二字。此舊注誤入正文。先慎按御覽九百七。事類賦二十三引轍下有之虎二字。虎字屬下讀。今據增。盼然環其眼。○王渭曰：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玉渭曰：盼當作盼。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三

引盼作眄亦非。說文：盼。恨視貌。盼眄二字形與盼近而誤。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

目，可惡過此。○先慎曰：事類賦注引本書注云：平陽君王弟也。今本脫。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

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



「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

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先慎曰。

諸侯辟疆諸侯燬兩諸字。皆涉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句而誤。諸當作衛。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拊

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一攝

萬目而後得，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先慎曰。乾道本不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八字。據御覽八百三十四引增。張榜本上句不字作若。據誤本而改也。

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

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筆指

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

造父方耨，○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得作時誤。按得上有脫文。俞樾曰。得當作見。因古得字作見。

故得與見二字往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論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並其證也。趙本改得爲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脫文。亦失之。馬驚而不行。其

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先慎曰：父。下衍子字。請造父助我推車。○顧廣圻曰：推。車二字當衍。造父因

收器輟而寄載之，○先慎曰：輟。而二字倒。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

而馬轡驚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先慎曰：驚字不誤。轡當作又。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

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令使身佚，○先慎曰：乾道本使身二字倒。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身使作使身。今據乙。且寄載，

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

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策也。○先慎曰：拾補。雖下有使字。盧文弨云：張本有。有術以御之，

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盧文弨曰：致。藏本作制。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槩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

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

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閒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顧廣圻曰：下文無斗參作升石。按此未詳。孫詒讓曰：商子定分篇。主法令之吏。謹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此押券卽右券木押。押與押迴。說文。木部。檢。押也。參升二字疑衍。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顧廣圻曰：罷食句絕。後字當衍。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孫詒讓曰：升石當依上作斗石。斗升隸書形近而誤。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

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

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

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  
○先慎曰：拾補至作致。虞文昭云。張本作至。顧廣圻云。藏本同。

致誤。今本至作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先慎曰：乾道本稅下有者字。今據御覽六百二十七引刪。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

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更無私利而正矣，』  
○先慎曰：辭意未完。當有脫文。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

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

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  
○先慎曰：乾道本無及字。趙本有。御覽五百四十一引亦有。今據補。桓公歸

以告管仲。管仲曰：『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管仲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先慎案御覽引亦重管仲二字。今據補。畜積有腐棄之財

，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諭宮中

有婦人而嫁之，

○先慎曰：乾道本論作論。據御覽引改。

下令於民曰：

○虞文昭曰：曰。張本作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曰作也。誤。先慎曰：御覽引亦作曰。

「丈夫二十而室，

○先慎曰：御覽引二十作三十。

婦人十五而嫁。」

一日，桓公微服而行於

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

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

：「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

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

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

言雕飾之。○俞樾曰：挑當讀爲翟。下文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注云馬有翟之文是也。挑從兆聲。與翟聲相近。故翟通作挑。

尚書顧命。王乃洮頽水。鄭譌洮爲濯。詩大東篇佻佻公子。韓詩佻作翟。爾雅鱒魚鱒小者洮衆。家本洮作濯。並其例也。舊注不知挑卽翟之假字。而訓爲雕飾誤矣。先慎曰：俞說是。御覽七百四十六。八百九十六。引挑作桃。拾補

作桃。盧文弨以挑字爲譌非也。挑桃並置之假借。

鉤飾在前，

約劍使奮也。

錯鋳在後，

鏤。鏤也。以金飾之。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一引錯作綴。

馬欲進，

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鋳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

：「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

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

言賞則有毀。罰即有譽。故不知其所由。○先慎曰：事類賦引民中立作猶人處急世。注即字。趙本作則。

此亦聖人

之所爲泣也。」一日，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

馬有翟

前則有錯飾

，後則有利鋳，

○先慎曰：乾道本脫下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則下有有字。依上文當補。今據增。

進則引之，

○先慎曰：乾道本進上有筴字。顧廣圻曰：筴字衍

藏本今本無進字。此誤刪。先慎按顧說是。筴字不當有。今據幾榜本趙本刪。又按顧云：今本多與張趙本合。惟此條不同。故出之。

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

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腳，造父見之而泣，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拾補有。

盧文弨云：脫。張本有。今據補。

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

引所以退之也，利鋳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

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



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此言聖人見天下無道，則泣也。此言聖人見天下無道，則泣也。此言聖人見天下無道，則泣也。

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亦猶木之於水也。木之於水，猶君之於民也。水涸則木亡，君亡則國滅。故聖王必先慎乎民，民安則國安，國安則天下歸之。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亦猶木之於水也。木之於水，猶君之於民也。水涸則木亡，君亡則國滅。故聖王必先慎乎民，民安則國安，國安則天下歸之。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亦猶木之於水也。木之於水，猶君之於民也。水涸則木亡，君亡則國滅。故聖王必先慎乎民，民安則國安，國安則天下歸之。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亦猶木之於水也。木之於水，猶君之於民也。水涸則木亡，君亡則國滅。故聖王必先慎乎民，民安則國安，國安則天下歸之。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亦猶木之於水也。木之於水，猶君之於民也。水涸則木亡，君亡則國滅。故聖王必先慎乎民，民安則國安，國安則天下歸之。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亦猶木之於水也。木之於水，猶君之於民也。水涸則木亡，君亡則國滅。故聖王必先慎乎民，民安則國安，國安則天下歸之。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亦猶木之於水也。木之於水，猶君之於民也。水涸則木亡，君亡則國滅。故聖王必先慎乎民，民安則國安，國安則天下歸之。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亦猶木之於水也。木之於水，猶君之於民也。水涸則木亡，君亡則國滅。故聖王必先慎乎民，民安則國安，國安則天下歸之。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亦猶木之於水也。木之於水，猶君之於民也。水涸則木亡，君亡則國滅。故聖王必先慎乎民，民安則國安，國安則天下歸之。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韓非子集解卷十四終

# 韓非子集解卷十五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先慎曰乾道本下行有難三第  
三十八六字顧廣圻云子目衍當

刪今依

顧校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  
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戰，彼衆我寡，爲

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  
禮繁縛。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

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  
非諂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

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

季對曰：『焚林而田，偷也。  
苟且也。取多獸，後必無獸，  
○先慎曰。乾道本無取字。必上有不字。顧廣圻云。今本偷

下有取字。無不字。先慎案此皆四字句。有取字無不字是也。改從今本。呂氏春秋寧行覽賞作焚敵而田。豈不覆待。而明年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

復。』因詐得利。必以詐為俗。故無復有忠信。○先慎曰。乾道本注為作偽。無作言。據趙本改。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

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先慎曰。呂氏春秋云。文公用舅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

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

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顧廣圻曰。君當作者。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

，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

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

也。○先慎曰。乾道本下因字作問。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問作因誤。按有當作在十字為一句。先慎按顧說非問字涉上文而誤。因大小緩急而對。謂因其問之大小緩急而對也。正承上凡對問者有因而言。若作問字。

則文氣不屬。改從今本。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

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

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

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

之死不及，

○顧廣圻曰。拔拂同字。或當衍其一也。先慎曰。拔今日之死不及。與孟子救死猶恐不暇。語意正同。拂即拔之覆字。或一本作拔。一本作拂。校者旁注於下。而失刪耳。

安暇

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

○先慎曰。詐

於當作於詐。詐敵，萬世之利也。

○先慎曰。乾道本也字作而已二字。拾補無而字。熾文昭云。而字藏本張本無。已字張本作也。今據刪改。

故曰：雍季

之對，不當文公之間，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

，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

○先慎曰。乾道本下謂字作請。顧廣圻云。今本請作謂。先慎按作謂是。言舅犯謂詐其敵。非謂詐其民也。請乃謂字形近而譌。改從

今本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

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

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

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

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一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

○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於文弼云：此二句乃述仲尼之語也。字脫。藏本有。今據補。

仲尼不知善賞也

！  
仲尼不知善賞。  
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剛畝正；

相諫故正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一引作暮年，而耕者讓畔。

河濱

之漁者爭坻，

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

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而下有漁者二字。

東夷之陶

者器苦窳，

苦窳。器也。

舜往陶焉，暮年而器牢。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器下有以字。

仲尼歎曰：「耕

漁與陶，非舜官也。

非大人之事。○先慎曰：趙本無注。盧文弼曰：張本有。

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

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藉作耕。按藉借同字。先慎曰：顧說是上文耕魚陶三項。此不言僅言耕也。躬藉處苦。

即下文以身爲苦。而後化民之義。

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

仲尼之聖堯奈何？

堯在上容人為惡。仲尼謂堯為聖者奈何。○先慎曰。乾道本容作三。改從趙本。

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

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

○王渭曰。今當作命。

舜又何德而化。

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

須舜以化之。○盧文弨曰。而。張本作之。

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

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

楯之堅，物莫能陷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吾字物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曰下有吾字。按依難勢篇此無吾字。先慎按下文吾矛之利與此吾楯之堅。語正相對。下以子之

矛陷子之楯兩子字與兩吾字文又相照。乾道本脫吾字耳。難勢篇作譽其楯之堅。文法不同。不得緣以為比。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五十三引並有吾字物字。今據補。難勢篇亦有物字。

又譽其矛曰

：「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

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昔年已一過，三年已

三過，舜有盡壽有盡，

○顧廣圻曰。上有盡二。字當衍。四字為一句。

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

所止者寡矣。

○先慎曰。乾道本以字在已者上。拾補無着字。虞文昭云。已者張本作有已。藏本作以已。顧廣圻云。以已當作已。已字句絕。以下屬。者字當衍。先慎按張榜本趙本以字在有字上



是也。謂天下之過不止耕漁陶三者。以舜舜之有盡。而治無已之過。則所止者寡矣。因以字誤移於上。而慮顧並去者字非也。今依張趙本改。

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

：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

。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

○先慎曰：言使民從已之令也。

乃躬親，不亦無術

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

主之所易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驕作令。按此當作矯。外儲說右篇云榜槩矯直。

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

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管仲有病，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

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

將奚以告寡人。」

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

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

○先慎曰：乾道本無味君二字。顧廣圻云：藏

本主下有昧君主三字。今本有味君二字。先慎按藏本衍主字。乾道本脫味君二字。今依今本增。十過篇作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

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

○先

慎曰：子首趙本作首子。

夫人情莫不愛其子，

○先慎曰：乾道本情上有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惟字。今據刪。

今弗愛其子

說見十過及二柄兩篇。

，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

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先慎曰：乾道本開上有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開字。先慎按開即開字之誤而衍。今據刪。齊衛

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先慎曰：趙本宦作官。其母不愛，安能愛君

！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俞樾曰：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為詐僞。不可以長也。管子小稱篇作務僞不久。

蓋虛不長，是其證。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先慎曰：卒字衍。而桓公弗行。○先慎曰：乾道本無而

字。盧文弼云：張本有。今據補。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顧廣圻曰：尸當作戶。下同。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先慎曰：度謂法度也。所以去豎

刁易牙者，○先慎曰：乾道本無去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去字。先慎按有者是也。下管仲非明此於桓公也。使去三子。即承此而言。明此脫去字。今據補。以不愛其身

，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

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盧文弼曰：弗張本作不。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

君。」是欲君去忠臣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欲字。拾補有。盧文弼云：欲字脫。今據補。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

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

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

，而姦不用於上，

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

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

君市，

○先慎曰。乾道本脫君市二字。顧廣圻云。今本與下有君市二字。俟下文當補。今據增。

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

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

君計臣力。臣計君祿。

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

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

○王先謙曰。數字疑衍。

上云非有度者之言。下云管仲無度。即謂此度也。數字淺人所增。

使去豎刁，

○先慎曰。句。

一豎刁又至，

○先慎曰。句。

非絕姦之道也。

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

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

，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

，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論字。按進字當衍。上文云：舅犯有三功而後論。和氏云然猶兩足斬而

實。乃論此論字之義。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

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也。○顧廣圻曰：弊讀為蔽。

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

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十三引五人作四人。高赫為賞首，

○顧廣圻曰：赫他書作敫。先慎曰：淮南汜論人間訓說苑復恩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赫。惟呂氏春秋孝行覽作敫。案敫即赫。聲近而譌。當依此訂正。史記趙世家作高共。徐廣云一作赫。張孟談曰：「

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

人國家危。社稷殆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家字誤。先慎曰：御覽引無家字。○呂氏春秋亦無。不必有家字者是。無家字者非也。顧說泥。吾羣臣無

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先慎曰：各本赫下有子字。按子字有。御覽引無。今

據刪。○呂覽作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赫。亦無子字是其證。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

臣者，莫敢失禮矣！」

○王涓曰。此因學紀聞所謂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者也。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

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

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尙誰與守哉？

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竈生龜，○先慎曰。乾道本作曰竈生龜。拾補曰作穴。盧文弨云。穴。藏本作曰。龜。藏本作龜。顧

廣圻云。今本曰作穴。龜作龜。按此當依趙策作曰。竈生龜。說苑權謀篇同。太元經第上九亦云曰竈生龜。蓋本於彼也。先慎按龜與龜曰與曰並形近而誤。據盧顧校改。而民無反心，是君

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

襄子失罰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大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字下有失字。今據補。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

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可作不。據趙本改。明

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

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

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

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

寡人也。」師曠曰：「啞！歎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

○盧文弨曰：除當作涂。淮南齊俗訓作欲塗。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先慎曰：淮南子此下有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

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夫。平公之不霸也。疑此下脫文。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

·非其行而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

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

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

爵祿以待之，○先慎曰：待當作去。此人臣之禮義也。○先慎曰：義字衍。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



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

○顧

廣圻曰。夫為人臣者至此六十一字當衍。乃舊注之錯入者耳。先慎曰。顧說非。此六十一字專指臣下言。夫為人臣者至此人臣之禮也。申上人臣之禮。師曠非平公之過。至此大逆之術也。甲上逆上下之位。又以嚴父不加於子。反譬而喻之。尤足見周秦間之文法。非舊注所能及。且注家亦無此例也。

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

○先慎曰。趙本此及下不可明也兩明字。並作行。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明。下同。馮云行宜作明。

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

兩明，

○顧廣圻曰。謂字當衍。

此為兩過，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為作謂。誤。先慎曰。顧說非。為謂同字。

故曰：「平公失君道

，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

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

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

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

，道爲虜于穆公；○先慎曰：乾道本虜上無爲字。顧廣圻云：以中國爲亂句絕。下旬屈。兩于字當作干。藏本今本虜上有爲字。先慎按有爲字是。今據補。道。由也。道爲虜于穆公。由爲

虜于穆公。雖二篇伊尹自爲宰于湯。百里奚自爲虜于穆公。自亦由也。是其證。于即干之誤。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

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顧廣圻曰：藏本欲作

與。今本欲與。而小臣不行見。○先慎曰：行當作得。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

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

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

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

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先慎曰：乾道本脫宜刑二字。顧廣圻云：今本有宜刑二字。依下文當補。舊注未諱。今

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

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

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筭之役，晉代齊也。靡筭。山名。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聞之，駕往救之。

比至，則已斬之矣。卻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

之乎？」卻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卻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

可救，○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今據補。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

非罪人，則勸之以徇，○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而。按當作不可二字。與上文不可救句相對。先慎曰。則下脫不可二字耳。顧刪則字亦非。乾道本徇作殉。據張榜本改。注

同。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及下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斬既不辜。徇又非。辜。是重不辜也。

民怨則國危，卻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

罪人，卻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卻子乃至，是韓子

之謗已成，而卻子且後至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子字誤。夫卻子曰以徇，不足以分

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不辜，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何。按句有誤。俞樾曰：此

當作是卻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今脫六字。則文義不明。下文云。故曰。卻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正與此應。可以據補。先慎曰：俞說是。

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

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助為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

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也。且望卻子之得之也。望卻子正韓子之過。今卻子俱弗得，則民絕

望於上矣。君上同惡。更何所望也。○先慎曰一本無注。虞文韶云。張本有。故曰：「卻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

也。」且卻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

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先慎曰：望絕當依上文作絕望。又使韓

子不知其失，吾未得卻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

：「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先慎曰：外諸說左下貴作尊。然而臣貧！」

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

立以為仲父，霄略曰：○顧廣圻曰。未詳。『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王涓曰。國當作貴。故請

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

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

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

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

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官之

卑者也。○先慎曰。注宜。字趙本無。盧文弨云脫。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耳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

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誄乎民萌，令

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

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

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翟橫也。○顧廣圻曰：樓翟·樓鼻翟強也。事見魏策·舊注誤甚。先慎曰：說林上樓翟作犀首張儀。 楚兩用昭景，

而亡鄢郢。昭景登之二姓。 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已利。故曰外市也。

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

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 潛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

，○先慎曰：乾道本身作手。盧文弨云：手字譌。先慎按盧說是。下則必有身死滅食之患。身死即指潛王而言。明手爲身之誤。拾補作身。今從之。 主父一用李兌，滅食而

死。 主有術；○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注下有誠字誤。 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

○先慎曰：乾道本重爭字。盧文弨云：凌本不重。今據刪。 一則專制而劫弑。○顧廣圻曰：一下當有用字。 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

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滅食之患。是樛留未

有善以知言也。』○先慎曰：有當作爲。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

○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合。

晏

子再拜而辭曰：『日嬰家貧，

○先慎曰：且當作臣。

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

』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

：『踴貴而履賤。』

○先慎曰：踴即踊之俗字。

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

』景公造

亡老反。○顧廣圻曰：造讀爲蹴。

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

卒問而對。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

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

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

苟不當。雖少猶以為多也。

無以不

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

○顧廣圻曰：藏本且作北。今本且北兩有。皆誤。

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

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

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

○盧文昭曰：非字意林無。先慎曰：意林脫非字。御覽四百九十七。六百八十四。八百四十五。事類賦十七引並有非字。公胡不雪之以政？」

○先慎曰：乾道本善上有胡其二字。張榜本無。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事類賦引並無胡其二字。今據刪。因發倉

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平公平！

胡不復遺其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

矣。」○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據張趙本提行。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

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

公行義，非爲遺冠也。○盧文昭曰：非字衍。顧廣圻曰：行當作遺。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無非也二字。不知上文行爲遺之誤而刪之也。是雖雪遺

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遺。下有宿字誤。亦下當有生字。且夫發困

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圜圜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豐，

○先慎曰：各本孟作孟。豐作鄆。王引之云：孟爲孟字之誤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書及邶。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邶。史記周本紀文王

敗書國。明年伐邶。作孟者借字。顧廣圻云：克今本作堯誤。鄆他書又作豐。

先慎案孟爲孟之誤。堯爲克之誤。御覽八十四引正作侵孟克莒舉豐。今據改。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

乃懼，誦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

○先慎曰：各本以下有請字

。案此承上請入洛西之地而言。不當有請字。淺人以下文請解炮烙之刑。遂於此誤加請字。今據藝文類聚十二引刪。

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

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

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己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姜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

？君之力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君之力也四字。虞文弨云：孫詒穀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臣之力。邪。君之力邪。此脫四字。顧廣圻云：識下當有君之力也四字。也讀爲邪。新序四作乎。先

慎案張榜本有君之力也四字。今據補。

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

言損益若

女工翦削

縹朋善純緣，

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顧廣圻曰：新序二人事互易。

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

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

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

。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

必壞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弼云：也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臣何力

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

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

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

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

○先慎曰：拾補干作孟。盧文弼云：藏本張本同。或改作虞。顧廣圻云：今本干作于。下同。按此未詳。俞樾云：干，即虞也。莊子

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釋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干越生葛絳。高誘注亦云干，吳也。是吳有干名，而虞與吳古同聲而通用。桓十年左傳正義云：諸云：虞姬姓也。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然則虞之始封，本爲西吳。蓋以別於荆蠻

之吳。因春秋經傳皆作虞，而西吳之名廢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夫虞之故城，謂之吳城。是虞即吳也。吳得稱干，則虞亦得稱干也。蹇叔處干。

○部處虞也。先慎按俞說是。今本作于。形近而誤。或作虞者。不知干即虞。而改爲虞也。處秦而秦霸，先慎曰：乾道本脫處字。顧廣圻云：今

本有處字。依上文當有。今據補。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

○盧文弼曰：興或改而。顧廣圻云：臣當作君。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

，婦閭里門也二百，○先慎曰：周策作宮中七市。女閭七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百長。失

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先慎曰：尸當作戶。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

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爲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

而忘歸，○先慎曰：乾道本忘作亡。盧文弨云：亡張本作忘。顧廣圻云：藏本作忘是也。今據改。咎犯極諫，故使得反晉國。○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盧文弨云：得字脫。一本有。今據補。

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先慎曰：乾道本文公下無以字。顧廣圻云：今本公下有以字。按依上文當有。

而帥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

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有司三語。皆曰告仲父。

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併優。樂者名。桓公曰：「

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

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

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

○俞樾曰  
兩以字

皆衍文。自。由也。言由爲宰以干湯。由爲虜以干穆公也。雖一篇故伊尹以中國  
爲亂。道爲宰干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干穆公。道。亦由也。與此一律。

虜，所辱也。宰，所

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

矣。

○先慎曰。乾道本逆作道。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道  
作逆誤。先慎按作逆是。顧說非。改從藏本今本。

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

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

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

○先慎曰。乾道本脫以字。顧廣圻  
云。藏本今本有以字。今據補。

以

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

○顧廣圻曰。  
下以字當衍。

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

，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

！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

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

○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  
今本有得字。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

，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

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

，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下有難字誤。先慎曰。張

榜本有難字。旁注云。雖作肯。

必不肯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

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

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

知也。

○張榜曰。當云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其賢與不賢。未可知也。盧文弨曰。未字衍。先慎曰。稱說是。未上當有脫文。

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

武。湯武，桀紂之臣也。

○先慎曰。乾道本不帶湯武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按依下文當重。今據補。

桀紂作亂，湯武奪

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

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

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

公且以明矣。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且下有亦字誤。先慎曰。以當作已。

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

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

○先慎曰。下之字張榜本無。

已得仲父之後，桓

公奚遽易哉？

○先慎曰。趙本遽作處誤。

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

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

○先慎曰。雖當為唯之誤。惟唯古通。此承上起下之詞。謂桓公任仲。知不欺已。則桓公能皆知不欺已之臣。乃惟管仲之不

欺已。因謂豎刁易牙亦不欺已。遂以任管仲者任二人。則桓公不知欺與不欺亦明矣。唯誤作雖。遂不可讀。

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

○王先謙曰。今字無義。疑令之譌。

蟲流出尸而不葬。

○先慎曰。尸當作戶。乾道本不作。盧文弨云。而字衍。顧廣圻云。今本作作不誤。按當作後。先慎按作不字是。上文蟲流出尸

不葬即其證。今據改。

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

：「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

義，謂之寃言。

苟且也。○顧廣圻曰。語言辨句絕。說讀為悅。孫詒讓曰。蒲阪云。李兌合作李克。其治中山已見外儲說左下。語言下文作言語。辨辯通。聽合作聰。魏都賦注引李克書曰。言語辯

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文選注。）案蒲阪固據劉逵引李克書校正。此文郵墻（御覽一百六十一引史記亦以此為李克事。今史記無此文。又案此難諸篇皆雜舉古書之文而雜之。李克書即漢書。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之佚文。劉逵

所引未全。此可以補之。惟寃言膠言。義兩通。廣雅釋詁云。膠。欺也。方言云。膠。詐也。此李克書膠字之義。當各從本書。昭二十一年左傳云。小者不寃。杜注云。寃。網不滿。呂氏春秋。適音篇高注義同。寃寃本爲空虛不充滿之言。引申之凡虛假不實者。通謂之寃。寃言者虛言不可信以爲實。下文寃寃者虛貨。不可恃以爲富也。舊注釋爲苟且。蓋讀爲佻。偷字於義未切。先慎曰。聽字不誤。選注作聰。形近而誤。玩下文自知。無山林澤

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子姑免矣。

○先慎曰。乾迺木子作之。  
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或曰：「李子設辭曰，一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寃言。

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也。下有則辨非說者也六

字。按此不當有。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

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

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爲寃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

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

穰。豐多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

，寒温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先慎曰：乾道本私上有和字。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和字。先慎案私和二字形近而誤衍。此與上不以小功妨大務句相對成文。不應此多一字。據藏本刪。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紉，

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

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

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

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費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

。若天事風雨時，寒温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

事天功○盧文弨曰：張本功作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

之利，入多因謂之窳貨者，無術之言也！○先慎曰：乾道本言作害。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害作言。今據改。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先慎曰：郛郭同義。郛當作附。呂氏春秋貴直篇作附郭。高注。附郭。近郭也。郛附聲近而誤。犀楯犀櫓，立於矢

石之所不及，簡子以犀爲楯而自臥之。櫓楯知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弨云：犀楯犀櫓。呂氏春秋貴直篇作犀蔽犀櫓。所下脫不字。注：楯字疑作楯。又臥字譌。先慎按處說是。今依

拾補滑不字。厚。堅也。

說見姦劫試臣篇。

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先慎曰：張榜本烏作鳴。吾之士

數弊也？』行人燭過。○先慎曰：偽子華子去趙篇。趙簡子有燭過小人之語。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

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先慎曰：乾道本脫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上有士字。先慎案有士字是。今據補。御覽三百五十一引呂氏春秋士何弊之

有。今呂書亦脫士字。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先慎曰：呂氏春秋作兼國十九。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

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先慎曰：張榜本玉作

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先慎曰：呂氏春秋作秦人襲我。邇去絳七十。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

文公受之，○先慎曰：乾道本受作授。顧廣圻云：授當作受。先慎按張榜本作受。今據改。圍衛取鄴，○顧廣圻曰：呂氏春秋鄴作曹。城濮之戰，

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先慎曰：乾道本能下有士字。

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

，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

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

未見所以用人也。

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間。

簡子未可以速去櫓櫓也。

○先慎曰。乾道本櫓作脅。顧廣圻云

藏本今本脅作櫓。先慎按上云簡子乃去櫓櫓。立矢石之所。及此卽承上而云作櫓字是。今據改。

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

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親愛。○王渭曰。所下當有以字。

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

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

今以為身處危

而人尙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

能孝於親者。尙百無一。況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百族之子下有愛字誤。先慎曰。張榜本若作有。乾道本注一作益。據趙本改。

好利惡害，夫人

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

○顧廣圻曰。人上當有夫字。

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失字。按失當作夫。先慎曰。比。趙本作北。

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失作人。按此當衍。

喜

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

行，○先慎曰。乾道本一作失。拾補作一。盧文弨云。失字譌。今依改。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行字。藏

本今本有用字

今據補

# 韓非子集解卷十六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 難三第三十八

## 難四第三十九

###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

○顧廣圻曰：糲氏論衡非尊篇作

攔走。按氏是同字。糲當依論衡作攔，字書無糲字。史記酷吏傳云：濟南糲氏。漢書音義云：音小兒癩病也。卽此姓。龐當是其里也。

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

德，舉善以觀民，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觀作勸。論衡作勸。按此以觀爲是。觀。示也。

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

，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糲氏子。

○先慎曰：乾道本無問字。○顧廣圻云：藏本今

本有問字。先慎按論衡亦有問字。今據補。

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

○顧廣圻曰：之當依論衡作

子。先慎曰：論衡嘗作嘗。

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

，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

聞善聞姦。俱當賞也。○先慎曰：乾道本及作力。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力作及。先慎按作及是。今據改。下此宜毀罰之所及也。正作

及。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

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

○顧廣圻曰：王當作主。

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

○先慎曰：獻公一本作獻子誤。

披斬其袪，文公奔翟

。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

○顧廣圻曰：惠竇當依左傳作涓濱。

及文公反國，披求

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卽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

堪，○先慎曰。乾道本無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惟字。先慎按左傳亦有。今據補。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為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虛文昭曰。注

無臣之分之馮改主。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

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

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

；○先慎曰。乾道本以字在臣字下。顧廣圻云。今本以字在不字上。先慎按此當乙。今據改。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也。子罕田常之賊；知

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

明不能燭，○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讎下有君字。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

不亦可乎！○王先謙曰。韓子此言。殆為楚魏相張儀之類而發。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誠言也。○先慎曰。趙本注誠作識誤。君令而

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後為貞。不皆死而後為貞。○先慎曰。乾道本

下後字作復。拾補上後字亦作復。虛文昭云。復作後論。注不字疑必。顧廣圻云。今本復作後。按復後互誤。生下當更有生字。先慎按今本復作後是也。此言君死後臣生不愧。如荀息立奚齊立卓子之類。而後為貞。若君朝卒而讎立。

送臣事之非貞也。此與下文語意相承。極為明顯。乾道本藏本誤後為復。其義遂晦耳。上後字不譌。盧顧說並非。改從今本。

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

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

不能射，

○先慎曰。乾道本射對。盧文昭曰。對藏本作射。今據改。

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

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

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

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

其有，

○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盧文昭云。世。張本作勢。顧廣圻云。藏本世作勢是也。今據改。

而悖不去國。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悖作徒。按悖當作恃。

是以

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

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

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

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先慎曰：六微篇宰作朝。說月上。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圻曰：州讀爲周。見六微篇。

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

寵無藉，雖處耄老，先慎曰：乾道本耄考作大臣誤。改從趙本。庶孽卑句寵無藉。謂所寵之人。無借以權勢也。晚置太子可也。然

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

而勿使侵害已，先慎曰：乾道本無使字。盧文弨云：使字脫。張本有。今據補。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

難也；先慎曰：二后猶並后也。二難上依上下文當有可謂二字。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隄君，先慎曰：偶偶形近易論。詩抑曰：臧本同。今本偶作偶。按偶當作愚。先慎曰：偶偶形近易論。詩抑維德之隅。劉熊碑作偶。是二字古人已有誤者。此偶當作偶。顧說非。

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

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

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



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

愚其君，○先慎曰：趙本其作於。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

「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二，

謂以大夫之業。世賜與為寢也。○先慎曰：注。世趙本作也。盧文弨云。業也當作菜地。又寢也當作寢者。

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

○先慎曰：乾道本葉作恐。盧文弨云。恐張本作葉。今據改。

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先慎曰：乾道本說上有誠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誠字。今據刪。則是教民懷惠。惠之

為政，無功者受賞，則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

慎曰：乾道本無政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增。

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

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

○盧文弨曰：紹凌本作咎。顧廣圻曰：句有誤。孫詒讓曰：紹當作詔。謂詔告之以尙明之義。紹詔形聲並

相近

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作天下二字。按不字當作下。形近誤。今本添大字誤甚。

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

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

，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

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難下有者字。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

者必賞，賞者不得君，○顧廣圻曰：得富作德。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

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顧廣圻曰：罰當作賞。故疾功利於業，

○先慎曰：拾補疾作習。盧文弨云：張本作疾。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疾作習誤。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顧廣圻曰：智讀為知。按此老子第十七章

文。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盧文弨曰：張本無民字。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

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己。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

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

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其心之所

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王誤。賢子之而非孫卿，○顧廣圻曰：孫卿·荀卿也。

·其事未詳。故身死爲僂。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

，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

也。○顧廣圻曰：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重功字誤。自作相。論之於任

，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正而無私，○先慎曰：乾道本正。作政。今據趙本改。不隱賢，

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一節財

。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先慎曰：以享厚樂。乾道本作使智（空一字）之侈。藏本作使智之侈。改從今本。而獨儉於上，未

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

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

也。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

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先慎曰：依上文。不下當有能字。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

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爲私者，必知，知

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

○先慎曰：乾道本公有方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方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方字衍。然故。卽然則也。王引之經傳釋詞云：故。

猶則也。忠臣盡忠於上。與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剋於上一律。公上不當有方字。今據刪。

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剋於上，

精廉剋

已。侈倍

景公，非國之患也。

但如上雖侈。非國之患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但作伊。據趙本改。

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

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

○顧廣圻曰。

也下當有脫文。此知下明則云云。哀公之無患也。下文知下明則云云。景公之無患也。所脫爲葉公之無患也。因知下明則覆出而誤漏之耳。

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

無積；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禁於微三字。顧廣圻云：今本重禁於微。按此當更有。今據補。

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

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

，則見精沐；

○王渭曰：精沐二字疑。孫詒讓曰：精沐疑當爲精悉。說文悉。詳盡也。悉或變作慄。又譌作沐。與沐形近。因而致誤。

見精沐，則誅賞明

；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韓十以齊桓修

於桀紂。猶未虧德。形於翰墨。著以爲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先慎曰：趙本無此注文。虛文弔云：張本有。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先慎曰：乾道本東作東。顧廣圻云：論衡東作東。閭作宮。先慎按張榜本趙本並作東。今據改。聞婦人之哭

，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顧廣圻曰：

論衡絞作殺。下

異日作翼日。

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

。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

後知之，○先慎曰：乾道本姦必作必姦。據趙本改。論衡非韓篇正作姦必。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

不察參伍之政，○先慎曰：論衡政作正。二字古通。不明度量，恃盡

聰明，勞智慮，○先慎曰：乾道本盡作毒。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毒作盡。按此以毒與勞對文。先慎案顧說非。論衡亦作盡。今據改。論衡恃作待誤。當依此訂正。而以知姦

，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

物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也。○先慎曰：乾道本故下有則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則字。俞樾云：故則二字無義。趙本刪。則字當從之。惟此文有從舊注入者。韓子原文。當云且夫物

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衆云。言智不足以徧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衆云。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傳寫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參差而不可讀矣。先慎案。愈說是。則字依趙。

本刪。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

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

，羿必得之，則羿誣矣。」  
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得之。故曰誣也。○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羿字。盧文弨云。凌本所羿字。今據刪。 以天下爲

之羅，則雀不失矣。一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

，而以己之曾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

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

。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  
○盧文弨曰。常張本作嘗。下同。 對曰：「不及也。」

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  
○顧廣圻曰。策下有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

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先慎曰。說苑敬慎篇亦有。疑此脫。左右對曰：「甚然！」中期伏瑟而對。  
○先慎曰。各本伏瑟作推琴。顧廣圻云。



史記魏世家云。中旗瑟琴。索隱云。按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中旗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文各不同。按索隱引此作瑟是也。推當作馮。馮伏同字。離二篇云。師曠伏琴而笑之。先慎案御覽四百五十九引作中旗伏瑟。今據改。

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强，滅范中行，又

率韓魏之兵以伐趙，

○先慎曰。各本又率作而從。今據御覽改。說苑亦作又率。

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

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

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

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

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

○先慎曰。其字疑衍。此天

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見之也！』

或曰：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

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常

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如字。盧文弨云。脫。凌本重。今據

補  
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

其不可侵，○先慎曰。下自字趙本作曰。盧文昭云。曰字譌。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今據補。

夫不能自恃○先慎曰。乾道本夫不能作夫在不。今據趙本改。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

「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

，而圖以水灌滅其國。○先慎曰。其。拾補作人。盧文昭云。其字譌。先慎案盧說非。其指韓魏言。卽上汾水灌安邑。絳水灌平陽也。此知伯之所

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未有水人

之患也。○先慎曰。乾道本未作畏。也作乎。盧文昭云。凌本秦本畏作未。平作也。顧廣圻云。畏字當有誤未詳。先慎按畏未聲近而譌。未有水人之患。與安有肘足之事。文法一律。今據改。雖有

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

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旗

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

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一則可矣。其曰「甚然，」○盧文昭曰。四字句。

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

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旗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

，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

○先慎曰：乾道本證上有說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說字。先慎

按說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

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

，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

○先慎曰：慢

○趙本作慢。古字通用。

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行得誤。

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

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

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先慎曰：張榜本衆作重。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不重亡字。按當依左傳云：孫子必亡爲臣而君。衍不後二字。先慎曰：按此相傳當日之語不同。應各依本書爲是。亡臣卽下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亡臣之亡。讀若忘。孫子自忘已尙爲臣。故與魯君並行而

不違。下文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正申亡臣而不後君之說。顧氏依左傳改本書。失本書情矣。

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

○顧廣圻曰。伐當作代。代之。代為君也。下文盡同。

故有湯武，諸侯失道

，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

也。

○先慎曰。依上文晉齊當作齊晉。

孫子君於衛，

○顧廣圻曰。句絕。

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

○王先謙曰。臣之君謂

臣變而為君也。

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

臣，不察。

○顧廣圻曰。二字句絕。先慎曰。命與言通。書大禹謨成聽朕命。墨子兼愛篇下作咸聽朕言。禹謨即本墨子改。言為命可見古人。命言二字相通。此謂穆子不言衛君有失之當亡。而言衛臣有得

之必亡。是謂不明。

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

，臣以亡？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臣字。誤。按臣當為巨。詎巨同字。

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亡

其二字誤。亡句絕。下七字為一句。先慎曰。其所以亡。謂亡其為臣也。其失所以得君。謂失其為臣之禮。故得為其君也。

或曰：

○先慎曰。前三篇皆一難。此篇先立一義以難古人。又立一義以自難。前說。其文皆出於韓子。

『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

，以得相躋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

所予也。是以桀索嶠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

○先慎曰：乾道本離作謂。頤廣圻云

○今本謂作離。今據改。

湯身易名，

○頤廣圻曰：未詳。先慎曰：路史桀殺鬻龍逢。湯聞而歎。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以下文受管例之。當即此事。

武身受鬻

○頤廣圻曰：見喻老篇。

而海內服。趙咺走山，

○頤廣圻曰：咺當作宣。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是其事也。

田外僕，

○頤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田下有氏字誤。此當有成字。即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負傳隨鴟夷子皮事也。見說林上篇。

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

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趙用賢曰：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以分所當得。而後自處於君位也。

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

○趙用賢曰：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以分所當得。而後自處於君位也。

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

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景公禮之。

○頤廣圻曰：藏本今本重齊字誤。

鮑文子諫曰：

『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

○先慎曰：伐下衍於字。

貪其富也。今君

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一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



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

○顧廣圻曰：誅下當有脫文。本云不使景公加誅於齊之巧臣。而使加誅於拙虎。下文云不知齊之巧臣。其證也。

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

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赦之謂嚴，

○先慎曰：乾道本赦上有赦字。拾補無。盧文招云：赦字衍。今據刪。

不知齊之巧臣，而

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

○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鄭世家亦云：云堅者靈公庶弟。而去疾之兄也。

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

○先慎曰：桓

上當有。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

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

○先慎曰。誅知趙本作知誅誤。誅字句。知下屬。

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

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赦之實也。

○先慎曰。乾道本赦上有救字。據拾補刪。

則誅陽虎，所以使羣

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

，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

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己

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

○盧文弨曰。亶。左傳恒十七年傳作亶。疑此因形近而譌。下公子圍傳作達。亦然。

君子曰

：『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

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

有怒不行。且舉之。故曰懸怒。

懸怒，則臣

罪輕舉以行計，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臣下有懼字。按臣罪當作罪臣。此下當重有罪臣輕舉以行計七字。

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

○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

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

○先慎曰。乾道本褚作褚。據趙本改。

食龍之羹，鄭君

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

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拾補有。盧文弨云。張本無。顧

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故下有曰字。按當有舉字。先慎按有曰字是。今據補。

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

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

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其也。」

○先慎曰。昭公當作高伯。昭公含怒未發。不得言昭公之報惡。此卽難公子圍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之語。今本

皆誤高伯爲昭公。文義不可通矣。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

○先慎曰。乾

道本無下報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報字。今據補。

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

○顧廣圻曰。獄之患句絕。以當作已。

以讎之衆也

是以晉厲公滅三卻，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

○顧廣圻曰  
未詳。

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

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

○先慎曰：乾道本子公作公父。顧廣圻云：今本公父作子公誤。先慎按作子公是。上子公弑君與褚師作難對言是其證。改從今本。事

見左

傳。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

○先慎曰：乾

道本之作其。盧文弨云。

其秦本作之。今據改。

而誅不逆人心。難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卽位之後

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

○先慎曰：乾道本齊下有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故字。國語皆齊驢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卽其事。今據刪。

君行

之臣，

○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

猶有後患，况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旣不當，而以盡爲

○先慎曰：拾補乎下有哉字。盧文弨云：脫。張本有。

心，是與天下爲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

○先慎曰：拾補乎下有哉字。盧文弨云：脫。張本有。

衛靈公之時，

○先慎曰：乾道本無公字。盧文弨云：脫。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公字是也。七術篇有。今據補。

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

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

○先慎曰：乾道本踐作淺。拾補作踐。今據改。七術篇作踐亦誤。

公曰：『奚

夢？』

○先慎曰：此下當依七術篇有對曰二字。

『夢見寵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

者，夢見日，

○先慎曰：乾道本聞下無見字。拾補有。七術篇有。今據補。拾補夢下刪見字非。

奚爲見寡人，而夢見寵乎？』

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

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

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

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顧廣圻曰：雍鉏趙策作雍疽。先慎曰：孟子衛策作雍疽。說苑至公篇作雍雖。皆音近通借。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

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

○顧廣圻曰未詳。

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

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誅，而使賢者煬已，

○先慎曰：乾道本必危二字作賢誤。道本已上有主。

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已字誤。按依下文當衍主字。先慎按拾補有已字。無主字。盧文昭云：主字非。今據補。

則必危矣。』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賢作必危二

也。今據改。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蘆，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

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顧廣圻曰：未詳。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先慎曰：乾道本重之字。顧廣圻云

○藏本不更有之字。是也。今據刪。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下賢字

與愛而用之同。○顧廣圻曰：句絕。賢誠賢而舉之，○顧廣圻曰：六字為一句。與用所愛異狀。○顧

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王渭曰：叔孫當作孫叔。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

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先慎曰：拾補奚下有獨字。距作詎。盧文昭

云：距字非。顧廣圻云：距讀為遠。先慎按顧說是。則侏儒之未見也，○先慎曰：乾道本見上有可字。盧文昭云：可字浸秦本無。今據刪。君壅而不知其

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顧廣圻曰：之字當衍。日

不加知，○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日作日誤。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

煬己，必不危矣。」



韓非子集解 卷十六 難四

二四

# 韓非子集解卷十七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難勢第四十

慎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先慎曰。初學記二。御覽十。五。事類賦三。引舜作散。而龍

鏡與蟪蝥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

○慎曰。張本。實上有故字。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

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

足慕也。一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岳賢者也。」○盧文弨曰：岳疑正之。諱。正古正字。墨子往往用此。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岳乃誥字之誤。誥闕壞而爲出字。又因誤爲岳也。上文云：賢人乃誥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此即勢位足以誥賢者之說。趙本作任賢者。乃不得其字而臆改。不可從也。先慎曰：俞說是。張榜本亦改作任。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

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

○先慎曰：乾道本。釋作擇。拾補擇作釋。顧廣圻云：當作釋。今據改。

則吾

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

○盧文弨曰：下之字。凌本無。王先謙曰：此與下。蟻蠹之材薄也對文。明下之字衍。

今雲盛而蟻弗能乘也，霧醲而蠹不能遊也。夫

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蟻蠹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

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

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以也其勢四字。先慎曰。張榜本無以也二字。按其勢二字屬下讀。何以異

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盧文弨曰。一本無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上也字。按也當作以。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

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顧廣圻曰。兩已字當有誤未詳。俞樾曰。兩已字。當作人已之已。即以勢而言。勢者人人得而用之。不能使賢者用我。而不肖者不用我也。

○顧氏由不遠古人語意耳。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

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

下者多矣。○盧文弨曰。一本無矣字。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

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飛上有

將字。按之字當衍。先慎按逸周書寤微篇正有將字。今據補。彼脫爲字。當依正訂。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

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顧廣圻曰。句當有脫字。高臺一也。深池二也。炮烙三也。下文云凶行。其一未見。先慎曰。此隨舉二

人暴虐之事。非必有四行也。炮烙則非桀所爲。顧說太泥。四當作肆。肆行即指盡民力傷民性言。顧說非。桀紂得乘四行者，○顧廣圻曰。藏本乘作成。今本四作肆。皆誤。乘當作兼。下文云未始行一其證也。先慎曰。乘下脫勢字。

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

在刑戮矣！

○先慎曰：言匹夫未一行桀紂之暴亂。刑戮隨之也。顧氏以一對四言非。

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

者也；

○先慎曰：乾道本。暴下有風字。顧廣圻云：今本無風字。按句有誤。先慎按無風字是。改從今本。此謂桀紂得有天下之勢。以為之傳翼。所以暴亂事成也。

此天下之大患

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

○顧廣圻曰：未當作末。

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

，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

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

去遠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巧字。顧廣圻云：藏本今不有巧字。先慎案治要亦有。今據補。

今以國位為車，

○先慎曰：治要無位字。

以勢為

馬，以號令為轡，

○先慎曰：治要轡下有銜字。

以刑罰為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

；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

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

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

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

○先慎曰：有自然之勢。有人設之勢。

勢必

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

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舜爲不然也。』雖然，非一

人之所得設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今日至設也。據藏本。張榜本。趙本。補三十二字。夫堯舜生而在上位，○先慎曰。乾道本堯作聖。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聖作堯非也。舜上當有脫文。先慎按顧氏不審上文有三十二字之本。故疑此下脫文。堯舜承上言。堯不當作聖。御覽六百二十四初學記九引並作堯。與藏本今本合。是其證。今據改初學記引。夫上有今字。藝文類聚五十二引。無舜字。有堯字。蓋堯

下脫舜字。然亦足見聖爲堯之誤。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

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

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

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先慎曰。乾

道本無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十一字。顧廣圻云。謂人之所得。下有脫文。俞樾云。勢當作設。上文云。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得設也。故此曰。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已矣。設誤作勢。文不可通。顧氏因疑有脫文。非是。

先慎案張榜本。得下有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十一字是。今據增。上吾字乃客之誤。當作若客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若客所言。謂人之得設正承上非人之所得設也而來。語極明晰。客誤爲吾。

遂不可讀。乾道本因刪去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十一字耳。顧氏知有缺文而失於考校。俞氏又強爲之說而不加參訂。均非。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



曰：「人有鬻矛與楯者，○先慎曰：難一篇矛楯互易。白孔六帖五十八引。無與字。「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

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

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先慎曰：白孔六帖引。陷子之楯何如。作鬻子之楯如之何

。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

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顧應圻曰：藏本同。今本勢下有與無不禁之道誤。按當云。以不可禁之賢。

與無不禁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

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先慎曰：是上當有反字。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

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

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

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

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馵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

！○先慎曰：驥駟並千里馬。

●乘而分騶。違背必速。夫棄隱括之法，

○先慎曰：張榜本趙本。括作括。公羊何休序云。隱括使就。綱墨是也。字當作括。說文稱墨也。從木昏聲。今通用炊竈。

木之括。又或從括。書。太甲往省括于度是也。

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

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

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不字。今據增。

且夫百

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

○先慎曰：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活作育。

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

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

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

海游者，

○盧文弨曰：海字疑衍。先慎曰：海卽游字。誤而覆者。

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

濟矣。

○先慎曰：上矣字當衍。善上當有雖字。說林上篇。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語句正同。

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

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

○先慎曰：張榜本脫馬字。

五十里而一置，

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

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

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  
○先慎曰：乾道本菜作萊，顧廣  
圻云：今本萊作菜，今據改。 此則積

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  
○盧文弨曰：未，張凌本作  
末。顧廣圻云：句有誤。 奚可以難夫道理之

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  
曰：語意明顯。顧說謬。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

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

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

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

實。言富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

以訟。  
○先慎曰：乾  
道本無上字。 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

○先慎曰。依上文。民上當有而字。

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趙用賢曰。漸沒也。音尖。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

○先慎曰。張榜本所下脫以字。

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而無常儀

，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先慎曰。殺矢用諸田獵之矢。見周禮考工記冶氏注。

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

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先慎曰。外儲說左上篇同。按十步當作百步。

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

，有常也。○先慎曰。常下脫儀的二字。外儲說有。

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巧作功誤。

巧與下文拙正相對待。外儲說作巧。是其證。

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

用爲之的，○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功作公誤。

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

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

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

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先慎曰。張榜本無。故夫至此十七字。

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

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

○先慎曰：史記荀卿傳：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辨。鄧析子無厚篇：天不能屏勃厲之氣。

●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

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一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

今陽成義渠明將也，

○先慎曰：乾道本。今作令。拾補作今。盧文昭云：令字非今。據改。

而措於毛伯；

○顧廣圻曰：毛當作屯。外儲說右篇

云：屯二甲義同。先慎曰：顧說毛當云作屯。是其引屯二甲爲證。非屯伯。卽屯長。見商者書境內篇。措當依下文作試。

公孫亶回聖相也，

○顧廣圻曰：文心雕龍書記引此云孫亶回

無公字。省耳。

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

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

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郡；故有失政

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一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

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先慎曰：乾道本。作王。今據拾補改。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

軀，何以効之！○先慎曰：乾道本。効作效。盧文弨云：本效。藏本作効。今據改。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

削亂，秦行商君而富疆。』○先慎曰：乾道本。疆作疆。今據張榜本。趙本改。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

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

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

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先慎曰：乾道本。無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夫治天下之柄，齊民

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生之教，○王渭曰：王當作生。下同。而行賤臣之所

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

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

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



，貪鄙之爲也。

○先慎曰：乾道本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作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盧文弼云：夫字身字。凌本無。顧廣圻云：此當作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乾道本。

利作科謬。今據改。

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

大傷臣之實！

○俞樾曰：先王當作先生。即謂堂谿公也。非諷韓子舍全遂之道。而肆危殆之行。故曰先王。嚮貪鄙之爲。不致傷仁智之行。若從堂谿公言。則仁智之

嚮貪鄙之爲。不致傷仁智之行。若從堂谿公言。則仁智之行傷矣。故曰：然有大傷臣之實。此有字。當讀爲又。

###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

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

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

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

○先慎曰：乾道本責作貴。誤。據張榜本趙本改。

操殺生之柄，課

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

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

○盧文弼曰：姦馮改作姦。

此臣之所師也。君無

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

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

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

法後令，則道之。前令其利在新法後令，則使昭侯用新法後令。前令後令，即上先君之令後君之令。

今人以前後兩字逗非也。利在故新相反，利在二字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

有所譎其辭矣！故託万乘之勁韓，七十而不

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節於官之患也。公孫鞅

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

與下連什伍而同其罪對文。

○先慎曰：問張榜本作或。○先慎曰：不一其憲。○先慎曰：道讀為導。與下使昭侯用術同意。利在故法前令。申不害則使昭侯用故法。○先慎曰：乾道本悖作勃。顧廣圻云：今本勃作悖誤。先慎案說文：諍下云亂也。

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

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顧廣圻曰。及孝公

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先慎曰：依上文。甘上當有而字。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

越韓魏而東攻齊；○先慎曰：御覽一百九十八引。無韓字。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先慎曰：各本

乃成其陶邑之封；○先慎曰：各本成作城。癡御覽引改。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

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先慎曰：張榜本。主作其誤。主謂秦王也。

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

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乖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

王者，法不勤飾於官，○盧文弨曰：不或改雖。顧廣圻曰：不當作雖。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

未盡於法也。

○顧廣圻曰：當云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也。脫去六字。

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

○先慎曰：乾道本

無治字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知下有弗字。今本不上有治字。按依下文。當有又見離三篇。弗亦作不。今據補。

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

○顧廣圻曰：藏本

今本。也可作可也。先慎曰：張榜本無可字。

知而弗言，是謂過也。

○先慎曰：乾道本。是下有不字。盧文弨云：不字脫。藏本張本有也邪同。顧廣圻云：今本無不字。按句有誤

先慎按不字衍文。下知而弗言。則人主尙安假借矣。即是謂過也。意。今據改。

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

，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尙安假借矣！○先慎曰：突當作乎。商君之法曰

○先慎曰：乾道本。曰作日。據張榜本趙本改。

「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

斬二首者，爵二級；○先慎曰：乾道本。爵二級作爵一級。據張榜本趙本改。

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一官

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

不成而病不已。一夫匠者乎巧也，而醫者齊藥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病不至者齊十三字。空十八字。顧廣

圻云：藏本今本。有病不已。夫匠者乎巧也。而醫者齊十三字。今依藏本今本。補說詳下。

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

者智能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能也二字。顧廣圻云：空四字。藏本今本有能也二字。今據補。

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

勇力之所加，

○先慎曰。乾道本無勇力之所加也以七字。不空合計屋不成下缺五字。智下缺二字。正符七字之數。足見今本之字非肌撰也。今據今本補勇力之所加也以七字。

而治

智能之官；

○先慎曰。乾道本治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者字。此未詳。先慎按者字衍。今據刪。此謂以勇力所得之官。而理智能之事。不當其能。無異令斬首之人為醫匠也。

是以

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顧廣圻曰。疑當讀為擬。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

○先慎曰。乾道本辜下

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非所謂明也；

○顧廣圻曰。明字當衍。

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

方在於人者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人方作當乃誤。按在當作任形近誤。先慎曰。顧說是。讀當以而不失其人句。方任於人者也句。

非能生功止過者

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

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

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

，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

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

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

侯侈，○顧廣圻曰。墨子所染篇云。夏桀染於辛推侈。又明鬼篇云。推侈大戲主別兇虎。古今人表下。中有推侈即此侯侈。又呂氏春秋。簡選篇云。移大機。淮南子主術訓云。推移大機。侈侈移皆同字耳。王念孫曰。侯當作佳。形相似而誤。(隸書從佳從侯之字。往往譌混。說見墨子非命篇爲舌下。)墨子所染篇。明鬼篇。並作推侈。晏子諫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推侈。佳與推聲相近。故通作推也。其爲佳字無疑。紂有崇

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

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

微；○顧廣圻曰。旬有誤。先慎曰。禪與擅通。莊子人間世釋文。禪本作擅是也。說文擅專也。精微猶精細也。言平日擅專其主。無毫髮之可間也。亂之以其所好。

○先慎曰。趙故人

得入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先慎曰。趙本万作萬。

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

矣。若夫許由續牙，○顧廣圻曰。此七友在第三。晉伯陽，○顧廣圻曰。晉字當衍。此七友在第四。秦顛頡，衛僑如

○顧廣圻曰。此七友在第三。秦顛頡，衛僑如



○顧廣圻曰。未詳。俞樾曰。顛頡晉人。而係之秦。僑如魯人。而係之衛。不可曉。且其人亦非如下文所云伏死窟穴者也。據下文云。若夫齊田桓。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

子之。此九人者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云云。疑魯季孫意如。晉僑如。當

狐不稽，  
○顧廣圻曰。莊子大宗師狐不借釋文

作晉顛頡。魯僑如。而傳寫誤入上文。又移晉字於伯陽之上。遂妄竄入秦字耳。  
○顧廣圻曰。此七友在第五。按齊策云。舜有七友。姚校云。雄陶司馬云云。

重明；  
○顧廣圻曰。未詳。董不識，  
○顧廣圻曰。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古今人表上。下有

古賢人也。領陶。續身。柏陽。東不訾。秦不虛。顏師古曰。領陶以下。皆舜之友也。身或作耳。虛或作字。並見尸子上。中有方回。其靈甫人表未見也。此續牙即續身。伯陽即柏陽。董不識即東不訾。其餘或皆彼之駁異耳。

卜隨

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

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萃作卑。先慎曰。萃字不誤。說文萃讀若瘁。瘁即頽字。頽頽頽也。荀子富國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作萃。是其

證。今本改萃為卑。失其義矣。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

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人

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

水泉；有民如此，  
○先慎曰。乾道本無民字。顧廣

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申胥。  
○顧廣圻曰。申胥當作葆申。葆申

者。楚文王之臣。極言文王茹黃狗宛路繪丹姬事而變更之。下文所謂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者也。  
見呂氏春秋。高誘注云。葆太葆官名。申又載說苑。葆作保古。今人表同。葆保同字也。  
吳子胥此六人

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  
○盧文昭曰。勢奏本作合。一言

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威；雖身死家破，  
○先慎曰。乾

道本從作待。威雖身作其身雖。顧廣圻云。今本待作從。其身雖作威雖身。按句有誤。先慎。按今本是。從之。以威句。此如鬻拳諫君以兵之類。改從今本。  
要領不屬，手足異處

，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

！若夫齊田桓。  
○先慎曰。乾道本齊田。作田齊。虛文。昭云。田齊倒。張本作齊田。今據改。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

○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晉字衍。此即魯叔孫宣伯。衛子南勁。  
○顧廣圻曰。未詳。鄭太宰欣。  
○顧廣圻曰。未詳。下文。文云。太宰欣取鄭。楚白公

周單荼。  
○顧廣圻曰。未詳。下文單氏之取周。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

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

上，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親作侵誤。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

之君，能見之乎！  
○先慎曰。若夫二字不當有。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隲

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

○先慎曰。乾道本下作蹇。拾補作衰。顧廣圻云。襄當作衰。今依拾補改。

范蠡大夫種逢司華登

此十五人者為其臣也；

○盧文昭曰。為其疑則下同。先慎曰。者下脫之字。上文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下文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句法一律。明此脫之字。讀當以十字

為句。盧氏疑為其倒。非也。

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

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

勞；

○先慎曰。立事上當有脫字。

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泰山之

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黼洧之卑；

○顧廣圻曰。黼洧未詳。王先謙曰。爾雅釋文。黼百釜子。釜洧即釜釗也。洧古讀與復聲之字近。水經洧水注。甲庚溝枝水

分。東逕洧陽故城南。俗謂之復陽城非也。蓋洧復字類音讀變。是其證也。洧可讀為復。則亦可讀為釗。方言釜自關而西或讀之。釜或謂之釗。明釜釗連文。此黼洧即釜釗之通段字矣。黼洧四旁高。而中央卑。與壑谷地形之卑相類。故並以為身卑之喻。

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卑，

○顧廣圻曰。旬有誤。先慎曰。主得美名而身

受卑名也。上文指位言。此指名言。文複而義不同。

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

！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作伯。按依下文。此周威王所用也。今無可考。

鄭王孫申。

○顧廣圻曰。依下文。此鄭子陽所用也。先慎曰。鄭無王孫。王當為公之誤。

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亥。

○先慎曰。趙本半作半。盧文昭云。芋誤。

隨

少師越種干。○顧廣圻曰。種干下文未見。吳王孫頌。○顧廣圻曰。頌國語作維。頌維同字也。他善維作駱。晉陽成泄。○顧廣圻曰。依下文。

文。智伯所用也。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臣也。○顧廣圻曰。按上文。但有十一人。當有脫文。皆思小利而忘

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

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先慎曰。說即悅字。雖破國殺衆，不難為也。有臣如

此，雖當望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

，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先慎曰。周威公。河南桓公揭之子。桓公自

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而河南遂號西周。不詳身殺之事。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先慎曰。其事未詳。陳靈公身死於夏

徵舒氏；○先慎曰。乾道本無公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并

於越；智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一諂諛之臣，

唯聖王知之，一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主明君則不然。內舉

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

遂進，而姦邪并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

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

兄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王先謙曰：而。下所字當衍。以其害

國傷民，敗法類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法下有圻字誤。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

；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中；○盧文弨曰：纏當作縲。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縲作縲。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

；然明主不羞其卑賤也；○顧廣圻曰：藏本然下有後字。今本有而字。皆誤。以其能為可以明法，○顧廣圻曰：藏本今本

無為字。按能字逗。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

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

無數以度其臣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上。有夫字誤。先慎曰：數謂術數。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

譽，從而說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為人臣者，破家殘賸，○趙用賢曰：

賸音粹。賸也。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為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

相與爵祿，○顧廣圻曰。相字當衍。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曰作且。按曰字是。不與

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

○先慎曰。忌當作誠。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

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顧廣圻曰。句絕。假之以輿馬，信

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侯下有而

字誤。按句有誤。先慎曰。侯字衍。使諸淫說其主。謂使譎詐之士。誦說於主前也。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

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先慎曰。如蘇代爲齊使。燕而使子之重樞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

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盧文弨曰。之於二字或刪去。其諷一而語同；大者

，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

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

聖君明主者，○先慎曰。乾道本。者上有君字。顧廣圻云。聖君明王句絕。君者上當有脫文。藏本同。今本無下君字。先慎按無下君字是。今據刪。曰字上亦當有者字。各本奪曰上者字連寫。於王下增



韓非子集解 卷十七 說疑

君字以補其缺耳。而說之者。卽謂姦臣之黨。與故下文姦臣聞此蹶然舉耳以爲是也。  
顧氏不知君字爲日字上者字之誤。因讀聖君明王旬絕。則疑君者上有脫文宜矣。

非長幼弱也，及以

次序也。』  
○顧廣圻曰。幼弱二字當衍。其上也字當作世九字爲一句。 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偪上弑而求其利

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

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食得

人之意也。  
○顧廣圻曰。人字衍。三字爲一句。 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

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

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

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  
○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呂氏春秋。先識覽。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

十下衛。此易牙。疑開方之誤。取當作下。或因  
易牙倡亂。而開方始降衛。歸罪於易牙故云然。  
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也

○僉越曰。上文自田成子以下。凡八人。不得言六。六疑亦字之誤。承上文舜偪堯。禹偪舜。湯放紂。武王  
伐紂而言。故云亦也。先慎曰。此與上不相承。六當作八。人下當有者字。與上此四王者文法一例。僉說非。  
姦

臣聞此，蹶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內構黨與，外據巷族，  
○盧文弨曰。據張本作據。先慎曰。

據據或誤。當依上文作接。

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

之權矯易其國；

○先慎曰：乾道本。權矯作權驕。顧廣圻云。今本權驕作權矯。按今本是也。改從今本。

隱正道，

○先慎曰：乾道本。正道作敦適。顧廣圻云。今本敦適

作正道。未詳。先慎按作正道是也。正道謂法度。與下私曲對。文上云。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飭邪篇。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並作正道。即其證。改從今本。

持私曲；上

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

：『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衆矣！』

○先慎曰：乾道本君上有其字。取上

無而字。盧文弨云。而字脫。張本有。顧廣圻云。今本無下其字。今據改。

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

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

○顧廣圻曰：今本無身字。傳作傳。按句富有誤。未詳。俞樾曰：法字衍文。傳當作傳。上所謂破國殺身者。以國君死社稷而言也。故曰尚皆賢主也。此所謂轉身易位全衆傳國者。則晉靜公齊康公之類是。以其不能死而反見屈於臣。故曰最其病也。趙本改傳爲傳。正得其字。

惟不知法字之衍。而刪去身字失之。

最其病也。爲人臣者，

○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主。顧廣圻曰：今本主作臣。按依上下文。當作

臣。今據改。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羣弋馳騁，

○盧文弨曰：羣張本作畢。

撞鐘舞女，國猶凡存

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

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羸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筯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

○先慎曰：史世家。敬侯卽位十二年卒。

兵不頓於敵國，地不

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

。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

○先慎曰：趙本邵作召。古字通。

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

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湮汗池臺榭；

○先慎曰：此句衍一字。

外不羸弋

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畝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

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

，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

○先慎曰：何故二字倒。

不明乎所以任臣也

。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

○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二據趙本改。

有

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狗智尊

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

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顧廣圻曰。疑讀爲擬。下  
文同。又本篇二字互見。而聖

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諛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顧廣圻曰。句有誤。  
王先謙曰。談立二字疑

倒。先慎曰。諛當作詭。  
人君南面。故臣言北面。  
諛作詭敢。顧廣圻云。  
今本作敢諛。今據改。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

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

○先慎曰。  
適疑作道。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

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

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

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先慎曰。無孽適子。  
謂無以適子爲孽也。无尊

韓非子集解 卷十七 說疑

二七

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

○先慎曰。君不道疑物。以闕其能。臣不誣情以譏說。是謂上無意。下無怪。

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

○先慎曰。拾補。典上有警字。盧文

詔云。脫秦本有疑當作常。

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

○先慎曰。乾道本

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之字。先慎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

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

○先慎曰。乾道本無世字。顧廣圻云。藏本今

本有。先慎按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

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

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

○顧廣圻曰句絕。

刑罰所以擅

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

○顧廣圻曰句絕。

民之急名也

，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

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

，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

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怯言，則謂之窶；

○先慎曰。乾道本則作時。

據藏本今本。改怯言二字當爲少欲之誤。因少欲二字。錯簡在寬惠行德句上。乾道本。遂涉下文之字而誤增。藏本以意改爲壹者。張道本改爲一者並非。

守法固，聽令審，則謂

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

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

○先慎曰。乾道本。聽上有吏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吏字。今據刪。

難致謂之正；難

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



行德謂之仁；

○先慎曰：乾道本。寬上有少欲二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少欲二字。先慎按少欲二字，略在上用心下。誤衍於此。據本刪今。上下文皆四字。句無脫文。

重厚自尊

，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

○先慎曰：乾道本。閒作閑

。據趙

本改。損仁逐利謂之疾；

○顧廣圻曰

險躁佻反覆謂之智；

顧廣圻曰：當脫一字。險躁連讀。下文云：而險躁譏諛者任。先

慎曰：佻字衍。文險

躁反覆四字爲句。

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

本稱，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本作不。按句有誤。

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

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

○盧文弨曰：便一作使。

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

○先慎曰：乾道本。迹作近。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近作迹。今據改。

又從而尊之

，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盧文弨云：一本有。今據補。

今

有私行義者尊，

○顧廣圻曰：私下行字當衍。

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譟險讒諛者

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

，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儉下有也。不二字誤。按上字下當有也字。

而巖居非世者顯，

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

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  
○顧廣圻曰：池當作地。俞樾曰：顧說是也。惟城地連文。近於不辭。城疑衍文。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

廣。兩文相對。不當有城字。蓋卽成字之誤而衍者。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死下有士字誤。而優笑酒徒之

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

賞不霑，而下筮視手理孤蟲爲順辭於前者日賜。  
○俞樾曰：蟲乃蠱之誤。春秋蠱牢。春秋繁露。竹林篇。作蠱牢。卽其例

矣。狐蠱二字連文。見傳十五年左傳。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

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  
○先慎曰：廣雅釋詁。御進也。數音

色角反。此言巧言利辭之人。得常常進見也。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

；而愈疏遠，詔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

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僇賦，而上

不得者，萬數。  
○俞樾曰：狀匿卽藏匿也。狀與壯通。考工記。臯氏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是也。壯與莊通。漢書古今人表。柳壯。檀弓。作柳莊是也。而藏字說文所無。古書多以臧爲之。臧

莊聲近。狀通作壯。壯又通作莊。則亦可通作臧矣。王先謙曰。狀即伏字。形近而誤。伏匿二字。見史記范雎傳。兪說迂典。

夫陳善田利宅，所以厲戰士也

○先慎曰。乾道本。厲戰士作戰士卒。盧文昭云。脫厲字。衍卒字。據拾補補。

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原下

有曠字。誤。按平字當衍。涉乎。字形近耳。

無宅容身，死田畝；

○顧廣圻曰。今本重身字。藏本畝作敏。今本作奪。按句有誤。先慎曰。乾道本不誤。今本作身死田奪。非無宅容

身。則其田不待身死而奪也。藏本畝作敏。形近而誤。死田畝。卽孟子死溝壑之意。生既無宅。故死於外也。

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

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以善劓下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拾補。善劓作擅制。盧

文昭云。以字脫。張本有制。藏本作劓。顧廣圻云。劓制字同。所下有有以字。今據張本補。

而戰介之士不得職；

○顧廣圻曰。戰當作耿。

而閒居之士

尊顯。

○先慎曰。乾道本。居作官。顧廣圻云。今本官作居。今據改。

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

夫卑名危位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危字。盧文昭云。危字脫。秦本有。今據補。

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

，反逆世者也；

○盧文昭曰。無字衍。顧廣圻曰。二心私學。上下文凡五見。

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

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

○先慎曰。乾道本。上下有世字。顧廣圻云。今本

無世字。今據刪。

所以屬下也；

○王念孫曰。屬乃厲之誤。說詳有度篇。

今士大夫不差汙泥醜辱而宦，

○先慎曰。句絕。

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先慎曰：句絕。賞賜所以爲重也，

無之字。誤。先慎按顧氏句讀誤耳。此與下誠信所以通威也。句法一律。不當有之字。從今本刪。

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

級名號。○先慎曰：便。上而字衍。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

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

在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與下。先謀雖五字。按句有誤。未詳。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

，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窅

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路作處誤。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

尊之以名，○顧廣圻曰：又從而尊之五字爲一句。上下文及此凡四見。以名上有脫文。當本重尊之二字而脫耳。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

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

法令，○盧文弨曰：凌本無與字。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

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

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措作令。按句有誤。

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

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 韓非子集解卷十八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 六反第四十六

## 八說第四十七

## 八經第四十八

##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遠難，

○先慎曰：乾道本無遠字。顧廣圻云：今本有遠字。按句有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按有遠字是難。難讀爲患難之難。與下雖犯軍旅之難同。禮記。曲禮。臨難無苟免。遠難即免難之義。畏死遠

難。有倖生之心。用以當敵。必不恥降北之辱。此遠字不可少。據今本增。

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

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

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

○顧廣圻曰：牟字有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淮南時則訓

高注。牟。多也。知讀曰智。

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



之民也；

○顧廣圻曰：本書亡徵篇，有暴傲即此。未知孰是。先慎曰：作傲是。說詳亡徵篇。

而世尊之曰：『礫勇之士。』

○先慎曰：說

文。礫。厲石也。凡梭利之義。即此字之轉注。經傳皆以廉爲之。

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

士。』

○盧文弨曰：譽疑是俠。

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

○先慎曰：依

上下文。民下

當有也字。

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

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

『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

○王先謙曰：整。正。毅。善也。

而世少之曰：『

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

。』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

○先慎曰：明上。謂奉揚法令。

而世少之曰：『譏讒之民也

。』此六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

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

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

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費，先

慎曰：趙本重愛字。盧文弨云：下愛字。藏本不重。顧廣圻云：必爲之句絕。今本重愛字誤。先慎案必爲之。謂不以損髮而不沐。八說篇。沐者。有棄髮云云。與此意同。

而忘長髮之利，

不知權者也。

夫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痊飲藥，則身不活，病不

已矣！

○顧廣圻曰：自此至末。皆當連。各本多提行。皆非是。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

○先慎曰：依下文。子父當作父子。

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鄰

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

，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

○王涓曰：句絕。

計之長利也。故父母

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無父子之澤乎？今學者之說

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王先謙曰。如孟子說。世主不言利。而以仁爲先。是求人主之過

於父母之親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今從拾補增。盧文弼云。於字馮校增。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顧廣圻曰。藏本同。

今本恩作恩誤。盧文弼曰。思張本作恩。故明主不受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主字。顧廣圻云。今本明下有主字。按此當有。今據補。聖人之治也，審

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顧廣圻曰。句絕。法依下文。當作治。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

民用。○顧廣圻曰。句絕。官官治，○顧廣圻曰。當作民用官治四字。則國富；國富則兵強，○盧文弼曰。下國字。張本無。而

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

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

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盧文弼曰。致張本作至。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

，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先慎曰。大臣盡力從事。雖行危至死無怨。

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顧廣圻曰。不字當衍。外儲說右篇云。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此其

證也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

○先慎曰：張榜本。而作其誤。守者衆。以防於未發。罪者重。以杜其效尤。

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

○盧文弨曰：者一作也。

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

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父母二字。顧廣圻云：今本積上有父母二字誤。先慎按上十母。萬父母。並句絕。父母積愛。與吏用威嚴。相對成文。不

當省父母二字。願說非。改從今本。更用威嚴而民聽從。

○先慎曰：乾道本無用字。盧文弨云：用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嚴愛之策，亦可

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

○盧文弨曰：關或作開。

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

，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

○顧廣圻曰：句有誤。當脫一字。

子多敗

；推愛也。推行也。父薄愛教答，○顧廣圻曰：五字為一句。子多善，用嚴也。○先慎曰：張榜本。無故母至用嚴大小二

十四字。

今家人之治產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今作令誤。相忍以飢寒，○先慎曰：盧文弼拾補出飢字云饑。張本作飢。按下饑饉。天饑。作飢非。先慎按

下二飢字。張榜本作饑不誤。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先慎曰：饑字從張榜本改。下同。温衣美

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

，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

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顧廣圻曰：人字當衍

此仁興法相對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顧廣圻云：今本有刑字。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先慎曰：乾道本必作心。顧廣圻云：今本心作必誤。王先謙云：必字是。上言必於賞罰。即其證。若作心。則不當有者字。改從今本。

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先慎曰：乾道本。惡作惡。拾補作惡。盧文弼云：惡字非

今據改。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

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

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顧廣圻曰。

藏本也。下更有其欲治又不甚也七字。今本有其欲治又不甚也者八字。皆誤。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

之美，亦可決矣。此云決賢不肖愚知之筴。其文義正相似。作美者。形近而誤。今本改美為分。未得其字。在

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

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俞樾曰。此當作明主之法也。揆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方與下文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

也者。是治胥靡也。文法一律。揆賊之揆。誤移在上句。因移下句治字以補之。義不可通矣。道藏本趙本。但於所揆也者上。加一治字。猶未盡得也。又按揆字未詳何義。據與刑盜對文。疑揆當作殺。古字或以蔡為之。尚書禹貢二百

里。蔡邕注云。蔡之言殺。是蔡殺聲近。義通。說文米部臣縮引。左傳。蔡蔡叔。今作蔡。蔡叔亦其例也。蔡誤作葵。傳寫者又以葵改為揆耳。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

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

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

？○先慎曰。乾道本。刑下有名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名字。按依下文。不當有。今據刪。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



○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

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

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

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

；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  
○先慎曰。者字。涉上下文而衍。姦盡止

，則此奚傷於民也？  
○先慎曰。能止姦。則重刑無傷。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

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  
○先慎曰。乾道本，蒙作加。盧文弨云。加張本作蒙。今據改。故姦必止者

也。  
○先慎曰。下。文無者字。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  
○先慎曰。依上文。

○先慎曰。傲其罪。謂輕易其刑。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

『不躓於山而躓於垤。』  
○先慎曰。淮南子人間訓。堯戒蹶作躓。垤作。垤。高注。躓躓也。蛭蟻也。按依義當作垤。山者大，故人順

之；  
○顧廣圻曰。順讀爲慎。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

，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

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先慎曰。民字不當有。此言輕罪之道。非欲亂國。卽爲民設陷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行。非亂國也，則

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先慎曰。頌語猶美語也。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

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盧文弨曰。恐疑是怨。先慎曰。盧說是。下不足於用。則怨上。故下云。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愛與

怨文正相對。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

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王漕曰。賞當作刑。雖財用足而

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先慎曰。乾道本。厚上有後字。據趙本刪。言上雖足民於財用。而厚愛之。若不重罰。民猶趨亂。下云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是也。

夫富家之愛子，○先慎曰。乾道本。當作當。拾補當。作富。盧文弨云。當字譌。今據改。財貨足用，○盧文弨曰。財貨張本倒下同。財貨足

用則輕用，○先慎曰。此財貨二字。乾道本作貨財。據趙本乙。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

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顧廣圻曰。

藏本同今本。雖作則。誤。按雖當作唯。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爲非

○先慎曰：乾道本無治字。拾補有。盧文弨云：舊倒依下文改。先慎按趙本不誤。今據改。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

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已字。盧文弨云：已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

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  
○先慎曰：民而當作而民。是以民為皆如老聃

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  
○先慎曰：此與下相對。子下疑脫之位二字。富有四海之內，而

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  
○先慎曰：乾道本以為為。拾補為作以。盧文弨云：為字張本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君字今

據刪。而桀未必以天子為足也。  
○先慎曰：乾道本以為為。拾補為作以。盧文弨云：為字張本無。顧廣圻云：今本必下有以字誤。先慎按今本以為兩有非也。張

本為作以是。今據改。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

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

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

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先慎曰：張榜本。帝誤作常。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先慎曰：盲暗混於寐，嘿之中，人莫能辨。覺而使之視

，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

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

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

鼎俎，則罷健效矣。○顧廣圻曰：俎字當衍。下句同。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

，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

以爲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爲高；○先慎曰：乾道本。任下有者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者字。按依上句不當有。今據刪。世主眩其

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

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

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

○先慎曰：謂不遺故舊。

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

，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

，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

○先慎曰：剛材者，在下而與上爭，故不行其令。

行惠取衆，謂之

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

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

，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

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

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

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

○先慎曰：任人則必使其人。有勢可憑藉。

智士者未

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

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先慎曰：爲當作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

，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悞；○王先謙曰：所字當衍。處治

事之官，而爲其所然，○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爲下有其字。今據補。則事必亂

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王先謙曰：承上文言。不當有君字。此君字。緣上下文而

誤衍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參，聽

無門戶。人莫能測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下必坐上決誠以。今本作法術倒言而說使。按德義當作得議。形近之誤。七術篇云：夫不使賤議貴。下必坐上云云。又經云：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主

壅塞。即此文之證。下必坐上者。商君之告坐也。今本不能讀。輒加改易。謬甚。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無下必坐上決誠以七字。亦非。七術篇。不堂有必字。說見彼。故智者不得詐欺

，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

愚者不任事。○先慎曰：不下當有得字。與上放智者不得詐欺文一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先慎曰：不任修。士使斷

事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先慎曰：令卽法也。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



；  
○先慎曰。乾道本無能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能字。先慎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不可以為法。  
○顧廣圻曰句絕。  
夫民不盡賢，楊朱墨

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

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  
立死者木之枯也。  
華角赴河；  
○顧廣圻曰未詳。  
雖賢不

可以為耕戰之士。  
○先慎曰。乾道本無賢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賢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增。  
故人主之所察，  
○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拾補

有。  
○顧廣圻云。所字脫。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智士盡其辯焉，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土下有能字。諫。虛文昭曰。張本無能字。  
人主之所尊，

能士盡其行焉；  
○先慎曰。乾道本。士下有能字。虛文昭云。張本又有能字。馮去之。顧廣圻云。今本無下能字。按此衍。今據刪。  
今世主察無用之

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  
○先慎曰。趙本擲下提

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

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

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

○先慎曰。錯施行也。  
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  
○王先謙曰。所字衍。  
賞功以勸民也，而又

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情。大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措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鈿。

言國軍異器方楯也。言措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鈿。不相稱適也。○顧廣圻曰。適讀爲敵。有方未詳。舊注全譌。孫詒讓曰。有

方當爲魯矛。○魯有音近。矛方形近。因而致誤。○墨子備水篇云。

元二十人。人擅魯矛。今本亦譌作有方。與此正同。○許墨子閒話。○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

○盧

文弼曰。荀子議兵篇。魏之武卒。日

中而趨百里。顧廣圻曰。奏讀爲湊。狸首射侯，不當强弩趨發。

○王先謙曰。趨與趨同。

干城距衝，

○先慎曰。乾道水。衝上有衝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衝字。按衝即衝字複衍耳。齊策云。百尺之

衝。折之衽席之上。即其義。先慎按荀子強國篇。楊注引。無衝字。今據刪。干。荀子注引作平。

不若堙穴伏

藁。

○王渭曰。強國篇。楊注引藁作藁。按藁字是。見墨子。先慎曰。楊注引。穴作內。盧文昭荀子拾補云。內穴古多通用。藁藁互易。疑此藁字。是與韻協。

古人亟於德，中

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洮洮而

推車者。

洮。屋。以屋爲洮也。即推輪也。上古摩屋而轉也。○盧文弼曰。推當作椎。下同。注即推輪也。四字不應開在中。當云椎車即推輪也。移置於末。始得。今本注字譌且衍。不可從。顧廣圻云。推當作椎。淮

南子云。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攬負子之教也。亦當作椎。又鹽鐵論。遵道散不足世務。皆言椎車則作椎字不誤可證。先慎曰。推字不誤。管子禁藏篇云。推引洮。洮以當劍戟。即此所本。推車謂

推引其車。

盧願說非。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

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  
○先慎曰：乾道本道下有推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按此不當有。今據刪。 皆推政也？

○盧文弨曰：推當作推。下同。先慎曰：虛說非。推政與六反篇。推愛句法正同。義見上。 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

；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非下有也字誤。 故智者

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  
○先慎曰：趙本也作難。盧文弨云：難字衍。張本作也亦可省。 法所以制事，  
○盧文弨曰：當分

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  
○先慎曰：乾道本。法下有有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有字。按此不當有。今據刪。 權其難而事

成則立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則立之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則字誤。 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  
○先慎曰：天下無不難之法。無不害之功。但權事之成否。功之

多寡耳。乾道本有上無無字。則文不成義。顧廣圻云：今本有。按此當有。今據補。 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

乘；  
乘謂其中也。○先慎曰：乘無半義。乘當作垂。形近誤。說見內儲說篇。 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

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  
○先慎曰：見六反篇。廣雅釋詁一。除痼也。

欲病痼者。攻以藥石。藥石所達。血肉必傷。 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  
先慎曰：事當作士。 先聖有

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

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

言，而務無易之事。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易作益。誤。

人之不事衡石者，

○盧文弨曰：當提行。

非貞廉而

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

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

○先慎曰：乾道本。私下有利字。案利即私之誤而覆者。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

●二文相對。不當多一字。御覽八百三十。引正無利字。今據刪。

貨賂不行；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下有者字誤。先慎曰：御覽引亦有。

是境內之事，盡

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

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

不可先以愛養之也。○俞樾曰：愛不可爲前。猶言無前於此者。正見其愛之至也。舊注非是。

然而弱

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

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

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强，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

○先慎曰：乾道本則作於。顧廣圻

云：今本於作則。今據改。

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

易誅者也。

○顧廣圻曰：暴當作義。先慎曰：顧說非。此以仁暴對。言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即暴之實迹。若義則無憎心妄殺之事。下暴人在位。與仁人在位比勘。尤其證。此意謂仁人

之亡人國。無異於暴者之亡人國也。

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

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

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

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

國者也。』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爲能活餓者也；

○盧文弨曰：爲能二字。舊倒。今從

藏本。下亦當同。先慎曰。

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

○先慎曰：勸字。淺人依上文誤加。

不爲能富

乾道本。作爲能。不誤。

民者也。○先慎曰。乾道本。爲能作能爲。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

以說民！○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知字。聖作惠。皆誤。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顧廣圻曰。簡當作萌。在訟字上。萌，也。民萌訟。與弟子辯相對。訟猶辯也。是以聖人之

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先慎曰。乾道本。詳下有盡字。顧廣圻云。今本無盡字。按此不當有。今據刪。盡思慮，揣得

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

主慮愚者之所易，○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庸作操。誤。以責智者之所難，○顧廣圻曰。以當作不。故智慮不

用而國治也。○先慎曰。乾道本。慮下有力勞二字。盧文弼云。力勞二字。凌本無。今據刪。顧廣圻云。當作故智不勞力。不用。與元本不合。非是。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盧文弼曰。

張本下兩句皆無於字。此亦當衍。先慎曰。乾道本。下兩句亦有於字。盧說非。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

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

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先慎曰。張榜本。此下接



今生殺之柄云  
云。不提行。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

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先慎曰：乾道本之作人。今據張榜本趙本。改。而主令得行者

，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鼯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

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先慎曰：而猶則也。而則古通用。見經傳釋辭。有土之君，○先慎曰：趙本。土誤作上。盧文弨云：上。張凌本作

土是也。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

人主輕下曰『暴。』○孫詒讓曰：驕當作矯。謂矯君也。荀子臣道篇云：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疆君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

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即此所謂。人臣輕上曰矯。此俠與矯。皆美名。亂與暴。皆惡名。故云下以受譽。上以得非。若作驕。則不得為譽矣。矯字又作矯。荀子楊注。矯與矯同。屈也。後忠孝篇云。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絕嗣。而外

矯於君。義亦同。先慎曰。五蠹篇。專詆俠驕之無益人主。而為邦之蠹。則韓非不以俠驕為美名可知。此下以受譽指時人而言。孫說失本書之指。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

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先慎曰：張榜本。自有土之君至此。皆刪去。明主之國，有貴臣，

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

○先慎曰：乾道本。者上無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臣字。先慎按有臣字是。今據補。依下文也。上當有者字。

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

曰：此言凡遷官襲級。必因其功而官爵之。官爵受功。與八經篇云。爵祿循功。語意正同。

故有貴臣；言不度行，

○先慎曰：不當作必。

而有偽必誅

，故無重臣也。

### 八經第四十八

○先慎曰：趙本無下八字。盧文弨云：十下脫八字。顧廣圻云：此篇多不可通。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

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

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

。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

力不用，則君窮乎臣。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力作術。誤。

故明主之行制也天，

不可測也。

其用人

也鬼；

如鬼之陰密。

天則不非，

既高不測。誰能非之。

鬼則不困。

既陰密。誰能困之。

勢行教嚴，逆而不違

雖逆。天下不敢遠。此勢之用也。○先慎曰。乾道本注。雖誤作誰。據趙本改。毀譽一行而不議，天下不敢議。故賞賢罰暴，

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

，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

，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顧廣圻曰。禁誅於私家。○顧廣圻曰。禁誅連文。姦劫弑臣

云。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皆可證。不害，害即無害。功罪賞罰必知之，按句有誤。先慎曰。不害二字當連上

為句。功罪賞罰必知之為句。知功罪賞罰。則治天下之道。得矣。今本功誤公。顧氏又以不害屬下為句。故疑有誤。知之之道盡矣。

因情 智。 一曰收

一：力不敵衆，智不盡物。○先慎曰。此謂一人之力。一人之智也。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

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知任衆而用國也。○盧文弨曰。注。用君下之字衍。又不知當作不如。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

則在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在作有。先慎曰。在當作任。形近而誤。今本以臆改也。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

○先慎曰。乾道本。人下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之字。今據增。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

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

不斷，不斷則事留。○顧廣圻曰。句絕。自取一聽，則毋墮壑之累。○先慎曰。乾道本無聽字。毋下有道字。顧廣

折云。藏本今本有聽字。無道字。按自取一三字逗。下文聽法云。使君自取一。以避單。即此句之義。下句有誤。先慎按顧讀誤。自取一聽句。上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兩見此言。君能自取一聽。即不為臣下所動。自毋墮入臣下谿壑之憂。乾道本錯誤不可讀。改從藏本今本。故使之諷，諷定而怒，○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而下有不字。按句有

伍必怒意。是以言陳之日，必有筴籍。○先慎曰。乾道本日作曰。趙本作由。虛文弼云。由藏本作日是。今據改。結智者事發而

驗，結能者功見而謀；○先慎曰。謀當作論字之誤也。成敗有徵，○先慎曰。乾道本重成敗二字。顧廣圻云。今本不重。今據刪。賞罰

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

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顧廣圻曰。智當作至。故非用人也，不取同

；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盡。○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君神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按句有誤。先慎按君神

即上文其用人也鬼義。取其不可測度也。君神二字當重。改從今本。下盡下則臣上。○先慎曰。則上衍下字。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一曰結智。

主道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先慎曰：趙本以下有異字。盧文弨云：藏本無異字。與共事者殺；

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先慎曰：下審字衍。公私之分。利害之地。並蒙故明主審四字而言。主母君幼稱制。后姬子姓。則強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

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幼稱制。后姬子姓。則強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

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先慎曰：弟兄倒。下文兄弟不侵。明此當作兄弟。舊注未譌。乾道本注：子姓作之姓。代主作代圭。今據賴本改。任吏責臣，主母不放。

廢亂輒責於臣。○先慎曰：此謂以法任吏。以勢責臣。則主母有所畏懼。不敢放肆。注說非。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

不爭。不令庶子。貳適也。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也。○盧文弨曰：籍張本。下作藉。此亦當同。顧廣圻曰：籍讀為藉。下不

一門，大臣不擁。不令一門專制。則不得權。○盧文弨曰：擁當從土旁。先慎曰：注權當為擁之誤。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

有二因，謂外內也；○先慎曰：不下當有脫字。亂臣有二因為句。下文此亂臣之所因也。即其證。今以亂字屬上非。外曰畏，○先慎曰：外謂

敵國。內謂近習。注非。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

之置諸吏者，結誅親暱重帑，○顧廣圻曰：藏本無結字。今本結誅作誅其皆誤。按帑讀為擊。下同。孫詒讓曰：結當作詰。同聲段借字。外國之置諸吏者。謂

鄰國之為內臣求官者。戰國時往往有之。結誅謂詰其罪而誅之。王先謙曰。則外不籍矣。○先慎曰：籍讀為藉。下同。

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塞矣。

○先慎曰：乾道本。宄作充。顧廣圻云：今本充作宄。先慎按作宄是也。塞訓爲閉。淮南主術訓晉詁注。並云塞閉也。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之途閉。後人誤以塞爲充滿。故改宄爲充以就其義。非也。改從今本。孫詒讓云：充與作兌。

○亦  
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智者，以三節持之。

○王先謙曰：襲節猶上言襲級。節級義同。以節持之。亦謂以上下之等治之。曰『質』，曰『鎮』，曰『固』，曰『親戚妻子

，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貴帑，固也。○先慎曰：貴帑當作貴怒。形近而誤。下守道云：行參以謀多。揆任

以貴失。行參必折。○賢者止於質，貪饗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上

○顧廣圻曰：藏本下上作上下。今本作下失皆誤。先慎曰：當作上。不制。則下忍。與小不除則大誅。文正相對。忍上二字互譌也。小不除則大誅。末不拔。將尋斧柯

○顧廣圻曰：而上當更有誅字。徑者謂顯誅也。下文乃隱誅之。生者不誅也。害

而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讐，

此謂除陰姦也，翳曰『詭』，詭曰『易』，見功而賞，見罪而罰，而

詭乃止。○先慎曰：乾道本。翳作醫。見功作易功。拾補醫字下旁注醫字。易功作見功。旁注易均。盧文弨云



罰。而詭乃止矣。見功見罰是不驕也。不驕而詭乃止。可證賢曰詭之義。先慎按。詭說是。改從拾補。

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

王

先謙曰。不為臣下所輕易。

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僂辱之人近

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

增亂，』其患徼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踣，

○王先謙曰。若齊闕止田常之比。

曰

：『卷禍，』

○孫詒讓曰。卷當作養。謂養成禍亂也。養卷形近誤。

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

○孫詒讓曰。隆讀為閔。呂氏春秋察微篇。楚卑梁

公。舉兵攻吳之濠邑。吳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吳楚以此大隆。大隆即大閔也。孟子云。鄰與魯閔。孫奭音義。引劉熙注云。閔構也。構兵以鬪也。說文鬥部。云閔鬪也。此云家隆。即家閔。亦謂私家構兵爭鬪也。隆與閔。古音相近。得相通借。古文苑。揚雄宗正箴云。首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千家降。降與隆聲類亦同。古字通用。彼家降與此家隆。事異而義同。

威，』

○王先謙曰。彈疑彈。形近而誤。脫易不自神。則威竭盡於外。彈威無義。

其患賊夫酰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

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

○先慎曰。主下之字。當衍文。

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

○顧廣圻曰。自此下皆未詳

之。由人主權其利害。則無不治。

生於外則亂；

○先慎曰。外謂敵國也。上文外曰畏。所畏之求得。此亂臣之所因。即其義。

是以明主

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

○王先謙曰。論功於朝廷。取利於敵國。

故其國治而敵亂，

○先慎曰。乾道本。故其作

其故。盧文弨曰。張本作故其。顧廣圻云。今本其作是。按句有誤。先慎按作故其。語已明顯。今據改。即亂之道。○顧廣圻曰。按句有誤。王先謙曰。即。就也。即亂猶左傳言即死。謂去安就危也。先慎

曰。拾補亂下有亡字。盧文弨云。亡藏本作之。並非。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王先謙曰。不當

外。若楚伍員之類。不當愛而愛。則亂臣起內。若吳宰嚭之類。眩不自持形骸之疾。飲藥致斃。心腹之疾。

### 起亂

起。一曰亂。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王先謙曰。多。猶勝也。賢也。故行參以謀之。又揆之於伍。其衆以爲失者。則加罪責。

行參必折，○王先謙曰。三人從二不用者。必折抑之。先慎曰。乾道本折作拆。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折。下同。今據改。下同。揆伍必怒。不折則瀆

，上不怒則相和。○王先謙曰。羣下和同非上之利。故必責以怒之。折之微，足以知多寡，○先慎曰。乾道本微作徵。拾補作徵

。盧文弨云。微張本作徵。顧廣圻云。今本徵作徵。按句有誤。先慎按此謂分別衆謀於極微。始知得失之多少。作徵字是。改從今本。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

○王先謙曰。折怒雙承。此句有誤。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盧文弨曰。也字衍。先慎曰。臣下比周。則賞在豆異。誅母謁而罪同，

○顧廣圻曰。今本毋謁作罰誤。先慎曰。毋字衍。誅謁即上文爵祿循功。請者俱罪意。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

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

其澤，

○先慎曰：改當作攷。形近而誤。澤讀爲擇。謂擇守也。參聽人言。以審察其誠否。易地而觀以攷驗其擇守。禮記射義澤者。所以擇士也。澤有擇義。其字又相通。曲禮上鄭注澤或爲擇。是其證。

執

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

○先慎曰：乾道本言作官。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官作言。今據改。王先謙云：

重其禁令。則遠使知懼。

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

○俞樾曰：疏置當作置疏。疏與邇對

。今作疏置。則不對矣。

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續泄，倒言以嘗所疑，

○先慎曰：詭使倒言。並見七術篇。

論反以得陰姦，

○俞樾曰：論反當作反論。反論與倒言相對。傳寫誤也。

設諫以綱獨爲，

○王澐曰：諫讀爲開。王先謙曰：爲讀爲僞。

舉錯

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詔，宣聞以通未見，作鬪以散

朋黨，

○王先謙曰：即上文不怒則相和意。

深一以警衆心，

○王先謙曰：深藏於一心。則衆莫測喜怒。先慎曰：乾道本警作敬。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敬作警。今據改。

泄

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

○先慎曰：固猶故也。

知辟罪以止威，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知下有罪字。王澐曰：按句有誤。先慎曰：辟即避字。既知避罪。則上可以止威。

陰使時循以省衰，

○顧廣圻曰：藏本固。今本衰作衷誤。王先謙曰：陰遣使循視敵

國。省其衰敵之聲。

漸更以離通比，

○王先謙曰：虛我使與外國通比。又逐漸更易以離其交。故下申之云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下約以侵其上，相

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

其辟吏，○盧文弨曰。令張本作吏非。 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

，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顧廣圻曰。償當作瀆。 怒見則威分。○盧文弨曰。

則藏本作其。先慎曰。作則是。 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

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先慎曰。上二字互誤。 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

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失過誅。○先慎曰。失字衍。 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

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和當作利。 民之性，有生之

實，有生之名。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

善必聞矣。

###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先慎曰：不督其用，徒聽其言，則姦邪之說

當於人主之心矣。言之爲物也，以多信。○王先謙曰：言以多而易信，卽三人成市虎義。不然之物，十人云疑，

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之物，十人以爲然，則疑信已半。若百人言之，愈不能決。至於千人之言，則已以爲不然者，亦已

爲然矣。此足上文言之爲物也。以多信義，顧以爲誤。非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先慎曰：吶者言之，方以爲疑。辨者言之，心無不信矣。姦之

食上也，取資乎衆籍，○先慎曰：籍讀爲藉。藉，助也。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先慎曰：信讀曰伸。謂辨七以

相類之事。文飾其私也。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

，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先慎曰：張榜本生作上誤。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

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顧廣圻曰：官收當作收官。放字當衍。卽收字之誤耳。王澐曰：句絕。先慎曰：顧王說是。張榜本無任事至下說十四字。而以大而誇爲句非。說

大而誇則窮端，○先慎曰：窮端，窮也。故姦得而怒。○先慎曰：而，猶則也。下誣而罪臣同。既得其誇大之姦情，則人主必怒。無故而不當

爲誣，誣而罪臣。○顧廣圻曰：以上皆有誤。先慎曰：謂非爲他事所阻。而功不當。其言爲誣。誣則罪其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

。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先慎曰：聞姦使姦得上聞。張榜本聞作文非。

博論以內一人。○王先謙曰。內與下納同。一人謂君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己喜則求

其所納；己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己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王先謙曰。聞辯言而

喜必求其所納之虛實。聞訐言而怒必察其所構之是非。又於己變之後考論之。則毀譽公私。皆得其徵驗矣。

○先慎曰。乾道本使上有故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故字。今據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先慎曰。防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

，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盧文弨曰。今疑令。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語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曰。今當作

令。語字衍。言能符於後。則爲誠。不符則爲謾。符猶合也。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

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爲；

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徵多；○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奉重無前四字。顧廣圻云。今本重。今據增。徵多

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王先謙曰。亂功無義。功字當衍。明主之道，取於任，



能任事則

能守官則

取之。

賢於官，

贊揚之。

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

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讐，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

故民勞苦而輕官，

○王先謙曰：民皆力耕故勞苦不為官擾。故輕官。

任事者毋重。

○先慎曰：乾道本者作也。顧廣圻曰：今本也作者。按依下文當作者。今

據改

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

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

○先慎曰：官輕則民重。

刑之煩也，名之繆

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

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

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

○先慎曰：非誹字同。此即蒙上賞者有誹辱。不足以勸句。

然則民無榮於賞之

內，

○王涓曰：句有誤脫。

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

國治矣。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

，故下肆很觸。○盧文弨曰：很凌本作狠。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

，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賅紋之政。務為貨賂。○顧廣圻曰：紋字有誤。未詳所當作。下同。孫

詒讓曰：紋當作納。篆文納作納紋作紋。二形相近而誤。納謂納貨財子女也。國語鄭語說襄似云：襄人有獄而以爲入。入納義同。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貳主威

，行賅紋以疑法，○先慎曰：法。下當有令字。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顧廣圻曰：主當作生。王先謙曰：謗主與亂治對

文。句義本通。不煩改字。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

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

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

盡能，○先慎曰：乾道本盡下有民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民字。按不當有。今據刪。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先

慎曰：此下當有脫文。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主威 ○先慎曰：乾道本脫此二字。今依拾補增。盧文弨曰：未一行脫主威二字。

韓非子集解 卷十八 八經

三四

韓非子集解卷十八終

# 韓非子集解卷十九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 五蠹第四十九

## 顯學第五十

###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

○先慎曰：御覽七十八引衆作多。蟲蛇作蝮虺。

有

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

○先慎曰：各本號下無之字。御覽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民食果蓏蟪蛄，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

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

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

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

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

者，必為新聖笑矣。

○先慎曰：舜下脫繇字。湯武禹當作禹湯武。

是以聖人不期修古，

在扶世急也。

不法常可

○顧廣圻曰：藏本同。

，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者，

○先慎曰：舊本耕下有田字。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四百

九十九及八百二十二九百七。事類賦二十三引耕下無田字。今據刪。

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

株，冀復得免；免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笑上有所字。

今欲以先王

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

○盧文弨曰：古下似當分段。

丈夫不耕，草木

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

○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婦人作婦女。

不事力而養足

，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

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

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

之王天下也。

○盧文弨曰：堯下亦當分段。先慎曰：乾道本也下有有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有字。按當云堯之有天下也。李斯列傳可證。先慎案有字係後人用史記校記于王下失刪耳。北堂書鈔一百

四十三御覽八十初學記九

引並無有字。今據刪。

茅茨不翦，采椽不斲，

○先慎曰：御覽一百八十八引斲作刮。案李斯傳淮南主術訓亦作斲。此下李斯傳有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

矣。似非韓子元文。此下云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不言逆旅之宿。明韓子無此十字。餘亦頗省不同。當各依本書。

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

覺裘，

○先慎曰：御覽二十七又八十八又六百九十四引並作鹿裘。李斯傳亦作鹿。

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

○先慎曰：御覽八十引虧作敵。八百四十九及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三引作厭並誤。虧。損也。

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

○先慎曰：御覽八十引耒耜作耒耜。二引耒耜作耒耜。

股無胼，

○先慎曰：乾道本胼作肢。據張榜本改。李斯傳亦作肢。御覽引作股無完肢。

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

，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

○先慎曰：以張榜本作又誤。

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

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

○先慎曰：古張榜本趙本作故。古故字通。

今之縣令

，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

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媿臘而相

遺以水；

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先慎曰：說文媿登俗以二月祭飲食也。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風俗通引相遺以水作買水。

澤居苦水者，買庸而

決竇。

譯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先慎曰：庸。張榜本作備。

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

幼弟可惜猶不饑之也。○先慎曰：意林御覽八百四十九引幼



作從。意林

饒作讓。

穰歲之秋，疏客必食；

○先慎曰：乾道本穰作饒。涉上文而誤。據拾補改。盧文弨云：饒張本作穰。疏意林作過。

非疏骨肉，

愛過客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客字。顧廣圻云：今本過下有客字。按疏下當有客字。先慎按顧說非。非疏骨肉逗。御覽意林引同。無下愛過客也四字。改從今本。愛過客蒙上疏客必食言。過客。卽疏客

多少之心異也。

○先慎曰：乾道本心作實。盧文弨云：意林實作心。先慎按御覽亦引作心。今據改。

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

，財多也；

○盧文弨曰：張本之作人。

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

，勢薄也。重爭土橐；

○先慎曰：乾道本無重字。顧廣圻云：今本爭上有重字。按未詳。先慎按爭上有重字。是輕辭天子重爭土橐相對爲文。土當作士。形近而誤。士與仕同。橐

與託通。淮南修務說林項託。漢書董仲舒傳。孟康注作項橐。是橐託通用之證。士橐。卽仕託。古今字。外儲說左上篇。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又云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彼云辭仕託。此云爭仕託。可見仕託之義。

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

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

之間，

○先慎曰：乾道本。文作大。據拾補改。盧文弨云：古下似當分段。

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

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

○先

慎曰：論衡非韓篇作三十二國。

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

○盧文弨曰：徐偃王當周穆王時。與楚文王相去遠。譌

周據此以駁史  
失之不考。

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

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

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

，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短者及乎敵，

○先慎曰：乾道本短作  
短。虛文昭云：短與本

作短。顧廣圻云：今本短作距

○誤。案當作短。今據改。

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

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

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

，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

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

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

，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

御驛馬，

○先慎曰：淮南汜論訓高注。驛馬。突馬也。

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

○先慎曰：乾道本無稱字。顧廣圻云：今本皆下有稱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有稱字。其義已明。乾道本脫稱字。顧廣圻云：孔子墨子俱道堯舜。此即儒墨皆稱先王。兼愛之證。

○先慎曰：拾補祝民作民視君三字。盧文弼云：民視二字舊倒。君字脫。俱依張本補正。顧廣圻云：句有誤。先慎按祝民當作民視。盧說舊倒是也。君字不當有。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之如父母。此即指先王之民而言。張本增君字。非也。

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

則視民如父母。

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

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

雖厚愛，奚遽不亂？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父母二字。無君字。愛下有矣字。據拾補改增。盧文弼云：父母君三字脫。

今先王之愛民，不

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

○先慎曰：乾道本字下無未字。顧廣圻云：今本子下有未字。王渭云當有。今據補。

則民奚遽

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

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

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

○先慎曰：拾補而下有爲字。盧文弨云：張本無。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而下有爲字。誤。按一人。仲尼也。

魯哀公下主

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

人，○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勢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誠上有勢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有勢字是也。今據補。固服於勢句。文義屬上。勢誠易以服人句。文義屬下。

故仲尼反爲臣，

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

，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

，○先慎曰：乾道本務上有勝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勝字。按句有誤。先慎按勝字衍。今據刪。務行仁義四字。當重。

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

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

則七十子也。○先慎曰：乾道本世作勢。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勢作世。誤。按勢上當脫服字。王先謙云：作世文義自明。無庸增服字

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據藏本今本改。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

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

不改。○顧廣圻曰。下有脫文。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

，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

。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

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

人不釋。○先慎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論衡非韓篇釋誤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金銷爛雖多。跖驚而不掇。○先慎曰。論衡溢作鎔。掇作搏。李斯列

傳引與論衡同。案此當各依本書。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手則作則手誤。

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

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先慎曰。乾道本固作故。盧文弼云。故張本作固。二字古通。顧廣圻云。今本故作固。王先謙云。下文云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

信。即此所謂一而固也。作固是。改從今本。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

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盧文弨曰：然下當有以字。與下同

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

，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先慎曰：乾道本禁下無也字。盧文弨云：也字脫。張浚本有。與上二句同。今據補。而多

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

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偶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被字。顧廣圻云

○今本友下有被字誤。先慎按知友被辱句。與上兄弟被侵相對爲文。不當少一字。改從今本。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

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先慎曰：禮記儒行不程勇。注。程。猶量也。

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

字誤。先慎案上則謂之能。與此句法一律。有則字爲是。今據補。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

，○先慎曰：乾道本無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十五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先慎曰：乾道本荒作弱。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下弱字

作荒。今據改。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先慎曰：乾道本公上有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功字。今據刪。儒以文亂法，○盧文弨曰：



儒下似當分段。

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

先生以文學取，

○先慎曰。乾道本生作王。無取字。拾補王作生。有取字。盧文弨云。王張本作生。顧廣圻云。王當作生。今本學下有取字。依下文當有。先慎按盧顧說是。今據改。張榜本諸誤

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

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

，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

○王渭曰。為一句。下文非所用句絕。用之屬下同此例。

工文學

者非所用，

○先慎曰。乾道本文上無工字。顧廣圻云。今本文上有工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按有工字是。上文行仁義者非所譽。與工文學者非所用。句法一句。明此不當少一字。改從今本。

用

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

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

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

臣也。

○先慎曰。兩父字皆當作母。涉上文而誤。御覽四百九十六引尸子魯人有孝者三為母北。魯人稱之。汪繼培云。此卽下莊子事。韓詩外傳十。及新序義勇篇。並云養母。與尸子同。韓子以為養父非也。

故

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

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

○先慎曰：乾道本兼下有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也字。先慎按此不當有也字。今據刪。

而求致社稷之

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

文詔曰：說文引作自營爲人。營環本通用。私當作人。下同。顧廣圻曰：說文又云：公从八从人。猶背也。引此曰背人爲公。先慎曰：據說文所引，則本書本多古字。今盡改。計者，莫如脩行

義而習文學。

○先慎曰：行當作仁。上文云：行仁義。工文學。此云修仁義習文學。仁義文學。篇內對舉。明行爲仁之誤。下同。

行義之不一存。焉惜哉。

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

爲匹夫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

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

○先慎曰：乾道本有上有爲字。虛文

弔曰：爲字凌本無。先慎按爲字衍。今依凌本刪。顧廣圻謂有字衍非。

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

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

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

業，而游學者日衆，

○先慎曰：乾道本游上有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於字。今據刪。

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

所謂賢者，

○盧文弨曰：且下似當分段。

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

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

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

○先慎曰：梁當作粱。

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

○先慎曰：御覽八百五十四引飽作厭。務作待。肉下有而飽二字。待作須。繡下有而好二字。

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

。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

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

○顧廣圻曰：頁字當衍。上

文云：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本不上有貴字。

必將貴不欺之士，

○先慎曰：張榜本將作待。

貴不欺之士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貴字。顧廣圻云：今

亦無不欺之術也。

○顧廣圻曰：不下當有可字。

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

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

○先慎曰：張榜本無所字。

雖有田常子罕之臣，

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

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

○先慎曰：乾道本無焉字。顧廣圻云：今本功下有焉字。按依上句當有。今據補。

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

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

○先慎曰：乾道本無愈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國下有愈字。先慎按

依下文當有  
今據補。言耕者衆，

○先慎曰：乾道本言作民。顧廣圻云：今本民作言。按依下文當作言。今據改。

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

，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

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

○先慎曰：乾道本必作伐。顧廣圻云：今本伐作必。按旬有誤。先慎按無用卽上不周於用。

故明主必禁之。乾道本作伐誤。改從今本。

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

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爲事也危，

○先慎曰：舊本無爲字。藝文類聚五十五御覽六百七引並有爲字。是也。戰之爲事也危。與耕之用力

也勞相對。不應少

一字。今據補。

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

○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言談。並作談論。

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

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

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

爲教；無先王之語，

○顧廣圻曰：王當作生。此與下文吏對。

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

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

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讐，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讐之忠，

○顧廣圻曰。藏本同

○今本忠作患誤。

而借力於國也。從

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

先慎曰。乾道本強弱互易。今據拾補改。

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

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

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

○先慎曰。乾道本則舉作舉則。顧廣圻云藏本舉則作則舉。今本委下有地字。按

句有誤。俞樾云。舉則二字誤倒。當從道藏本。韓子原文本作事大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矣。未字兵字皆衍文也。言事大必有事大之實。非空言事大而已。舉國而委。效璽而請。皆其實也。所謂舉圖而委者。謂舉地圖而委之大國。故下文云獻圖則地削也。所謂效璽而請者。謂收百官之璽效之大國。而請大國發之也。故下文云效璽則名卑也。外儲說右云。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此雖非以小事大。然效璽之事則同。效璽非請兵。淺人不得其解。於請下增入兵字。殊失本旨。趙用賢本乃於上句委字之下增地字以配之。謬矣。下文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未字亦衍文。謂救小必有救小之實。起兵敵大。是其實也。與此文正相對。因涉下文救小未必能存句而衍。未字遂於事大必有實句亦增未字。

○詳文義。率意增益。往往如此。

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



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

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

○俞樾曰：未字衍文。

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有

疏，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盧文弨曰：有字似不必增。王渭曰：交當作敵。先慎曰：顧王說是。

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

，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

外權士官於內，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土作市。誤。上文云：而卑其士官也。

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

立，

○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

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

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

○先慎曰：乾

道本作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盧文弨云：之下於其二字。說下也字皆衍。凌本無。今據刪。

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

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

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

○盧文弨曰：乎張本作於。

不察當否

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才

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

。治強不可責於外，○先慎曰句內政之有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有作脩誤。今不行法術於內，

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

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

必愚，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顧廣圻曰句絕衛離魏爲

衡，○顧廣圻曰：五字爲一句半歲而亡。○先慎曰：全祖望云：六國盡亡而衛尚存。韓子之言謬矣。案六國表秦莊襄王六年。五國共擊秦。拔魏朝歌。衛從濮陽徙野王。衛故屬魏。或因衡而

不救。此韓子當時事。聞見有真。當不謬也。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

其境內之治，○先慎曰：乾道本無嚴字。顧廣圻云：今本而下有嚴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有嚴字是。今據增。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

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

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

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

○顧廣圻曰：內外當互易

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

就安利，如辟危窮。

○先慎曰：拾補政作故。如下旁注皆字。盧文弨云：故張本作政。皆張本作如。與而同。當分段。顧廣圻曰：今本政作故。按句有誤。先慎按趙本改如爲皆。非

也。政當作自。

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

，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

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

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

○顧廣圻曰：解解同字也。俞樾曰：解舍完三

字衍文也。事私門而完解舍。則遠戰。與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兩文相對。不當衍此三字也。求得則私。私乃利字之誤。遠戰則安求得則利。與上文窮危相對。安對危。言利對窮言也。安私安則利之所在。當作安利之所在。上文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此云安利之所在。安得勿就。兩文亦相對。先慎曰：解舍完三字。不當有。應增一者字。下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正有着字。此不當少一字。

是以公民少而私

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

務而趨末作。○先慎曰：拾補趙作外。盧文昭云：趨譌舊人改。先慎按張榜本作減。較舊義爲近。

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

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

○先慎曰：張榜本無也字。

姦財貨買得用於市，則商

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

○盧文昭云：致尊過三字。舊作不貴。今從張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不貴

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

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

其言古者，○顧廣圻曰：古當作談。上文云：言談者爲勢於外。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

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先慎曰：五官。

謂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典司五衆者。

其患御者，

○盧文昭曰：患疑是串字。爾雅：串，習也。此猶言近習。俞樾曰：患讀爲串。詩皇矣篇：串夷載路。毛傳：串，習也。釋文云：串，本作患。是其

證也。先慎曰：盧俞說是。張榜本趙本改作近非。

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

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弗作沸誤。

蓄積待時，而

俾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

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

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

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盧文昭曰：良張本作梁。顧廣圻曰：藏本良作梁。按梁良同字也。有孫氏之儒，○顧廣圻曰：孫。孫卿

也。難三篇云：燕子。嗜賢之子而非孫卿。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

氏之墨，○先慎曰：意林夫作芬。孫詒讓云：浦阪圓引山仲質云：相夫。一本作祖夫。案廣韻二十陌伯字注云：韓子有伯夫氏。墨家流。則古本相或作伯山氏。所見本作祖夫。疑即伯夫之誤。（相或當為柏之誤。

古柏伯聲同字通。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

不同，○先慎曰：相反不同。語意重複。蓋一本作相反。一本作不同。校者旁注於下。刊時失刪耳。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孔墨二字。顧廣圻云：今本不上更有孔墨二字。按當有。先慎按北案書鈔九十六引重孔墨二字。今據增。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先慎曰：乾

道本無後字。據張榜本趙本補。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

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

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

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

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先慎曰：乾道本反下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之字。按當有。今據增。明

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

，○盧文弨曰：墨子公孟篇。作三日。淮南齊俗篇。與此同。先慎曰：北堂書鈔九十二御覽五百五十五引此作三日。服作執。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先慎曰：乾道本世下無主

字。盧文弨云：主字脫。據下文補。先慎按北堂書鈔御覽引有主字。今據補。儒者破家而葬，○先慎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有貧子而償四字。服喪三年，○先慎曰：北

服均作執。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

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

兼禮之。漆雕之議，○先慎曰：上有漆雕之儒。此別一人。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

，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顧廣圻曰：荀子正論篇云：子宋子曰：見侮人之不辱



●使人不鬪。又天論解蔽皆云宋子。漢書藝文志。宋子十八篇。在小說家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先慎曰。莊子逍遙遊。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釋文宋榮子。司馬李云。宋國人也。崔云賢者也。宋榮即宋鉞。榮鉞偏旁相通。月令鷹草為螿。呂覽淮南作蚺榮之為鉞。猶螿之為蚺也。

設不鬪爭，○先慎曰。設無詭譎。取不隨仇，

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

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

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

，言無定術，行無常議。○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義作儀誤。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

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

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盧文昭曰。今下當分段。語

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先慎曰。乾道本若作善。

下同。俞樾云。善字皆若字之誤。與人相若也。猶曰鈞是人也。俗書若字作若。善字作善兩形相似而誤。先慎按張榜本善字作若不誤。今據改。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

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先慎曰。拾補疾作疫。盧

文昭云·疾  
舊人改疫

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

○先慎曰：乾道本情作墮。張榜本作情。下同。今據改。

侈而惰者貧，而

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

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

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

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鍊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

民死命也。

○先慎曰：乾道本宅作澤。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澤作宅。先慎按作宅是。今據改。內儲說上篇云：賜之上田上宅。是其證。

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

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

，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

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

，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民作明。

執操不

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

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

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主下有之字。今本於聽作聽於。皆誤。

若是其言，

宣布之官而用其身。

○先慎曰：官而張榜本趙本作而官。誤倒。

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

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

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

盧文弨曰：澹下當分段。

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

久而行不稱其貌。

○盧文弨曰：久字藏本無。下同。

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

與處而智不充其辯。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處下有久字。

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

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

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

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

○先慎曰：華下卽華陽。事在秦武王三十四年。魏安釐王四

年  
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先慎曰：一  
本平誤年。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

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顧廣圻曰：區他書又作歐。先慎曰：區歐古通。周  
禮司桓氏職文云：凡金多錫則刃白。考工記六：齊視

錫之品數以爲上下。故治劍必鍛以錫。  
然色之青黃。仍不能決其劍之利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

吻形容，○王先謙曰：按五字不成句。形容在外不待發也。  
吻下當有二字。與視鍛錫句相配。而今奪之。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

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

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

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

，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盧文  
昭曰：

磬下當不可謂富；象人百萬，○盧文昭曰：象人或作備言。韓詩外傳四作愚民。先慎曰：象人即備  
人也。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之也。作象人是

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先慎曰：數當作象人  
二字。上下文可證。而不可謂富強者

，磬不生粟，○顧廣圻曰：磬  
下當有石字。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

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

，○王先謙曰：顯而當作而顯。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顧廣圻曰：禍知當作知禍。此以知禍與下句不知禍相對也。而

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

君王，○盧文弨曰：故下似當分段。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

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

嚴家無悍虜，○顧廣圻曰：李斯列傳引悍作格。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

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盧文弨曰：夫下當分段。不恃人之為吾善也

，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

，○先慎曰：乾道本無為字。顧廣圻云：今本得下有為字。今據補。一國可使齊，○顧廣圻曰：五字為一句。為治者用衆而舍寡，○顧廣圻

曰：藏本同。今本者作也誤。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先慎曰：意林御覽九百五十二引恃作待

下同。矢下有矣字。案困學紀聞卷十。引作恃與此合。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盧文弨曰：世張本作歲。先慎曰：意林御覽引亦作歲。困學紀聞引仍作世與

此合

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

· 隱括之道用也。

○先慎曰：括張榜本趙本作括。說見前難勢篇下。

雖有不恃隱括，

○先慎曰：雖有二字衍。

而有自直

之箭，自圓之木，

○先慎曰：有當作恃。

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

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

，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

適然。謂偶然也。

而行必然之

道。今或謂人曰：

○盧文昭曰：今下當分段。

『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

○張榜曰：狂與誑同。

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此人之所不能為

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諛也。夫諛性也，

渭曰：句有誤。先慎曰：張榜本趙本諛皆作諭。

以仁義教人，

○先慎曰：乾道本無義字。顧廣圻云：今本仁下有義字。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是以智與壽說

人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昭云：人字脫。一本有。今據補。

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

先

慎曰：拾補當作嗇。盧文昭云：藏本作嗇。顧廣圻云：藏本作嗇是也。今本作嗇誤。按左昭三年傳釋文：嬖嗇本又作嗇。哀元年紀嗇本又作嗇。嗇在說文新附。先慎按藝文類聚五十二御覽六百二十四七百一十九引並作嗇。

無



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

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

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先慎曰：乾

道本上歲字與下秋字互易。聒作括。盧文弼云：千秋萬歲之聲聒耳。是也。今本二秋字皆作歲誤。戰國策云：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藏本括作括。案當作聒。先慎按此當讀使若千秋萬歲

句。千秋萬歲之聲聒耳句。括張榜本作聒是。今據改。而語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

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先慎曰：乾道本言作善。今據張榜本趙本改。而語已治之功，不

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

飾辭曰：○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飾作釋。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釋作飾。今本儒下有者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有者字是。釋當作飾。今據增改。「聽吾言則可以霸

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

道仁義者故。○盧文弼曰：者字舊人刪。顧廣圻曰：者字當衍。俞樾曰：者字與古諸通。禮記郊特牲云：或諸遠人乎。儀禮士虞。禮注引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廣雅釋言：諸，之也。不道仁義諸

故。卽不道仁義之故。與不聽學者之言兩句相對。諸之互用。古書多有。禮記少儀篇：申之面拖諸辭。孟子滕文公篇注：諸海注之江皆是也。大戴記將軍文子篇：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觀諸體者與諸並猶之也。顧氏以者爲衍。

而以故字屬下讀

●失其義矣

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

○盧文弨曰：今下當分段。

必曰：『得民之心。

一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

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

首病不治。則加痛也。○先慎曰：腹乃復字之

謂。素問瘧論病極則復。復與復通。說文復重也。

不搨瘞則寢益。

謂癰也。福威而潰之披瀝也。○先慎曰：搨字不見於字書。下作搨。亦後起之

今皆以復為之注訓為如是。所見本作復不誤。

字。注作驅是也。說文。副。判也。周禮曰。副辜祭。籀文作驅。今周禮副亦作驅。副驅同。古本韓子作驅。或改作副

寫者又誤加手旁。校者又於下文去刀旁。展轉譌誤。遂不成字。幸注文猶存真。又案注威字當為瘞之譌。披瀝二字

亦倒。下搨張榜

本趙本作搨非。

剔首搨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猶啼呼不止；嬰兒子

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

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

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

○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顧廣圻云：今本以下有上字。先慎按有上字是。上下文皆有。乾

道本脫。從

今本增。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境內教戰陣閱士卒誤。按境內必知者。八說篇云。此其臣有姦者必知。又云而務必知之術也。

是其義。介當作分。分而無私者。制分篇云。宜務分刑賞為急。又

云。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云云。是其義。解字上下。當有脫文。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

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

○盧文弨曰：凌本作知之而不悅也。井注云：謂民不悅也。

夫

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

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

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

爲治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士者至治也七十六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未詳所出。先慎按御覽九百五十五事類賦二十五引並有。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二句。是宋本不盡脫也。今據藏本補。趙本而民聚

瓦石下井有注云：有以擊禹也五

字。張榜本末句可與作可以。

# 韓非子集解卷二十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飭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父。

○先慎曰：乾道本父上有於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於字誤。先慎案弑君曲父相對。於字不當有。據今本刪。下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卽承曲父言。

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

○先慎曰：一本弑作亂。盧文弨云：亂藏本作弑。

○王先謙曰。此爲  
燕子之事而發。

湯武爲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

○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盧文弨  
云。爲字脫。藏本有。今據補。

而

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王先謙曰。常上  
文所謂常道也。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

『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

造·愁貌也。○先慎曰造與瞽通·見孟子萬

章篇

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

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

○先慎曰·臣韓非自謂

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為臣主，退不得為父子耶

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

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

，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耳，豈得

利焉哉？

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

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

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



爲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

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

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先慎曰：依上文殺上當有舜字。放父殺弟，不可謂

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

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

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先慎曰：施陳也。流於川谷，不避蹈

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

。世之所爲烈士者，雖衆獨行，○王涓曰：雖當作離。四字爲一句。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

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

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先慎曰：乾道本教作數。虛文昭云：數張本作教。顧廣圻云：藏本數作教。案依上文是也。今據改。天下謂之察。

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之人二字。按此

不當有。先慎曰：之人當作人生。屬下讀。上文人生必事君養親。此作人生必言論忠信法術。人生誤作之人。趙本不思其誤。從而刪之。非也。必以言論忠信法術，○先慎曰：依

上文不當有以字。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

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

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

，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

是誹謗其君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是字。顧廣圻云：今本誹上有是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

○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之字是。今本謂作其誤。今據補。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先慎曰：乾道本天下下有此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無此字。今據刪。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

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挽密蠢愚，挽。忘情貌。

○盧文弨曰：古下當分段。孫詒讓曰：爾雅釋詁。密。靜也。挽密謂忘情而靜謐也。莊子大宗師篇云。悅乎忘其言也。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僂調智慧

○先慎曰：調音朽政反。反閒也。見漢書淮南王安傳注。近人謂調當作譎。非。

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

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

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

○先慎曰：乾渚本無罰字。顧廣圻云：今本不上有罰字。按依上文當補。今據增。

臣

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

為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

』此二者殆物也！

○先慎曰：拾補二字下旁注三字。盧文弨云：三藏本作二。蓋唯指許由盜跖言。先慎按二趙本譌作三。下仍作二。不誤。

治國用民之道

也，不以此二者為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

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

○先慎曰：乾道本士上無之字。依下文當有。據藏本今本增。顧廣圻云：平當作上。見下文。

不可

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

○顧廣圻曰：平當作下。見下文。

不可以刑禁也。

○先慎曰：乾道本以下有為字。盧文弨云

以下為字。張本無。顧廣圻云：為字當衍。今據刪。

然為太上士不設賞，為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

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

○顧廣圻曰：侯字當衍。

一

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顧廣圻曰。句絕。而止五霸不待從橫。○顧廣圻曰。句絕。止字當衍。即王之形近而複誤耳。先慎曰。趙本止作正。蠶下有而字。句讀亦異。蓋趙用賢改增以成其義也。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顧廣圻曰。九字爲一句。

###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

○先慎曰。拾補威下旁注威字。盧文弨曰。威張本作威。顧

廣圻云。藏本同。今本威作威。

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

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

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

○先慎曰：趙本當作而。盧文弨曰。

而張本作當。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當作而誤。

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

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

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

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

，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

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

○先慎曰：環讀爲營。說文引本書自營爲私。五蠹篇作自環

爲私。與此同。即其證。

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

？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

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

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

○先慎曰。趙本主作王。

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

賢能之士進，

○先慎曰。乾道本賢下有有用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用字。今據刪。

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

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

○先慎曰。疾

下當有於字。此與下務於清潔文正相對。

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

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

所知而聽之，

○先慎曰。知讀為智。與下或有所賢句相對。孤憤篇正作智。

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

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

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

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

○先慎曰。程。量也。

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

人主之明塞矣。

○先慎曰。乾道本而作以。改從趙本。

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

○盧文弨曰。肢。張本作支。

王

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為人臣



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

蔽於愚不肖之患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今本蔽下有於字。今據補。

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

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

所以亂也。

### 飭令第五十三

○盧文弨曰：飭，敕本作飾。古通用。顧廣圻曰：此篇皆商子斬令篇文。先慎曰：秦本商子作飭。與此同。

飭令則法不遷，

○先慎曰：商子法不遷作治不留。

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

。而誤。商子作害。是其證。

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

○顧廣圻曰：曲當作曲。先慎曰：商子亦誤作曲。

以五里斷者王，

能參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先慎曰：此謂行法之速也。五里斷九里斷皆對宿治言。舊注非。

以九里斷

者強，

既王且強。○先慎曰：行九里而斷。較五里為遲矣。然亦能斷。則其國必強。舊注并王而言誤。商子九作十。

宿治者削，

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削。

以刑治，

以賞戰，

○顧廣圻曰：三字為一句。見商子。

厚祿以周術，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周作用。按句有誤。先慎曰：周術商子作自伐。

國無姦民，

○先慎曰：乾道本作行都之過。顧廣圻云：今本作國無姦民。先慎按商子正作國無姦民。今據改。

則都無姦市，

○先慎曰：市商子作示。

物多末衆，

○先慎曰：乾道本

末作者。顧廣圻云。今本者作末。案依商子是也。今據改。

農施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

以其力，則震不怠，

○顧廣圻曰。震當作農。見商子。先慎曰。上爵字當重。商子作官爵亦重。是其證。

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

也。

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先慎曰。意林毋作無。商子三寸作四寸。毋亦作無。注當無二字誤。

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

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

○顧廣圻曰。成讀為盛。威當作成。亦讀為盛。商子斬令篇

作盛。去強

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

○顧廣圻曰。見字當衍。有當作者。

篇作成。商子作則治

省言寡。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

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

○顧廣圻曰。當作富。見陶子。

朝廷

之事，小者不毀。

○先慎曰。商子小作少。下有多者不損句。疑此脫。

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

相干也，

○先慎曰。辟言即上善言也。商子辟作辯。

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

，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

害，

○王漕曰。此以下皆當依本書用人篇改正。顧廣圻曰。用人篇云。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

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

○顧廣圻曰。道壞用人云莫懷。

莫負乘宮之責於君。

○顧廣圻曰。乘宮用人云兼官。

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

○顧廣圻曰。用人云明君使事不相干。

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

○顧廣圻曰。句絕。

言此

謂易攻。

○顧廣圻曰。此五字涉上文而衍。

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

○先慎曰。上愛民，即下以刑去刑義。

多賞輕

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

○先慎曰。乾道本民下無不字。顧廣圻云。今本民下有不字。按此當有。改從今本。

利出一空者，

○顧廣圻曰。空讀爲孔。

其國無敵。利出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

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

○王先謙曰。平日重刑。俾民知上信臨事。又大爲禁制以使之。

行刑重其輕者，輕

者不至，

○先慎曰。乾道本至下重至字。顧廣圻云。今本不重至字。按此不當有。先慎案商子亦不重。今據刪。

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

○先慎曰。此下當有其國必強四字。與下其國必削對文。

罪重而刑輕，

○盧文弨曰。刑輕二字。張本倒。下同。

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

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民利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

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  
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  
○顧廣圻曰：喜其亂。藏本同。今本無其字誤

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  
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  
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  
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  
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  
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  
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者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  
者作本。按當作自。

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

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

○王澐曰：亂字當更有賞字衍  
顧廣圻曰：天字當衍。塞字有

誤。未詳。

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致下無而字。按當作其

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

○先慎曰：欲治其法。當作欲治民亂。上言欲舉大功而難致

其力。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此言欲治民亂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舉大功治民亂相對爲文。

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

○王先謙曰：當作唯法爲治文誤倒。法

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

○先慎曰：乾道本治與作與世。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與世作治與。今據改。

故民樸而禁

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

○盧文弨曰：世知二字舊無。張本有。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世知二字誤。按知讀爲智。下當有而字。先慎曰：趙本有世字

無知字亦非。則從。

○王先謙曰：二。字上屬。顧讀誤

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

○顧廣圻曰：治衆二字誤。未詳所當作。王先謙曰：治不易當作法不易。能治衆治字。當衍能衆。即下能耕能戰是也。

故聖人之治民，治；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治字作也。按

此字衍。

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能作治誤。

能越力於地者，富；

○顧廣圻曰：越當

作趨。下句能起力

起亦當作趨。

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聞，

○顧廣圻曰：藏本

同。今本聞作開。按當作開

下文云：能閉外塞私。

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

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

○顧廣圻曰：治當作始。

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

；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

○先慎曰。乾道本適上有敵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純敵字。按當云適於不可亂之術。先慎按敵即適之誤而行

者。據藏本今本刪。

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

○先慎曰。飭令篇辟言不得以相干即其義。

好力者

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

，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

○先慎曰。也字衍。

能閉外塞私

，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 制分第五十六

夫凡國博君尊者，

○顧廣圻曰。夫當作大。

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

者也。

○顧廣圻曰。天字當衍。

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制祿作祿

制。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

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情上有人字誤。

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



○先慎曰。乾道本掌作賞。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賞作掌。今據改。

事實不宜失矣。

○王先謙曰。不宜乃宜不例文。

然而禁輕事失者，刑

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

務分刑賞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

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異以爲分。

○先慎曰。乾道本異以作以異。盧文弨云。異以二字舊倒。

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

抵罪而不敢胥賞。

○先慎曰。胥與須古。今字。須。俟也。

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

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今本何下有也字。今據補。

其法通

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奈何？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之下有道字。按非也。此當衍之字。孫詒讓曰。此當云然則

微姦之法奈何。此篇首以法重發端。以下至篇末。法字凡十五見。此去亦卽法之壞字。校者不知其誤。因移著微姦之上。遂不可通矣。微者黜之借字。說文見部。三黜司也。墨子迎敵祠篇云。謹微察之。亦以微爲黜。與此正同。微姦之法。謂司察姦人之法也。之非衍字。藏本

今本道字。固後人肌增。顧校亦未允。

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

○盧文弨曰。規張本作闕。顧廣圻曰。規讀爲闕。與下文互易。

其情者也。句有誤。先慎曰。微姦之法。務令人彼此闕察其隱情也。

則使相關奈何？

○先慎曰。則上當有然字。此與上然則微姦之法奈

何句法

一律。曰：『蓋里相坐而已。』

同里有罪。罪必相坐。

禁尙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關，

○顧廣圻曰。理當作里。

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闕者，多也。如此，則慎

已而闕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

○王先謙曰。

誅則必刑

則連。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

○顧廣圻曰。句絕。

私告任坐使然也。

任保也。同里相保

之人，則坐之。故曰任坐。○顧廣圻曰。七字爲一句。先慎曰。乾道本注。故曰作人則。改從今本。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

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過。

○先慎曰。乾道本過作適。盧文昭云。張本作過。先慎按張本作過是也。謂有術之國。不用人之譽。則毋過。過卽下過形之於言者。難見之過。過

與適形相近。乾道本因誤爲適。趙用賢改則毋過三字爲得人之情誤。顧廣圻謂適敵同字。亦未見作過之本。從而爲之辭也。

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

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

。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

○王先謙曰。畸功。謂偏畸。不當理者。如攘奪增級之類。

。循約謂與立功之約相依循。故曰姦功虛功也。先慎曰。乾道本難作難。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雖作難。先慎按難字是。下文所謂循約難知。卽承此而言。今據改。

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

。○盧文昭曰。刑舊

校改形。本通用。

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

見者，失根也。

○王先謙曰。之字當衍。

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

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為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

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人。如此，則

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實故有所至。

○盧文弨曰。實故舊倒。藏本作實故。顧廣圻曰。藏本二作貳是也。上文云刑賞懸乎貳。今本實故作故實。按句有誤。王先

謙曰。容其二字當衍。故實是也。至字誤。

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

○先

慎曰。法定當作釋法。

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

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顧廣圻曰。

不分當作分不。先慎曰。顧說非。白下脫黑字。用人篇。如此則白黑分矣。說疑篇。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於黑白矣。皆有黑字。是其證。